

俄羅文斯學叢書

復 活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中 卷

共 學 社

M9
332.4
3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斯 羅 俄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耿濟之譯述

復

活

中卷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645 5014 1

復活卷中

第一章



在兩星期內瑪司洛娃的案子即要提到大理院去了，南赫留道甫便打算到彼得堡去，倘在大理院控告不成功，那麼他便要上訴於皇帝，這是草那呈文的律師替他出的主意。這件案子，依律師的意思，上控恐怕沒有結果，因為上控的理由十分薄弱；那麼上控一失敗，瑪司洛娃等一千人犯在六月初頭就要起程，所以南赫留道甫必須去看他的田產，並在那裏拼擋一切，以便隨她到西比利亞去，這是他堅心決意要去做。他首先到黑土縣境內最近的一處大田產那裏去，這處田產名叫科司敏司奇，他進款的一大半是從這裏得來的。

南赫留道甫童年時和少壯時就在這田產那裏住着，後來又到過兩次，有

一次是因他母親的請求，用了一個德國的管家到那裏去，和他一塊兒調查產業。所以那裏一切的情形，和農夫們對於辦公處就是對於地主的關係，他早就都已知道了。農夫對於地主的關係便是完全依靠着他的管理的。這些事情南赫留道甫在學生時代已經知道了，那時候他信認和宣傳享里佐治的學說，並且根據着這種學說，把他父親所遺下的田地全都分給農夫們了。但是自從他在軍隊裏服役以後，便沾染了每年耗費兩萬盧布的習氣，那時候從前那些智識在他的生活上不算必要，自然全都忘掉了；他不但不問問自己，他母親所許他的錢財是那裏來的，並且還避却不去憶想這件事情。可是他母親死後，那財產的承繼和管理他的必要，却又提起他對於土地私有的問題來。在一個月以前南赫留道甫便要回答說自己沒有力量能把事物向來的秩序改變一下；管理產業的人並不是他；無論如何他還要遠遠的離開那田產繼續住着，把錢財都送給他，總須使他心中暢快。可是現在他却決

定雖然他將有西比利亞之行，還要和牢獄世界發生些複雜的，和困難的關係，爲着這個，一定需要社會上的地位，而最要緊的却是銀錢，但是他總不能夠把這件事情依舊照原先的情形辦去，而應該損害着自己，加以變更。所以他決定不去經營那田地，却把來低價租給農夫們，使他們去耕種，並且能夠離開地主而獨立。南赫留道甫一拿一個租主的地位和一個奴主的地位來兩相比較，便以爲賃給農夫們田地，代替雇用工人來耕種一事，和奴主們在農奴中勒抽償金以代替工人的老制度是相等的。這還不是那問題的解決，不過是向着解決的一步罷了；不過是從一個較野蠻佔有人的方法移到不野蠻的一種方法罷了。這便是他想去幹的。

南赫留道甫在下午到了科司敏司奇。他要勉力去簡樸他的生活，所以連電報都不發了，僅在驛站裏雇了一輛鄉車。車夫是一個少年，穿着紫花布的外褂和很長的背心，下面繫了一根帶子。他很喜歡對老爺們談天，他們談得

高興起來，竟使那氣促的白馬，和那加駕的瘦馬一步一步的走去。這樣走法是他們常常喜歡做的。

車夫談起科司敏司奇的管家來，却不知道他正搭着那個管家的主人。南赫留道甫也存心不告訴他自己是誰。

那車夫他會到過城裏，讀過小說坐在車箱旁邊，用手撐着他的長鞭，極力誇耀他的技藝，說道：「那個驕大的德國人有三匹黃馬，他同着他的太太趕車出來的候……啊，我的那所大房子裏到了聖誕節便有一棵聖誕樹。我搭了幾位客人到那裏去。屋裏還有電燈咧；在全縣裏你也不能夠看見像這一類的東西了。他撈了許多錢。可怕呀！所有一切事務都在他權力之下。我聽說他還買了一處好田產哩。」

南赫留道甫自己着實毫不關心到那管家管理他田產的方法，和他從中所取得的進益上面去。可是聽着這個著長背心的車夫的話，他便不快活起

來了

他很嘆賞那天的豔麗的日子：只見濃厚的黑雲時把太陽遮蓋起來；田間的農夫們正在各處鋤耨幼麥；靈雀正在那深厚碧綠的草地上翱翔；樹林裏除去晚橡外，全都覆着嫩綠的葉子；牧場裏有牲口和馬匹在那裏吃草；遠處的田畝也在耕犁……可是他又不時的記起那無趣的事情來，當他自問那是什麼東西的時候，便又記起那車夫所講的那個德國人怎樣管理科司敏司奇的談話來了。

等到他到了科司敏司奇，便着手工作，那種無趣的情緒也就過去了。

他把辦公室的賬簿查了一下，又和管家談了一會話，管家說農夫們自己沒有田地，他們都歸在地主的田畝了；他又忠忠實實的指出從中取得的進益，可是這一來反使南赫留道甫更加堅決不去經營，却願把他的田地租給農夫們。

南赫留道甫看了辦公室的賬，和管家談了一回之後，知道三分之二的最良的田地現在正雇了定價的工人用新式的機械耕種着，其餘三分之一是給農夫們耕種的，每畝祇付五個盧布的工資。就是農夫們須把每畝田犁三次，耙三次，撒種子，刈稻穀，再要收拾好了送到打穀場，纔能換得五個盧布；可是雇的工人做了同樣的，自由的工作，却至少可得十個盧布。農夫們由田產處取用的一切東西，價格都很高，他們都拿工作來抵償。他們拿工作來抵樹林，蕃薯秧，和草地等物的使用；他們幾乎全都欠那辦公室的債了。在農夫們租去耕過的田畝以外，其餘的田地倘按五分的利息放出，那麼還可生產出來却也這樣的多抽了農夫們四倍的價值。

這些事情南赫留道甫從前全都知道的，可是現在却換了一種新眼光來看了，他很奇怪爲什麼自己，和在他這種地位上的別人，能夠忍心目睹着那樣酷刻的條件。那管家的辯駁以爲倘把田地租給了農夫們，那麼那些農器

便不能生產，就連他們四分之一的價值也取不出來了；農夫們再把田地隨便一毀，南赫留道甫可就要遭極大的損失了。但是這種辯駁反倒堅決了南赫留道甫的良知，以爲拿田地租給農夫們，和這樣的奪去自己進款的一大部是做一種好事。現在他已決定趁自己在這裏的時候，立刻把這件事情辦妥。米穀的收穫和出賣，農器和無用的建築物的出賣——這全是管家在他走以後應該做的事情。他又叫管家於次日招集科司敏司奇田產中三鄰村的農夫們，來開一個會，以便把他的意思在會上告訴大家，並且給他們設定租賃田地的期間。

南赫留道甫既具着一種反對管家的辯駁所表示的決心，和爲農民而受犧牲的準備，心裏不由的異常爽快起來，便離了辦公所出來，再三想着前途的事情。他繞了屋子踱去，穿過那失修的花園——今年的花全都種在管家的屋前了——行經網球場，現在場中却長滿了蒲公英，又沿着菩提樹的蔭

路，他從前常常在此地吸烟，還曾和美麗的克利毛娃（他母親的賓客）在這裏賣弄過風情。對農夫們的演說，他心中已草草預備了一下，後來又和管家談了一回話，茶後他重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番，他走到大邸中給他預備的屋子裏去，這間屋子是從前作為延接賓客用的。

那間清潔的小屋裏牆上掛着威尼斯（註二）的風景，兩扇窗戶中間懸着一面鏡子，排着一張潔淨的牀，上面鋪了彈簧的褥子，牀旁有一張小桌，桌上放着玻璃的水杯和燈兒，和一個熄燈的小筒。鏡子旁邊，又有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他的已經打開的皮包，裏面有他的鏡匣和幾本書：一本是俄文「刑律通詮」，一本是德文，一本是英文，都是同樣的題目，這些書是他打算在旅行鄉間的閒暇時候讀的。可是今天已經太晚，不能讀了，他急忙收拾睡覺，以便明天好早早的起來，預備和農夫們會面。

屋中角隅處放着一把舊的烏木的鑲花圈椅，南赫留道甫一看，便又想起

這把椅子會放在他母親的臥房裏面，他的靈魂就突然激起了一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感。他想起這屋子即要頹壞，花園即要荒蕪，樹木即要伐倒，又想起田場，馬廄，草舍，機械，馬匹，牛羣等物來，凡此種種雖不是他的，却也知道是費了許多力氣所得來的，和所保有的，於是他心中忽然憐惜起來了。要把那些東西全數捐棄，看來固然很容易，可是現在却不但送掉那些東西，就連出租田地和喪失他進款的一半也都難能起來了。登時又起了一種理論，表明把田地租給農夫們而毀掉他的產業是無意識的事情。那時候便有一種聲音說道：『我必得維持我田地上的產業。可是倘使我在田地上不佔有產業，那麼我便不能夠保持這些房屋和田畝……但是那時我已到西比利亞去啦，那麼房屋既已用不着，田產也用不着了。』又有別種聲音說道：『這些事情都是如此的，可是你並非要把你一輩子全都消磨在西比利亞啊。你總要結婚，育兒女，並且還須好好的把產業遞給他們，正像你接受來時的情形一

般。對於田地呢，亦負有一種責任。捐棄他，把一切都毀壞，那是很容易的啊，可是再想得他，就極難了。無論如何，你須先想想你將來的生活，和你自己將要去幹的事情，隨着也須安排安排你的產業。你是憑你良心做去呢，還是因為要誇耀纔去幹的呢？『南赫留道甫』這樣的自問自答起來，不得不承認他的決意是被人家要議論他的思想所感動了。他越想着這事兒，問題便起得越多，又似乎越不得解決。

他想睡覺，希望自己拼却了那些思想，等到明天早晨再來用清新的頭腦去解決那些問題，所以他就在那潔淨的牀上躺將下來。可是躺了半天，也不能夠睡着。但聞蛙聲哇哇，雜着園中一對夜鳴鳥鳴聲，有一隻棲在靠窗的丁香樹的花間，隨了清風和明月送進屋來。南赫留道甫靜聽着蛙和夜鳴鳥，便

(註) 威尼斯 (Venise) 爲意國名城，重要之商港及軍港，風景頗稱佳勝。

想起那驛吏的女兒，和驛吏自己的音樂來了。這又使他想起瑪司洛娃來，當她說着『你必須完完全全的把他捐棄』的時候，她的嘴唇便像蛙叫似的顫起來了。那時候管家的德國人就下來到蛙那裏去。應該把他拉住，可是他不下來，並且變成了瑪司洛娃，過來責備南赫留道甫道：『你是一位侯爵，我却是一個囚犯。』『不，我一定不服從，』南赫留道甫想罷，自己便醒了，不由的問着自己道：『好，我做錯了，還是做對了呢？我不知道，我也不去顧慮了。那都是一樣的，我必須睡覺了。』他自己便下降到那個和瑪司洛娃所爬的地方去，而那裏也就全都完了。

第一章

南赫留道甫在早晨九點鐘醒來。伺候主人的少年書記一聽見南赫留道甫起身，便拿鞋子和水給他，鞋子閃閃有光，水是絕清的冷泉，他又報告說農夫們已聚集在這裏了。南赫留道甫跳下牀來，把他的思想蒐集了一下。昨天

對於捐棄他的財產和這樣毀壞他的憐惜情感，早已消滅得蹤跡全無。他記得那種憐惜的情感，倒吃驚起來；他欣然樂觀前途的工作，甚至不知不覺的自傲起來了。

他能夠由窗中看見滿長著蒲公英的舊網球場，農夫們已在那裏聚集了昨晚的蛙果然沒有白叫；今天的天色陰沉得很。一點風也沒有；只見晨光裏面降着柔軟溫暖的小雨；樹葉，樹枝，和小草上都掛着水滴兒。除去新鮮的植物嗅味以外，還有一種潮濕的嗅味由窗中穿進來，足徵雨還要多降些。

南赫留道甫穿衣的時候，向外望了聚在網球場上的農夫們好幾次。只見他們一個一個的來到，摘去他們的帽子，互相鞠躬致禮，圍着站成一個圈子，各自撐着棍子講話。那管家是一個強壯堅實的胖少年，穿了一件大鈕子的深綠色粗絨短衫，他過來稟說農夫都已聚齊，在那裏等候着，不妨請南赫留道甫吃完早飯再出去——茶或咖啡兩種都備着，隨便他喜歡用那一樣。

南赫留道甫一想到自己即將和農夫們談話，就起了一種不期而來的畏縮和羞澀的情感來，他說道：「不，我想我最好馬上就去見他們去。」他將要去滿足農夫們的願望去，這事是他們連希望都不敢希望到的：低價租給他們田地，可算是賞給他們一個大恩典了；然而他還有點慚愧。當南赫留道甫走到農夫們那裏的時候，白頭，鬚頭，禿頭，灰色頭，一齊在他面前赤將起來，他倒覺得非常模糊啦，竟使他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了。滴滴的小雨繼續下着，落在頭髮上，鬚鬚上，和人們的粗外褂的細毛上存留着。農夫們兀自注視着主人，候他說話，可是他非常羞澀，竟至說不出話來。這種侷促的靜默，却被那嚴澀而自信的德國管家打破，他自命是一個管治俄國農夫的行家，他說俄國話也說得非常的好。這個吃得太多的胖子，和南赫留道甫自己，映照着那些皺皮瘦臉的，肩胛骨突出外褂的農夫們便自呈出一種奇狀來。

管家說道：「這兒是這位侯爵，要想賞給你們一點恩惠……把田地租給

你們；不過你們却值得罷了。」

「瓦西萊，楷利奇，我們怎麼值得？我們不給你做工麼？我們都很滿意那已經故世的太太——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註一）——現在少主侯爵不見棄我們，我們謝謝他呢。」這是一個紅頭髮，多說話的農夫說的。

又有一個肩胛寬大的農夫說道：「我們一點也沒有忤逆主人的事情；我們都苦在缺乏田地。不穀過活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對了，這便是我招集你們的緣故。我願意讓你們隨便把所有的田地全都租了去。」

農夫們一語也不發，宛如他們既不懂又不信這事一樣。

一個中年的人問道：「租給我們田地——有什麼用意呢？」

（註一）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一語為俄國俗語，每一提起死者名字時，為尊敬起見，當作

此語，亦即我國所謂「在在之靈」之意。

「把田地租給你們，你們可以出低價使用他。」

一個老頭兒說道：「一件非常合式的事情。」

又有一人說道：「要是租價值是我們出得起的。」

「我們不應租田地一事，真是沒有理由啊。」

「我們是慣常靠着耕種土地來生活的。」

又聽見幾個聲音說道：「你亦稍爲安靜些罷。除却收租以外，你也便沒有事了。不過現在去想想你所有一切的罪孽和騷擾罷！」

管家說道：「罪孽全都在你們身上。如果你們勤勤懇懇的盡了你們的工作，又照着秩序……」

一個尖鼻子的老頭兒說道：「那是我們所不能殼的。你說：『你爲什麼讓馬跑進穀裏去？』但是誰把他放進去的呢？我在那慢騰騰的日子裏，搖着鐮刀或這一類的東西，直到那日子好像一年似的長久，所以晚上看守馬匹的

時候，我就睡着了，馬跑進了雀麥裏去，現在你却來剝我的皮了。」

「好呀，你們應該守着秩序。」

一個面黑，多髮，高身材的中年人答道：「你講秩序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們却受不住了。」

「我沒有告訴你去裝一個籬笆麼？」

一個面貌老實，身材矮小的農夫說道：「那麼給我木材去做啊。去年我要裝設一個籬笆，便砍倒了一棵嫩樹，你就把我拘了。三個月，在監獄裏喂蟲子。」

南赫留道甫轉身向管家問道：「他講的什麼事情？」

管家操着德國話答道：「那個人是村中最大的賊骨頭。他每年在樹林中偷取木材，吃我把他捉着了。」隨着回頭向那農夫續道：「你必得學着尊重別人的財產。」

一個禿老頭兒說道：「怎麼啦，難道我們不敬重你麼？怎麼啦，你能用一根

繩子把我們絞將起來；我們都在你的掌握裏面。」

德國人說道：「唉，我的朋友，決不能羞辱你們。你們巴不得準備羞辱我們。」

「你正羞辱我們。你沒有打我嘴巴麼？打完了却也沒有事。法律好像對有錢人沒有效力似的。」

「你却應當按着法律去做。」

顯然打了一陣舌戰，加入戰團的人誰也不知道爲的什麼緣故；可是這方面是被恐怖限制着的痛苦，他方面是一種重任和權力的意識，這是很堪注意的。南赫留道甫竭力把所有那些話都聽了，所以他便回到安排租價和租期的問題上來。

「現在很好，田地的事情怎麼樣了？你們願意得他麼？倘使我情願把田地全數租給你們，你們要付多少價錢呢？」

「財產是你的，價錢由你規定。」

南赫留道甫便將數目說出。那數目雖然比近鄰所付的價錢低得多，可是農夫們還是聲稱太高，於是照常照例和他們談起價來了。南赫留道甫以爲他的貢獻必能欣然見容於農夫們，可是一點欣喜的朕兆也沒有看見。

南赫留道甫祇看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貢獻是有利於農夫們的。問題是在誰當承租那田地：是全鎮，或是一個專特的會社；農夫們起了一種猛烈的爭辯，有人願意把衰弱的除外，有人不願定期交租，要被除外的農夫們自必也有一番爭論。到末了還是爲着那管家，租價和租期都定妥了；農夫們也就嘈然講着話，向着他們的村莊走下山去，這時候南赫留道甫和管家亦就走進辦公室去草契約。各種事情都安排得如南赫留道甫所願意和所希望的了。農夫們祇須出百分之三十的租價便可得着田地，在這個縣境裏無論那裏都便宜。田地的收入已經減少一半，可是南赫留道甫還嫌太多，他尤其嫌他賣掉一處樹林所收入的款項，以及那些亦要賣却的農器所收入的

款項。各種事情都佈置得很美滿了，然而他還覺得有點慚愧。農夫們嘴雖說着感激的話，却並未滿意愉快，而還有所希冀。這種情形是他能夠看出來的。結果他雖奪去了自己許多許多，可是還沒有滿足了農夫們的慾望。

次日契約簽了字，南赫留道甫便帶了一種不爽快的，有事未了的情感，離了辦公所出來，後面有幾個選出來充當委員的老農隨着，他走上那管家的華麗的馬車，如驛站車夫所說的，便對着農夫們說道：「再會罷。」農夫們站在那裏露出失望和不滿意的狀態，搖了搖頭，他便驅到驛站去了。南赫留道甫不知道什麼緣故，也不滿意於自己，時時覺得有點憂愁和慚愧。

第三章

南赫留道甫由科司敏司奇到他姑母遺贈他的田產那裏去；他初次遇見喀瞿莎就是在這個地方。他打算舖排那裏的田地，正彷彿在科司敏司奇所做的一般。可是除去這事以外，他更想調查出所有關於喀瞿莎的事情，和他

們的小孩的事情；那孩子是否真的死了，和怎樣死的。

他在清早便到潘那服去，當他到了那裏時，第一件使他吃驚的事情便是那房屋的傾頹和腐壞。只見房屋的鐵頂已鏽得發紅，有幾片鐵竟已彎將下來，這或者是風雨摧殘所致。蓋屋的木板也有幾處裂開，倘在那些去處把釘着木板的鏽頂打開，木板也便容易拔出了。兩面的遊廊都已枯朽敗壞，可是那個旁廊他却記得很熟稔；可嘆所剩下的祇是些桁枿了。有幾扇窗戶已用木板釘沒，總管所住的屋子，廚房，馬廄……都已衰壞，變成了灰色。沒有衰壞者祇有花園一處，正是花木燦爛，更加顯得濃密碩茂了；籬笆後面但見盛開的櫻桃，蘋菓，杏子等樹，看去直彷彿白雲一般。構成籬笆的丁香樹好像十二年前的情境一般，開得非常燦爛，回想那時，南赫留道甫在一棵丁香樹後面曾同着十六歲的喀瞿莎一塊兒捉迷藏，又曾跌了一交，手也觸着了荆棘。他的姑母在屋子左近所種的落葉松，那時候僅是一根短枝，現在已長成一棵

樹了，樹幹已可構成一個大樑，樹枝也覆着黃綠色的軟針，彷彿蓋着絨毛一般。河水在河中衝過水閘，聲響很大。河旁葦草上，遍地點綴着農夫們的各種牲口。

那總管是一個未經畢業的中學學生，面帶笑容，在院中歡迎南赫留道甫。他笑容未退，即請他到辦公室裏去，在柵欄後面走着，他那笑容宛如預示什麼特別的好事似的。一回兒只聽見小語幾聲，那車夫從驛站搭南赫留道甫來的車夫取得了茶錢，玎玎璫璫一陣鈴響，驅車去了，於是什麼都靜了。於是一個赤足的女郎，身穿繡花的農衫，耳掛紅絲的纓兒代替耳環，跑着經過那窗戶，後面跟一個厚鞋的農人。

南赫留道甫傍窗坐着，向花園裏一面望着，一面聽着。一陣溫柔清新的春風帶着新掘出來的土地的氣味，吹進窗來，吹在他那潮溼的前額上的頭髮，和都已用刀裁開了的，放在窗檯上的紙張上面。

「察……巴……差潑，察……巴……差潑，」這是由河中傳來的一種聲浪，婦女們正在那裏洗濯衣服，用木根按着規則的節拍捶打那些衣服。聲浪四播在鬧塘中閃閃有光的水面上，河水下處，聲如韻律似的由鬧間發出，一個被驚的蒼蠅薨薨的大聲鳴着，突然飛過他的耳朵。

一剎那間他想起了往事：多年前他年輕而清白的時候，如何聽見鬧間押韻的聲調之際有婦人們用木板捶打那溼衣服的聲音，春風如何一模一樣的吹着他潮溼的前額上的頭髮，和擾亂那都已用刀裁開了的放在窗檻上面的紙張；如何恰巧一模一樣的有一個蒼蠅高聲鳴着，正好飛過他的耳朵。他却有憶起自己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可是他覺得自己是那時候的那個同一的他，帶着同樣的清爽和純潔，前途滿着同樣的浩大，無限的可能性，又在同樣的時候，夢着他知道凡此種種都已歸於無有之鄉，便又覺得萬分憂愁。

總管笑着問道：「你願意在什麼時候去喫點東西呢？」

「隨便你什麼時候，我不餓。我先要在村中散一回步哩。」

「你不願意走進房子裏去麼？裏面各種事情都收拾好了。請進去一看，倘使外面……」

「現在不能了，謝謝你，以後再來罷。請你告訴我，你知道這裏有一位名叫瑪德隣，哈蓮娜的婦人麼？」（這就是喀瞿莎的姑母。）

「哦，是了；她在村中開了一家祕密的酒店。我知道她的勾當，我控制她，並且辱罵她；可是去責罰她呢，又是怪可憐的。一個老太婆，你知道，她還有孫子孫女咧。」那總管說着話，一邊繼續笑容滿面，一面表明他奉承主人的盛意，和表明他的判斷力，以爲南赫留道甫觀察那些事情正像他自己所觀察的一樣。

「她住在什麼地方？我要逕直去見她。」

那總管很文雅的笑道：『在村子的盡頭處；較遠的那一邊，倒數第三家。左面有一所磚房，她的茅舍就在外面。可是最好還是由我送你罷。』

南赫留道甫說道：『不必，謝謝，我自能找着她的；你好生去招集所司的農夫，告訴他們，我要對他們講關於田地的事情。』他意欲在這裏和農夫們訂立和科司敏司奇同樣的契約，如果時候來得及，就要在那天晚上辦到的。

第四章

南赫留道甫走出門來，遇見了那個帶耳纓的女郎正沿着畦地走回來，只見畦地橫臥牧場間，場中叢生着蒿萑和野草。她束着一條顏色鮮明的長圍裙，提起一雙赤着的，下垂的腳，迅步走着，她的左臂便也在前面擺搖得很快。她的右臂在胸間挾着一隻小雞。這隻小雞兀自抖着他的紅冠，看來十分安靜；眼睛不時的溜動，一隻黑腿伸出縮進的抓着女郎的圍裙。當女郎漸漸的走近主人的人時候，就移動得慢了些，她的跑步也換成常步了。當她走上他

面前時，即便止住腳步，搖了搖頭，向他鞠了一躬；他剛一過去，她便又帶着那隻小雞開始向家跑去了。他向着一口井那裏走將下去，又遇見一個穿着粗糙，醜陋的衣裳的老太婆，她那彎曲的背上橫了一根車轆，挑着兩隻滿水的桶兒。老太婆很細心的把水桶放下，她的腦袋同樣的向後一搖，鞠下躬去。

南赫留道甫既走過了井，便進了那村莊了。那天正是一天光明炎熱的日頭，時雖未到十點鐘，但是已足令人汗出不止。只見雲彩四集，太陽時被遮沒。有一種酸澀不堪入鼻的獸糞味兒，充斥在街上空氣裏。這種臭味發自向山邊去的車中，可是大部分是出於茅舍的，開着的門內，裏面院子裏堆着擾和了的糞料，這道門却是南赫留道甫必經之路。農夫們都赤着腳，衣袴都沾染了糞料，他們轉身注視着這位高胖的老爺，灰色的帽子上繫了一根綾統的帶子，走進村來，手執閃閃有光的行杖，走一步便在地上觸一下。但見農夫們在空車中搖搖擺擺的由田間馳將回來，看見這位非常的人進到他們的街

道上來，隨着便很詫異的把他們的帽子摘掉。婦人們也走出門來，或者站在茅舍的廊下，互相指指點點的望着他走過去。

南赫留道甫走過第四道門時，恰巧有一輛車出來阻住去路，車上高高載着糞料，車輪格格有聲，糞料已經壓實，覆着一張席子，上可坐人。一個赤足的六歲的小孩跟着車子，他有坐車的希望，便喜歡極了。一個少年農夫腳下穿了樹皮編成的鞋子，大腳步引着馬走出院來。又有一匹灰色的長腿的小駒竄出門來；可是一見南赫留道甫，便緊貼在車旁，不料車輪刮着了他的腿，於是他就向前竄去，掠過母馬；母馬拉了重載，走出門道，輕輕的嘶着。第二匹馬是一個赤足的老頭兒引了出來的，老頭兒突着肩胛，穿了一件很髒的短衫和破碎的袴子。堅硬的道路上遍撒着小塊的灰色的乾糞，當馬匹達到那道路上的時候，老頭兒便回到門口處對南赫留道甫鞠躬。

「你是我們兩位主婦的姪子，你不是麼？」

「是的，我便是她們的姪子。」

那多說話的老頭兒說道：「你惠然來探望我們，噲？」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就問道：「對了，我來探望你們的好啊，你們日子過得怎麼樣？」

「我們過得怎麼樣？我們過得壞極了，」老頭兒好像給他快樂似的說得很沉長。

南赫留道甫跨進門去問道：「爲什麼這樣壞呢？」

老頭兒說道：「除去最壞的生活以外，我們還有什麼生活呢？」說著隨了南赫留道甫走進院中遮著棚的去處。南赫留道甫便站在棚子底下。

老頭兒續道：「我家裏一共有十二口人，」他指著兩個婦人，她們手中都拿著鐵叉，頭巾也已掉開，捲起了衣服，露着很髒的，赤着的腿肚，她們站在殘餘的糞料堆上，不住的出汗。老頭兒又說道：「過不了一個月，我又須去買六

升小麥去，可是錢由那裏來呢？」

「你自己生產出來的小麥不夠用麼？」

「我自己麼？」老頭兒帶了一種卑狹的笑容反覆說着，「怎麼啦，我僅僅得着三個人的田地，去年我們還不够挨到聖誕節的哩。」

「那時候你們又怎麼辦呢？」

「我們又怎麼辦？怎麼啦，我叫一個兒子出去充當工人，我便在貴處借了些錢。不料在春節前我們却把錢全都用完了，可是稅錢還沒有付呢。」

「稅錢又是多少呢？」

「怎麼，我們的房租是十七個盧布。唉，上帝哪，這種生活啊！誰也不知道自己怎麼去過這種生活。」

南赫留道甫問道：「我可以走進你的茅舍裏去麼？」說着便步到院中棕黃色的糞料層上去，那些糞料已用鐵叉耙好，發出一種強烈的臭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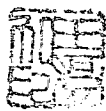
「怎麼不可以呢？進來罷！」老人說着，抬起一雙赤腳，急忙趨過糞料，腳指間擠了那糞漿，竄過南赫留道甫前面去，把茅舍的門開將開來。

婦人們已把頭上的頭巾整理了一下，她們的麻布衣服也便放了下來；潔淨的老爺，袖上帶着金鈕釦，走進她們的屋子，她們便都很詫異的望着。兩個小女孩子，奔出茅舍來，身上除去粗糙的裏衣外，別無長物。南赫留道甫把自己的帽子脫掉，俯首穿過那扇低門，過了甬路便進到那間又髒又窄的茅舍裏，但聞裏面發出酸澀的食物的臭味，而且一大半地方已被兩架織布機佔着。茅舍裏面有一個老婦人在火爐旁邊站着，袖口捲上她那細瘦而有力的棕色臂膀。

老人說道：「這兒是我們的主人來看看我們哩。」

老太婆把袖子拉下，柔聲說道：「我實實知道我們極喜歡見他的。」

「我想來看你怎麼過活的。」



敏捷的老婦人用勁把她的頭一抖，說道：「我們過活正像你所看見的模樣兒罷了。茅舍快要倒下來了，說不定那天就要壓死人哩；可是我那老頭兒他說這是够好的了，所以我們就像皇帝一般的過活着。我正做飯呢；去喂那些做工的人們。」

「你們的飯食又是些什麼東西呢？」

老太婆露着她的已經壞掉了一半的牙齒，說道：「我們的飯食麼？我們的飯食却是非常的好。第一件是麵包和酸麥酒；第二件呢……酸麥酒和麵包。」

「不，只要讓我看看你們將要去吃些什麼東西好了。」

老人笑着說道：「去吃？我們的並不是一種妙絕的飯餐。你給他看看罷，老婆。」老太婆却將她的頭搖了搖。

「要看我們農家的食物麼？很好，你是一位探訪的老爺，現在我却來看看你。他想知道各種事情。我沒有告訴你麵包和酸麥酒麼？往下我們再有一件

湯。一個婦人給我們送了些魚來，這就是熬湯的東西，這個以後，蕃薯。」

『沒有別的麼？』

『你還想有什麼東西？我們又有一點兒牛乳，』老婦人一面說着話，一面笑向那扇門看着。門正開着，外面甬道那裏擠滿了人——男孩子，女孩子，和抱着嬰孩的婦女們——擠在一塊兒都注視着那位要看農家食物的奇怪老爺。老太婆似乎十分自傲地對着一位老爺所作爲的模樣。

老人說道：『對了，這是一種愁苦的生活，我們的呢；那也就不容說啦，先生。』他又對甬道裏的人喝道：『你們在那裏幹什麼呢？』

南赫留道甫說了一聲『好吧，再會，』便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慚愧和不安的情感。

老頭兒說道：『謝謝你肯來探望我們。』

甬道裏的人擠緊攏來，讓南赫留道甫過去，他就出來繼續上道。那時有兩

個小孩跟着走出甬道來——大的孩子穿着原底是白色的短衫，那一個是穿着一件破舊的淺紅短衫。南赫留道甫便回頭看着他們。

穿白短衫的孩子問道：「現在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南赫留道甫答道：「到瑪德隣哈蓮娜那裏去。你們知道她麼？」

那穿淺紅短衫的孩子不知在那裏笑的什麼事情；可是那大的却嚴重問道——

「你說的是那一個瑪德隣呢？她是年老的麼？」

「對了，她是老的。」

他便沉沉長長的說道：「哦，——哦；那一個，她便是在村裏的別一頭……我領你去罷。對了，費脫卡，我門同他去，我們同他去麼？」

「對了，可是馬匹呢？」

「馬匹不會出錯兒的，我敢說。」

費脫卡也同意了，三人就走上街去。

第五章

南赫留道甫覺得和小孩子們在一塊兒倒比和成年人相處安適得多了，他們相偕走去，他便同他們談起話來。那穿淺紅短衫的小的也就斂了笑容，說話說得伶俐正確正像那大的一樣。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能告訴我，你所知道的，這兒誰是最窮的人麼？」

「最窮的麼？密嘉爾最窮，雪蒙瑪卡洛甫和瑪佛……都是極窮的了。」

小費脫卡說道：「還有安尼司耶呢，她亦窮得很；她連一頭牛都弄不着。他們要討飯了。」

年長的孩子反對道：「她沒有牛，可是她祇有三口子，瑪泰的家裏却是五口人呢。」

淺紅的小孩替安尼司耶辯道：「可是那個是一位寡婦。」

年長的孩子說道：「你說安尼司耶是一個寡婦；可是瑪泰亦正和寡婦無異，正是一樣……她也沒有丈夫。」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麼她的丈夫在那裏呢？」

年長的孩子用着農夫們的常態說道：「在監牢裏喂蟲呢。」

淺紅的孩子急忙聲明道：「一年前他在地主的樹林裏割下了兩棵樺樹，所以他被拘禁起來；直到現在他已在監獄裏坐了六個月了，弄得他的妻子就要去討飯。他還有三個小孩，和一個祖母呢。」他講得非常之詳細。

南赫留道甫問道：「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小孩答道：「就在這間房子裏；」說罷，便指着一間茅舍，那個茅舍前面，在南赫留道甫所走過的一條窄路上，正站着一個麻色頭髮的小嬰孩，他那濕軟的小腿兀自攙着，在那裏很困難的學步。

一個婦人穿着骯髒的灰色寬衫，正從屋內跑出，她喊道：「瓦司！小光棍，

跑到那裏去啦？」只見她面帶驚慌，奔向前來，在南赫留道甫沒有走到那個嬰孩處以前，她便一把將他抓住，抱將起來，宛如她恐南赫留道甫要傷害她的兒子一般。

這就是那個婦人，她的丈夫爲了南赫留道甫的兩棵樺樹，便入了獄。

他們走近瑪德隣的屋子時，南赫留道甫便問道：「這個瑪德隣，她也很窮麼？」

淺紅的小孩決然答道：「她會窮，不怎麼啦，她出買燒酒呢。」

當他們走到那屋子的時候，南赫留道甫把孩子們留在外面，自己便穿過門道，進到茅舍裏去。這間茅舍長約十四尺。床舖排在火爐後面，還不夠一個高身材的人躺在上面伸開身子的地兒。南赫留道甫便想道：「喀瞿莎就在這張床上生產她的孩子，後來便又臥了病罷。」茅舍的大部分被一座織機占着，那老婦人，和她的長孫女，當南赫留道甫進去的時候，正在機上排列縱

橫的線索。門口很低，他進門時，不留神碰了前額一下。瑪德隣的其他兩孫兒突然在南赫留道甫後面奔到，把着門楣，站住了腳步。

老太婆抗聲問道：『你要找誰？』她兀自在那裏發脾發氣，因為她不能把線索收拾整齊，況且她做了這種不法的燒酒賣買，自是任何生人進來的時候，她常常心虛害怕。

『我是近鄰田產的主人，我便要對你說話。』

老婦人便不言語，她兀自打量着他，面目立刻就改變了。

老婦人口聲間帶了虛偽的溫柔，說道：『啊喲，原來是你，我的密糖；我呢，傻子，當是一個過路的呢。看天面上，恕了我罷！』

『我願對你一個人說話，』南赫留道甫說着便向門口瞥了一眼，那裏的孩子們後面，站着一個婦人，抱着一個蒼白萎頓的嬰孩，那孩子面似病態的笑着，戴着一頂補湊成功的小帽子。

老太婆對着門口處的人們喊道：「你們瞧着什麼呢？我給你們。把我的張布勾子遞給我。關上門，你們！」

孩子們走開了，抱着小孩子的婦人便把門關上。

老婦人說道：「我正在猜度『這是誰呢？』原來就是主人自己，我的寶貝。正猜度他賞光到這兒來。」她便用她的圍裙擦着坐位說道：「請在這兒坐下罷，老爺。我正猜度『這又是什麼惡魔進來了，』却不料是老爺你，主人自己，這個好老爺，我們的恩人。恕了我罷，我真是個老傻子；我簡直成了瞎子了。」

南赫留道甫坐下，老太婆便站在他前面，她的右手擦着她的頰兒，一面那隻左手便托她的右臂的尖肘兒。

她用一種唱歌的聲音說道：

「啊，你老了，老爺。你是常常像雛菊花一般的新鮮的。現在呢！亦還保重麼，我盼望！」

「你還記得喀瞿莎，瑪司洛娃麼？這就是我來此的事情。」

「喀瞿莎麼？讓我想想看。怎麼啦？她是我的姪女。我怎麼不記得呢？我爲了她也不知淌了多少眼淚了。她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唉，先生，誰沒有在上帝面前作過孽？誰沒有對着皇帝犯過罪？我們知道少年是什麼？你常常喝茶和咖啡，所以惡魔就抓住你了。她有時便強健起來。怎麼辦呢？現在，如果你曾拍過她，可是沒有，正好看見酬賞她，給她一百個盧布。她呢？她會做什麼來？她就不講理了。如果她聽從了我，她就可以好好的過活了。雖然她是我姪女，我却一定要說真話的，那女孩子真正不好，她的地位，以我看來，真是一個好地位呀！她不願服從，却去辱罵她的主人。我們這類的人配去辱罵老爺們麼？好了，她走了。後來她就在林主那裏。她便可以在那裏過活了；可是，不，她又不願意。」

「我想知道那小孩的事情。她在你的屋裏分娩的，是不是？孩子在什麼地方呢？」

「至於那孩子，當時我猜他是很好的。她病得非常利害，我永不想她再能起來的了。好，所以我正當當的給那嬰孩洗過禮，我便把他送到育嬰堂去了。人怎麼好當那母親死了的時候，任着一個清白無辜的靈魂平白的凋殘呢？別人都是這樣辦法的：他們存心捨了嬰孩，不去喂養，嬰孩便廢掉了。可是，我想，不好；我情願去費一點煩惱，把他送到育嬰堂去。錢也够了，所以我就把他送去。」

「你在育嬰堂裏取了掛號的號碼沒有？」

她說道：「對了，有一個號碼，可是那孩子却死了。她把孩子拿去不久，孩子便死掉了。」

「她是誰？」

「就是那個常住在同柯洛特挪的婦人。她是拿這事來營生的。她的名字叫瑪蘭亞。現在她已死了。她是一個聰明的女子。你想她常常處理得怎麼

樣？他們給她送去，她就喂他養他，等到人數一多，她便把來送到育嬰堂去了。
(註) 她三個或四個的時候，便一時都把她們拿去。她那裏陳設得好不清楚，一種大的——雙的——的搖牀，她能夠把他們安放在這裏面，不是這樣，便是那樣，却都很得當。搖牀上面有一個圈柄。所以她把四個安放在裏面，腳對腳，頭却分開，不致使他們互相對碰。所以她一次便拿四個。她給他們幾個乳頭含着，好使他安靜一些。」

「好，往下說。」

「好，卡德隣(即瑪司洛娃)的孩子，養了兩個禮拜以後，她便把他拿去，那孩子就在她的屋中病將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是一個很好的孩子麼？」

老太婆的眼睛閃了一下說道：「好一個小孩子，倘使你再想好一點的，你便一個也找不到了。」

老太婆的眼睛閃了一下說道：「好一個小孩子，倘使你再想好一點的，你便一個也找不到了。」

「孩子因爲什麼病了？食物不好麼？」

「唉，什麼食物？不過冒充食物的名兒罷了。不是自己的孩子時，自然是這樣的了。孩子在那裏不過僅夠活着的罷了。她說她正料理着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不料他却在那裏死掉了，她取了一張驗單……應有盡有。她真是一個聰明的婦人。」

南赫留道甫對於她的孩子的事情，這就是所有他力能訪得的了。

第六章

南赫留道甫又在兩道門的頂上碰了兩下頭，出來走到街上，只見紅白兩個孩子正在那裏等候他。有幾個新來的人和他們一塊兒站着，婦人們裏面有幾人的懷中還抱着嬰孩，那抱着戴補綻帽子的嬰孩的瘦婦人也在裏面。

那血色全無的嬰孩輕輕的在她的懷中勾搭着，乾枯的小臉兒兀自很奇異的笑着，他的彎曲的大拇指也不住的移動。

南赫留道甫知道那付笑容是一種痛楚的笑容。他便詰問那婦人是誰。年長的孩子說道：『我對你說過的安尼司耶，這就是她了。』

南赫留道甫便轉向安尼司耶問道：『你怎麼過活的？你活着做什麼？』
『我怎麼過活的……我去求乞。』安尼司耶說着便哭起來了。

乾枯的嬰孩滿面笑着，兩腿比蟲子厚不了多少，在那裏不住的蜿蜒。

南赫留道甫掏出他的皮篋，給了那婦人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不料他還沒走上兩步，又有一個婦人，抱着嬰孩，追趕過來，隨着便來一個老婦人，隨着又有一個年輕的。人人都述說自己的窮况，並且求他幫助。南赫留道甫把他所帶的六十盧布——全都是小張的鈔票——給了他們，心頭却覺得非常頹唐，也便回到總管家裏去了。

總管帶笑迎着南赫留道甫，報告他說農人們就要在晚上集會。南赫留道甫便謝了他，逕自走到花園裏去，但見落花滿地，野草叢生，便沿徑散步，輾轉想着所有他所看見的事情。

起初萬籟皆寂，可是不久南赫留道甫便聽得兩個發怒的婦人彼此相忤的聲音，來自總管的屋後，不時又有那常笑的總管的聲音攙和其中。南赫留道甫便傾耳聽着。

一個婦人的怒聲道：『我的力量算是盡到底了。你幹什麼，難道要把我的十字架由我頭頸上扯去麼？』(註一)

第二個聲音道：『可是不過進去了一回兒罷了。還給她，我告訴你。你要磨

一物。
(註一)凡洗禮於俄國希臘教者頸間常懸一個十字架；此物幾爲人離其所有者之最後

難畜生做什麼呢？孩子們亦要用牛奶麼？」

總管的聲音道：「那麼，付錢，要不就做工抵償。」

南赫留道甫離開花園走進遊廊，看見兩個鬢頭散髮的婦人在距廊不遠的去處站着——其中有一個婦人身已懷孕，並且一望而知將近她的產期了。那總管身穿荷爾布的外衣，雙手插入口袋裏，在遊廊的階沿上沿着。當他們看見主人的時候，婦人便不言語，手中就弄起她們的手巾來，那總管把手拔出口袋，也開始笑起來了。

所發生的事情且待下面說來。據總管說來，似乎是農夫們把小牛，甚至母牛，都放進了田產界內的草地上，竟習以為常了。那兩個婦人家裏的兩頭母牛曾在草地裏被人發覺，就被趕到院中去了。總管的要求婦人們每頭牛給三十哥幣或者兩天的工作。然而婦人們却堅持牛進草地不是她們有意放的，却是出於牛的本心；說她們實在沒有錢，並且請求說即使那事須有日後

做工抵錢的諒解，可是總要把牛歸還他們，牛自從早晨起便在灼灼的日光裏站着，也沒有吃東西，兀自怪可憐的在那裏叫着。

帶笑的總管回身看着南赫留道甫，宛如要叫他見證似的說道：「你在午間趕着你的牲口回家的時候，難道我沒有常常央求你看他們一眼麼？」

「我剛剛跑到我的小孩那裏去了一回，不料他們就走開了。」

「那麼你既擔任了看牛的時候，便不要跑開啦。」

第二個婦人說道：「誰去喂小孩呢？我想，你不要給他奶麼？現在呢，倘使他們真個損壞了草地，人家也就不拿來放在心上了；可是他們不過在那兒徘徊了一回罷了。」

總管轉向南赫留道甫說道：「所有的草地都損壞了。我若不索些罰金，連乾草都要沒有了。」

懷孕的婦人喝道：「可是現在，還要像這樣的作孽啦；我的牛從未在那裏

捕着過。」

「現在那隻却被捕着了，給錢，或者做工抵償。」

她發怒道：「好呀，我就做工抵償好了；不過現在就要把牛給我，不要磨難牛挨餓。可真是，我日夜都沒有休息的。婆婆病了，丈夫又喝酒；只有我一個人去做所有的工作，我的力量算是盡到底了。」

南赫留道甫請求總管讓她去取牛，便又回到園中詳思他的問題；可是不復有所可想的了。

現在各種事情在他看來都是非常清楚，致使他不由的驚奇怎麼各人會看不出這種事情，怎麼他自己過了很久，一時間纔見到這樣清楚顯見的事情。人們正要累死了；他們竟習於累死的過程，所以習慣成自然，生命也與之契合了；小孩子呀，工作過度的婦人呀，和餓養不足的老年人呀，其間却有極大的道德。人們漸漸的來到這種境遇裏，却是非常遲緩的，致使他們竟會不

覺得其中的恐怖，並且也不怨尤了，所以我們便以爲他們的境遇是自然的，和正當的了。人們窮極無聊的主要原因，便是他們所知道的，和常常指出的那個原因，這是明顯如同日光一樣的了，換一句話說來，就是祇有田地一物能夠養活他們，而田地却被地主們奪去了。

一望而知孩童和老年人是因爲沒有牛奶而死去，而牛們更因爲沒有牧地，和沒有穀粒或製造草料的田地，所以沒有牛奶，這全是極明顯而易見的事情。人們所有的苦况，或至少爲其最大的，和最直接的原因，事實上是在於理應養活他們的田地不在他們手中，却在一般「惟地主權的利益是圖，而依這些人們的工作爲生」的人們手中；這事也是十分顯見的。人們固需要田地很急的，現在却給他們奪去，豈不致了他們的死命；那些餓鄉裏的人們把田地耕好了，結果米穀便被賣給境外，地主們却給自己買了許多帽子和手杖，馬車和銅牌等等。馬匹在他們所羈的圈欄裏把所有的草都吃盡了的

時候，除非把他們放到其他能夠得食的地去，他們一定不免要消瘦和挨餓的；現在南赫留道甫已經了解這種事情，正像他了解那馬匹事情一般的明瞭清楚。

這種思潮真可怕，不可繼續下去了。必須想法子把他改變一下，或者至少不去參與他。他一面在樺樹底下園徑上來回的踱步，一面想道：「我甘願去找他們。想當初我們在國立書院的科學社裏，和在報紙上面，高談人民窮困的原因，和改良他們的境况的方法；可是我們却不論及那些真能光明他們的境遇的實在方法，質言之，把他們所十分需要的田地給還他們。」

享佐治的根本勢力又活活潑潑的返現在南赫留道甫的心中。他記得從前怎麼會爲其所移化，却又驚奇他何能把其忘掉了。「土地不能爲任何人的產業；土地猶之水，空氣，和日光，不能贖買或賣的。世人對於天賦的利益都有一個均等的權利。」現在他知道自己爲什麼一想起在科司敏司奇所辦

的事情來，便覺得慙愧無地的緣故了。原來他自驕自了。明知無人可以佔有的田地，他却接受了像他這種樣子的權利，而僅把事物的一部分分給了農夫們，深心自問，他知道無論如何自己對於這種事物是沒有權利的。現在他要這樣做去，並且還要把在科司敏司奇的設施變更一下。他心中謀劃了一個計策：一面把田地租給農夫們，一面承認他們的地租是他們的財產，把來存着充付税金和公共的費用。這種辦法自然還不是那種單稅制度，尙是就近單稅制度的一種辦法，却也相差不遠，正像在現存的環境底下能製造成似的。然而他的主要的思潮是不願再去這樣的拿占有田地上的產業來自肥。

當南赫留道甫回到屋裏的時候，那總管的面上露着特別悅目的笑容，問他現在是否要用飯，表示深恐他的妻子得了那個帶耳繮的女郎的幫助，正在那裏預備的筵席要做得太過火了。

桌上覆着一塊原色的粗布，一方繡花的手巾鋪在上面以代檯布。檯上放

着一個破柄的舊盛湯器，只見裏面灌了蕃薯湯，湯是用雞做成的，那隻雞剛纔還把雞腿不住的伸出縮進，可是現在却已宰割成許多小塊兒了，雞塊上面還隨處帶着雞毛。湯以後的菜多半仍是那隻毛雞炒出來的東西，再往下便是黏包子，這個東西極油膩，並且糖用得極重。所有這種東西雖然一點口味都沒有，南赫留道甫吃着却也毫不注意；他的腦海間已被一種思潮所佔據，他自村中回來的時候，所帶着的憂愁也被這種思潮所摧散了。

帶耳繮的女孩子狀極驚慌，當她送菜碟進來的時候，總管的妻子便在門口處張望；那總管談笑風生，越來越起勁，自己竟大誇起他妻子烹調的手藝來了。飯後，南赫留道甫費了許多氣力，纔叫總管坐將下來。爲要修正修正他自己的思想，和要把自己的思想表明出來給別人聽聽起見，他便把租田地給農夫們的計劃解釋給總管聽，而徵求他的意見。不料總管真正不明白這件事情，只是一味兒的笑着，宛如他自己早就想到所有這事情一般，聽了却

也十分喜歡起來。這個並不因為南赫留道甫沒有把自己的意思表白清楚，却實因為依了這個計劃，結果南赫留道甫必要爲了別人的利益，反捐棄了自己的利益；常人的思想祇知道損人利己，這種思想在總管的概念裏，簡直是根深蒂固，致使南赫留道甫說由田地得來的所有的進款，都應該拿去做農夫的公共資本的時候，這纔知道他並未明白什麼事情。

總管恍然大悟說道：「哦，我看出來了；那麼你自然要從那資本裏抽取幾成了。」

「啊，不對！你還沒有看出來，我要把田地全都捐棄呢。」

總管也不笑了，說道：「那麼你一點兒的進款也不受收了。」

「不，我將要捐棄他呢。」

總管長嘆一聲，可是他重復笑起來。現在他已明白過來了。南赫留道甫顯然是十分不合法了；他登時就估量南赫留道甫捐棄田地的計劃裏，自己怎

麼樣能夠得些利益；他勉力的觀察這個計劃，專從自己的利益方面着想。可是他既看出這層也是辦不到的，便發起愁來，這個計劃休想便宜他，他就繼續笑將起來，也不過要使他主人喜悅罷了。

南赫留道甫見總管沒有明白自己的意見，也便讓他自去，他自己就旁着窗檻坐下，那地方的紙都已裁開，墨水也很狼藉，於是他就把他的計劃寫在紙上。

菩提樹上滿覆着新鮮的綠色，太陽已在樹後落下，蚊子羣集，進來叮南赫留道甫。他恰巧把紙寫好，便聽見牲口的吼叫聲，和開門的相擦聲自村中發出，又有農夫們聚集攏來開會的聲音。他告訴總管不必去喚農夫們到辦公所來，因為他正想走到人們集會的村裏去會見他們。總管端上一碗茶來，南赫留道甫急急把茶喝完，就到村中去了。

第七章

村長的院子前面羣衆集聚，人聲大起；可是南赫留道甫一到，談話聲馬上停止，衆農夫都把自己的帽摘掉。正像科司敏司奇的農夫一般。此處的農夫比起科司敏司奇來，還要顯得灰色。人們穿着樹皮鞋子和自己家裏製成的襪衫和外褂。有幾人赤着腳，穿了襪衫，彷彿還沒有做完了工就來了。

南赫留道甫鼓着一股勇氣，開始他說辭，把自己要拿田地一齊交付給他們的願望告訴他們。農夫們默然不語，面上的神色也絲毫未被改變。

南赫留道甫漲紅着臉說道：『因為我以為，我相信，各人都有一個使用田地的權利。』

有幾個聲音說道：『這是一定的。這的確是這樣的。』

南赫留道甫接續述說由田地裏取得的收入應當分給大家，所以他就提議把田地貢獻給他們，他們便應當自己定價去租田地，所得的租金就拿來做一種公共的基金，爲他們自己的使用。不料贊成和同意的語聲尙未聽見，

可是農夫們嚴澀的臉却變得更嚴澀了；衆日本來都注在那老爺身上，那時候却也垂將下，這付神氣宛如要讓他知道各人都已明白了他的詭計，不能受他的欺騙，而他們却又不不好意思使他羞恥無地一般。

南赫留道甫說得很清楚，農夫們也很聰明，可是他們都並不——不能——明白他的意思，這個理由這就是總管開了半天猶不能明白他的理由。

他們滿心祇知道各人計算自己的利益是件自然的事情。他們好幾輩子的經驗會爲他們證明地主們是常常計算自己的利益而損害農夫們的。所以若有一個地主開一個會招集他們，爲他們做某種新的貢獻，豈不明明有意花言巧語更甚於前的誑欺他們麼？

南赫留道甫問道：『好，那麼你們租田地要定什麼樣的租價呢？』

羣中有幾個聲音答道：『我們怎麼能設定價錢呢？我們不能幹這事。田地是你的，權力是操在你的手中。』

「哦，完全不對。你們可以在公共的需要上享用這筆錢。」

「我們不能幹這事；社會是一件事情，這却另是一件事情。」

那總管他會跟着南赫留道甫赴會面上帶着笑容，說道：「你們沒有明白，侯爵正要把田地租給你們呢，所得的租錢，再拿來還給你們，做一種公共的資本。」

一個刻薄的，沒有牙齒的老人，低着頭，垂着眼說道：「我們十分明白了。有點像一個銀行；我們須要定期交款。我們不願意這事；像這樣，這就鼓難的了，那麼一來，却要把我們一骨腦兒全都毀了。」

於是有幾個不滿意的，甚至粗魯的聲音說道：「這可不能。我們情願原照老法。」

當南赫留道甫聲明他要草一個合同，要他們簽押，那時候反對聲便大起了。

「爲什麼要簽押呢？我們甘願照舊繼續，去做工得了。這又是爲着什麼緣故呢？我們是黑暗的人啊。」

「我們不能毀贊成，因爲這事對我們太新奇了。往常是怎樣的，現在也就讓他繼續下去得了。祇有種子我們倒很願意取回去。」

這就是說：按照現時的規定，種子須農夫們自備，而他們却極想地主給他們預備。

南赫留甫道招呼着一個中年，赤脚的農夫問道：「那麼我明白了，你們反對租田地麼？」那農夫身上穿着一件襤褸的外衫，左手執了他那破舊的帽子，手臂伸得特別的直，這種樣子是當兵士們得令脫帽的時候，執帽的姿態。『正是這樣。』這是那個農夫說的話，一望而知他還未去掉在軍中服役時的習氣。

「照你們的意思說來，你們已經有了很充足的田地麼？」

只有那個退伍的兵士矯作喜容，很小心的在他面前執着他的破帽子，宛如要拿來呈獻給人一般。他說道：『不，先生，我們沒有。』

『好，別的且不說，你們最好把我所說的話細細想一想。』

南赫留道甫很驚訝的說着，又再三述說他的貢獻。

面貌嚴澀的，沒有牙齒的老頭兒喃喃的怒道：『我們不用去想這事了；我們既然說過，所以就是這樣罷。』

『我可在這兒逗留到明天，倘使你們改變了你們的心思，就給我送個信，好讓我知道。』

農夫們並沒有置答。

所以這次會議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當他們回家的時候，總管說道：『侯爵，倘使我要說一句話，你便永不能得他們的同意；他們太頑梗了。這些人們在一個會上固執了一方面，便更改變

不動他們了。這是因爲他們被種種事情嚇壞了。怎麼呢，就是那幾個農夫——白頭髮的那個，或者黑頭髮的那個——都是很聰明的人，却也會反對起來。他們一人來到辦公室的時候，便叫一人坐下來喝采，這倒像在「智慧宮」裏……他真是一個外交家啊。」總管一邊說話，一邊笑着；「他猜度種種事情都猜度得很對的。可是在會上他便換了一個人了——說一句，反來覆去還是這句話——」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不能夠把幾個較聰明點的農夫喚到這兒來麼？我要細細心心的解釋給他們聽。」

帶笑的總管說道：「這倒可以辦到的。」

「對了，請你明天去喚他們罷。」

總管笑得越發快活起來，他說道：「哦，我一定去。我天明就去喚他們來好了。」

「正好聽着他；他並不狡猾，他不。」這話是一個黑髮粗鬚的農夫說的，那時他正坐在一匹喂得很壯的母馬上不住的向兩旁搖擺着，招呼着一個老頭兒，這個老頭兒是穿了一件破敝的外褂，也騎着馬在他旁邊。這兩個人正在黑夜裏沿了大道的旁邊，趕着一羣農夫們的馬匹，偷偷兒在地主的樹林裏喂草。

「白給你田地，你祇要簽押……他們不常常這樣的把我們要夠了麼？不，我的朋友，你的欺騙手段少用些罷。近來我們也有一點兒意識了。」這話是他續說的，忽然一隻小馬不見了，於是他就呼喚起來。

他把自已的馬按住，向四下裏望了一望；可是那匹小馬已不在後面，却已往道旁跑進草地去了。

小馬自投在香氣芬芳的草地上，兀自長嘶着馳騁起來，羊蹄草的莖幹格

格的發出聲來，那粗鬚黯面的農夫聽見這種聲響；便說道：「驚擾那個土耳其的兒子；他跑到地主的草地裏去了。」

穿破敝外褂的瘦農夫說道：「你不聽見格格的聲音麼？那天放假，我們須派婦人們去剪芟草地，要不然我們的鐮刀又要鈍了。」

粗鬚的人對於地主的演說發出意見，繼續說道：「他說道：『簽押。』」簽押吧，實在說來，讓他把你們去吞了罷。」

老頭兒說道：「那是一定的。」於是他們便不言語了，但聞沿着大道上馬匹的行聲。

第八章

南赫留道甫回來時，看見辦公室中已給他排了一張牀。一個很高的牀架鋪着一塊羽毛的牀墊，還有兩個大枕頭，都已在屋中安置好了。牀上蓋了一條暗紅色的大錦被，這條被服縫得很精，又很美麗，却是非常的堅硬。一望而

知這是總管夫人粧奩裏的東西。總管又把午飯的餘食獻給南赫留道甫，可是南赫留道甫却拒絕了，總管謝了食物和陳設的粗陋的罪，也便讓南赫留道甫一個人在那裏，獨自去了。

農夫們的反對，南赫留道甫心中完全不以為煩腦。反過來講，雖然他的貢獻在科司敏司奇見容了，甚且還因此領了謝，在這兒却遭了猜疑，甚至仇視，可是他倒覺得很滿意，很愉快。

不很乾淨的辦公室却又很窄隘。南赫留道甫出來走到院中，正要走到花園裏去，可是他便憶起了疇昔之夜：下女屋中的窗戶，圍廊……他心中覺得很不舒服，也就不願經過那個爲孽海所沾穢的地方了。他就地坐在堦前，在暖和的空氣中呼吸着。小樺樹的葉子，香氣正盛，乃撲鼻而來，他留連良久，環顧黑漆漆的花園，兀自傾聽着水閘，夜鶯，和某種鳥兒的叫聲，鳥兒就在他近旁的樹上，叫聲純和可聽。總管窗中的燈光熄滅了；東方穀倉後面月兒正在

上升，月光剛要現將出來。正在這個時候忽見電光閃閃，不時的洩露那頹敗的房子，和花草盛開而樹木叢生的花園。但聞遠遠的雷聲起處，一朵烏雲時已彌漫了穹空的三分之一。夜鶯和其他的小鳥都寂無聲息了，開水澆潑的聲際，又傳來了咯咯的鵝叫聲，於是村中和總管的院中那種「頭雞啼」便開始了，時比平常略早，在溫暖的雷夜常是如此的。諺語傳聞雞若啼得早，那麼這夜便是欣喜的。那天夜上對於南赫留道甫却有過於欣喜者：真可算是一快樂又愉快的一夜了。幻想一起，印象重新，想當年他在這兒的時候，正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似的消受那快樂的夏天，那時他曾覺得他自己所處的環境不僅是一時的，却是他畢生所有的良辰美景了。他不但記起了往事，並且還好像在當初一般的覺得在十四歲的時候，禱告上帝以真理指示他；或在孩提的時候，臨別哭倒在母親的短衣旁邊，永誓爲善而不使她痛苦；他又覺得自己和尼苛蘭卡歐頓耶甫在當初所做的事情，他們兩人常常立定

志向，彼此砥勵去過一個良好的生活，並且勉力去使人人都快樂。

他想起他在科司敏司奇爲物所誘，所以自己就憐惜起房子，樹林，田畝，和田地起來，現在他又拊膺自問：他究竟憐惜呢，不憐惜呢？想來却也似乎奇怪，他竟能憐惜這些東西了。所有今天他所見所聞的事情全都縈迴在他的腦海裏啦：那個有許多孩子的婦人，她的丈夫因爲在他的南赫留道甫的樹林裏砍倒兩棵樹，便被拘在獄中；那個可怕的瑪德隣以爲（或者至少在談吐間彷彿她以爲）在她那地位上的婦人是應當服從貴族的；他又想起了她對待嬰孩的態度，把嬰孩送到育嬰醫院的法子；那個不幸的，帶笑的，枯乾的孩子，戴着一頂補綻的帽兒，餓得要死；和那個瘦弱的，懷孕的婦人，她因爲工作過勞，一時疏忽了她的餓牛，致不得不去給他做工。

於是一剎那間他又想起了監獄，薙了髮的頭顱，小屋子，觸鼻的氣味，鎖鏈，和旁邊種種的東西，和富人們奢費如狂的城市生活，自己也在其中。

皎潔的明月現在幾乎豐滿無缺，已在穀倉上面升將起來了。黑影橫臥院中，只見那頹壞的房子上面，鐵質的屋頂也放大光明起來。夜鶯宛如不願枉費了這種光明似的，又開始他們的鳴聲了。

南赫留道甫心中兀自回憶他在科司敏司奇花園裏栽奪將去做什麼事的時候，如何計算他的生世，如何心亂如麻，如何莫衷一是，如何每一問題裏都有許多困難。現在他又拿這些問題來問自己，却驚訝如何都會簡單起來。此其所以簡單的緣故，因為他現在所想的不是關係自己的事情，却是他應當去做的事情。說也奇怪，他應當做的事情是爲自己的，他便不能決定，可是他應當做的事情是爲別人的，他却決然知道了。他現在確切知道應該把田地租給農人。他現在確切知道不當捨棄喀瞿莎，且應繼續援助她，並把自己對她的罪孽贖將回來。他確切知道他應當研究，考察，解明，了解所有這種關於判斷和懲罰的事情，別人是漠不關心這種事情的，他却覺得自己已有所

見了。這事的結果怎樣，他全不知道，可是他確切知道所有這些事情是他應當去做的。這種堅實的篤信便使他快樂起來了。

天空中已滿佈了烏雲；電光閃閃的打閃，照着那些院子，舊屋，和傾頹的遊廊；雷聲也當頭轟轟的吼將起來。所有的鳥兒都不作聲了，只有樹葉子沙沙的發出聲響，南赫留道甫在塔上坐地兀自弄着他的頭髮，風也迎面括上塔來。一顆水滴落下了，隨着又是一顆，隨着便在樹葉上，鐵質的屋頂上，敲鼓一般的落將下來，空中照耀着，充滿了一道很亮的閃光；南赫留道甫還沒有數到三顆雨珠，就有一個可怕的霹靂當頭響將起來，於是轟轟的雷聲便在滿天裏施展開了。

南赫留道甫走了進去。

他想到：「是，是，我們生平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的全體，這種工作的意義，是不能使我明白的。我的姑母有什麼呢？尼苛蘭卡，歐頓耶甫怎麼死了？……」

而我還活着呢？喀羅莎有什麼呢？我的狂瘋呢？那次戰爭這麼樣了？後來我那不法的生活怎麼樣了？要了解這事，要了解上帝意旨的全體，實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可是要去做「他」在我良心上所描寫的意旨，却是我的力量所能及的……這就是我所確切知道的事情。而當我實行這事的時候，我便可得平安，這是無可疑義的。」

雨降如注，水由房頂上直衝到下面一個桶裏去；那時候閃光照耀房子和院子已緩和了些。南赫留道甫走進他的屋子，脫衣躺下，一眼看見壁紙又髒又破，他就疑心有臭氣出來，於是他便大懼起來。

「是，我覺得自己不是那主人，却是一個僕人了，」南赫留道甫一邊想着，一邊便引這種思想以為樂。

他的恐懼並不是沒根由的。果然他剛剛把蠟燭吹滅，臭氣就攻擊他，噬啃他起來了。

「捐棄了田地，到西比利亞去……跳虱，臭虱，爛泥，好吧，有什麼要緊呢？如果是這樣的，我也甘願忍受的。」可是顧不了那良好的願望，他實在忍不住了，於是坐起身來，開窗外望，不覺嘆賞起來，原來風消雲散，月亮重又出現了。

第九章

到了早晨南赫留道甫纔能睡着，所以他一覺醒來，時已不早了。午時農夫裏選出由總管請來的七個人已來到菓園裏面，總管在蘋果樹底下設了一張棹子，和幾條板櫂，地上還插了許多標桿，尖端上都釘着木板。農夫們待了良久，纔得寬慰下懷，脫去帽子，在板櫂上坐下。退伍的兵士今天却穿了樹皮鞋子，態度尤其持重。他昂然直立，按着軍中的喪儀，執着他的帽子。農夫們裏有一個闊肩的老人，態度很足令人生敬，花白的鬚髮捲作小環狀，很像米格安治(註二)的摩西像，灰色的鬚髮直繞在他那棕色禿光的前額上，這個老人把他的衣服週身拉了一下，又把帽子脫下來，便自在棹後坐下，這個時候，其

餘的人便都學他的榜樣了。大家既就坐，南赫留道甫便在他們對面坐下，倚在棹上，看着一張紙，紙上草着他的計劃，當時他就開談起來。

南赫留道甫心裏覺得絲毫不亂，也許是因爲當場的農人較少，也許是他所忙的不是自己，却是事情。他不由的對着那闊肩的老人說起話來，盼望他加以贊成或反對。但是南赫留道甫竟猜度錯了。那位面貌可敬的長老，雖然很稱許似的把他的妙頸點着，並且當別人提出反對的時候，又兀自搖頭皺眉，可是一望而知極不容易使他了解；尤其在別人用自已的口吻重說着南赫留道甫所說的話的時候，他更難於了解了。有一個矮身老人，幾乎鬚髮全無，並且瞎了一隻眼睛，穿着一件補綻的紫花布外褂，和破舊的鞋子。他坐在

(註) 米格安治 Michel-Ange Buonarroti 爲意大利佛洛蘭市人，一四八五年生，一五六四年死，

爲著名之彫刻家，畫家，建築家，且兼詩家。所著作之品頗多，具抵抗及恐怖的色彩。參觀

蔣方震先生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第五十一頁。

長老的旁邊，南赫留道甫久後纔發覺了他，他是一個造爐匠，他倒了解得好多。這個人眉毛移動得很快，鼓勇隨着南赫留道甫的話，登時用自己的口吻重說出來。又有一個身材短小的老人，鬚鬚斑白，眼睛明慧，也了解得很快，趁着各個機會，插入一種譏諷的笑話，明明要想出出風頭。那個退伍的兵士似乎也巳把諸事了解，可是因為他習於無意識的軍人談話，所以又弄得糊塗起來了。衆人裏面最莊謹最持重的是一个短鬚，長鼻，低聲，高身的人，他穿着很乾淨的，家製衣服，和簇新的樹皮鞋子，這個人巳把各種事全都了解啦，並且非有必要的時候，他便一語也不發。其餘還有兩個老人，一個沒牙齒的，就是在昨天晚上對着南赫留道甫的各種提議，提出一種很清析的反對聲的老頭兒，一個是高身材，白衣裳，跛足，慈面的老人，他並不多說話，可是每有說話，衆人却很注意的聽着。

南赫留道甫首先表示他對於個人田地私有的意見。

他說道：『據我的意見看來，田地是既不能買，又不能賣的，因為如果買賣起來，那麼一個人有了充分的錢財就可以把所有的田地全都買來；那些無錢的人呢，用了田地，他就可以任所欲爲的勒索起來了。』

長鼻子的人用着很低的聲音說道：『這却不錯。』

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這樣。』

白鬚的人說道：『一個婦人，她的牛兒吃了一點兒草；就把牛捉去，拘禁起來了。』

沒有牙齒的老人接續說道：『我們自己的田地祇有五里長，至於再要租一點，却實在辦不到；價錢長的太高，我也給不起了。他們把我們絞將起來；真是比奴隸更壞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所想的正像你們所想的一樣，並且拿占有田地當作一種罪孽，所以我要把來送掉啦。』

像米格安治的摩西像的鬚鬚老人說道：「很好，這是一件好事，」他明明想南赫留道甫打算把田地租出。

「我到這兒來的緣故，就是因為我不再願意占有這些田地，現在我們應當措商最好的方法，去分配田地。」

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把田地送給了農人們，這就完了。」

南赫留道甫一時覺得慙愧起來，心想這句話裏對於他那誠懇的意思還包含着疑，但是他登時復了原狀，並且利用這句話，順口回答出來，表明他的心跡。

他說道：「我很喜歡把田地送出去。可是送給誰呢？怎麼給法呢？給何種農夫們呢？因為什麼送給你們的社會，却不送給台敏司克呢？」台敏司克是近隣一個村莊，田地非常缺少。

大家都一言不語了。於是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這樣。」

南赫留道甫說道：「好，那麼對我說，倘使一定要在農夫們裏分田地，那麼你們想怎麼分法呢？」

造爐匠捷然上下起落着他的眉毛說道：「怎麼分法？我們應當平平均均的按照人數分配。」

那跛足的，性情的老人說道：「不這樣，便待怎樣呢？自然按照人數了。」

大家視爲很滿意，都首肯這個說法。

南赫留道甫問道：「按照人數麼？那麼屬於宅裏的僕人們也有一份麼？」

退伍的兵士極力顯出勇敢和欣歡的神氣，他說道：「哦，不是。」可是那高身材的，有理性的人却不贊成他。

他稍爲想了一下，用他那很低的聲音說道：「倘使一人能夠分着，那麼大家都應當是一樣的有份兒。」

南赫留道甫早就把回答預備好了，他說道：「這却是不能辦到的。倘使大

家都是一樣的分得，那麼那些自己不做工的人——不耕種的——就要把他們所得的份兒賣給富人。這麼一來，田地便又跑到富人的手裏去了。而靠着種田地生活的人們加起倍來，田地便又缺少了。於是富人們即將重復把需要田地的人們歸在他們的權力裏面。」

退伍的兵士失聲嘆道：「正是這樣。」

造爐匠很有氣的插話道：「禁止出賣田地；只許耕種的人能得田地。」

對於這一層，南赫留道甫回答說：要辨別誰爲自己耕種，誰爲別人耕種，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高身材的，有理性的人提議說：須設定一個組織，大家都應當共同耕種，耕種的人便得分享所生產的東西，不耕種的人便什麼東西都得不着。

對於這個共產主義的計劃，南赫留道甫也已預備好了一個答案。他說這樣的組織必須大家都有犁器，所有的馬匹都須相等，纔能使誰也不落在人

後；犁器馬匹，打穀機，和所有其餘的器具，都應當歸於公共；要辦到這一層，却非得各人都同意不可。

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我們的人們，這一輩子也不能使他們同意的了。』
帶着笑眼的老人說道：『我們無妨去做有規則的奮鬥。』

南赫留道甫說道：『現在對於田地的性質問題，又該怎麼樣呢？誰當得着豐富的土壤，誰當得着泥地，和沙地呢？』

造爐匠說道：『那麼可把田地分割成許多小額子，各人便可收受均等的份兒。』

對於這個主意，南赫留道甫回說：這種事情並不關於一社會間之分割的，却是關於各省田地的分割的。如果隨便把田地交給農夫們，那麼何以有些人能得好田地，有些人却得壞田地呢？其勢非大家都要得好田地不止。

退伍的兵士說道：『正是這樣。』

其餘的人都不言語。

南赫留道甫說道：「由此看來，事情固然很簡單，其實並不簡單。可是不是我一個研究這事，餘外研究的人多着呢。有一個美國人，名叫亨里佐治；這就是他所研究出來的，我很贊同他……」

沒有牙齒的老人說道：「怎麼啦，你既是主人，你便能夠隨便把田地送掉。什麼東西會阻撓你呢？權力又是你的。」

這一來却把南赫留道甫的心弄得擾亂起來，可是這陣打岔，他看見不僅是他一人不滿意，也就覺得喜歡起來。

有理性的人用着嚴密的沉音說道：「你稍微等一回兒罷，西蒙叔叔；讓他給我們講。」

經他一說，南赫留道甫勇氣頓增，便開始解釋亨里佐治的單稅制度了。

他說道：「土地不是人的；是「上帝」的。」

衆聲說道：「正是這樣；是「上帝」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土地是大家公有的。大家對他都有同等的權利。可是田地有好有壞，人人却都願取得好的田地。那麼怎麼分配，纔能公允不偏呢？他回答自己的問題，繼續往下說道：「用這個法子：使用好田地的人當把代價付給得不着的人。因為難於說出誰當付錢給誰，又因為公共的消費需要款項，所以我們應當設定：使用好田地的人當把那田地的價值付給公共，以應他的需要。那麼人人都可分享得平平均均了。倘使你想使用田地，可付代價——多的當得好田地，少的當得壞田地。倘使你不願意使用田地，便儘可一點兒也不付，可是使用田地的人就要替你付稅捐作公共的消費了。」

造爐匠骨碌着眼珠說道：「這便對了。有好田地的人應當多付錢。」

那嚴重的長老說道：「好，他真有頭腦，這個佐治。」

高身材，低聲音的人顯然看出了這個計策還藏着隱情，說道：「是否付價

是按照我們力量的。」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付價不當太高，亦不當太低。倘使太高了，便不夠償付，就要有損失；倘使太低了，田地的占有便要買賣起來。這麼一來，田地上又要有交易了。」他續道：「好，這就是我意欲在這裏和你們措商的事情。」

農夫們這纔完全了解了，他們便興高彩烈的說道：「這可合式了；這真對了；是，就怎麼辦罷。」

鬚髮滿肩的老人說道：「他真有頭腦，這個佐治。請看他所發明的事情。」總管說道：「那麼很好，假如我想取些田地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倘使有一份數餘的股兒，便去取來做工得了。」帶着笑眼的老人說道：「爲什麼？你已經很富足了。」會議就此告終了。

南赫留道甫再三聲說他的貢獻，並不馬上就要回答，却囑告他們好好的

和鎮裏其餘的人討論討論，再來報告結果。

農夫們說他們就去討論，討論好了，便來回復，他們就亂闖闖的去了。他說道回去的時候，還能聽見他們高大的談聲，晚間便有人聲由村中沿河傳將過來。

第二天農夫們沒有上工，却把這天消費在考慮地主的貢獻上面。鎮上可分爲兩派——一派拿這個貢獻當作一個有益的貢獻，並且看出受了他決沒有危險的；第二派却是猜疑、恐懼、和了解他。然而到了第三天，大家便都同意，就派了幾個人去見南赫留道甫，算是容納了他的貢獻。此番多虧一個老人力說地主的行爲，打消了他們所有怕上當的懼心，這種解釋便把他們感動過來，這纔使他們立定了主意。這個解釋便是：主人想着了他的靈魂，希望得救，便在這個道兒上幹去。南赫留道甫在潘那服捨了許多錢，做了許多善事；所捨的錢，計算起來，總數極大，因此他的心跡大明，更其堅強他們的

信仰了。南赫留道甫先前從未接近過像這個地方的農夫們所處的赤窮，和他們所駭極了的精光的生活，所以他便慈心捨起錢來，可是他也不知道這種捨法是不合理的。然而他不由自己不捨錢——他現在有了很多的錢，因為年前賣却了一所樹林，收入了一筆大款，賣出了科司敏司奇的牧畜和器具等物，又收入了一筆款項。主人捨錢的名聲一經傳出，一羣一羣的人——其中大半是婦人——便不絕的來求他幫助了。他却不知道怎麼施捨的方法：怎麼規定多寡，和施與什麼人纔好。有了這麼許多錢財，他覺得拒絕那些赤貧的人，不給他們錢，實在是是不可能的；然而給了那班常來乞討的人呢，却未免是糊塗了。

在潘那服的末一日，南赫留道甫遍看遺在他姑母房屋裏的東西；有一隻烏木櫃子，飾着銅獅頭，穿了鈴鐺，他在這隻櫃子裏的抽屜底下尋着了幾封信件，其中還有一張像片，像片上有幾個人，其中有他的姑母莎費亞，伊溫諾

夫納，和瑪麗，伊溫諾夫納，他自己，那時他還是一個學生，和那個純潔可愛，而充滿人生歡欣的喀羅沙。宅中所有的東西裏面，他祇取了信件和像片。他把其餘一切東西一齊遺給一個磨坊主人，這個人是總管所推薦的；他把這所房子和裏面所有的東西全都買去，價錢祇及實價十分之一。

南赫留道甫回想他在科司敏司奇對於喪失產業所感得的戀棧的情緒，便自驚奇起來，簡直不知道自己怎麼會感得這種情緒的。現在他已感得不斷的解放的快樂，和一種新的情感，彷彿一個旅行者發見了新地時所感得的情緒一般。

第十章

南赫留道甫歸途所過的城鎮，觸目都覺得新穎特別。晚上上燈之後他纔歸來，由車站出來乘車回到家裏，但聞裏面的房屋猶有石腦油的氣味。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和哥爾納兩人都很疲乏，很不滿意，甚且還在那裏拌起嘴

來，爭執那些要掛起，晾開和打包的東西。南赫留道甫的屋子雖已空了，可是東西還沒有就緒；到他那屋子裏去的道兒也給許多箱篋壅塞住了，所以他來到了，顯然就妨礙了那間屋子裏的事情，這種事情正按着一種奇異的情性在那裏進行。自從農夫們的愁苦生活，給了他那種印像後，這種明明顯顯的蠢愚的作爲——從前他也曾身歷其境——南赫留道甫對之覺得太無意味，所以他決定次日便搬到客棧裏去居住，那些東西任阿格拉費，彼得洛，夫娜以爲怎麼合式，便讓她怎麼去安置，等到他的姊姊來了，再把宅中各種東西結束一下。

南赫留道甫一早就離開家中，在一家很賤而並不特別乾淨的客棧裏揀了兩間房子，這地方到監獄去也很近便；他吩咐把他的東西都送到那裏，他便去見律師去了。門外天氣很冷，大雨大風後天氣就變冷，在春天常常是這樣的。天氣很寒冷，風勢也很銳利，所以南赫留道甫穿了很薄的大衣，便覺得



十分寒冷，他就放快脚步，希望取一點兒暖氣。他心中充滿了關於農夫們的思潮——婦人們，孩子們，老人們——和所有他眼見的窮況和瘦狀，尤其那個笑得很奇異的，面色蒼白的，和蜿蜒着沒有後肚的小脚的嬰孩；想到此處他不由的拿來和城鎮裏的事物比較起來。他經過肉店，魚店，和裁縫店，便好像初次看見似的，觸目着那些乾淨，肥碩，丰神飽滿的夥計們，你也不能在鄉間找出一個像他們這樣的農夫了。他們欺騙不很知道他們的貨物的人們，處心積慮所受的痛苦，這些人們反恬然認爲不是無用的，却是很重要的事情。車夫們後臀闊大，鈕扣排列成行，圍人們帽上帶着金線，婢女們束着圍裙，帶着鬆纓，腫胖的車夫尤其顯著，頸項雍得絕淨，坐在車箱裏面，向後靠着，帶了那卑鄙放肆的神氣，在那裏細察着經過的路人——大家的神氣都很飽滿。在所有這些人們裏面也有幾個農夫因爲缺乏田地被迫來到城裏，南赫留道甫不由的不看他們。其中有幾個照着城鎮生活的情形，想出謀利的方

法，一變便變得像他們的主人一般，並且也很喜歡他們的地位，有幾個就不然了，他們的光景反倒不如在鄉間，他們比鄉下人還要可憐。

這種人全是那些鞋匠，南赫留道甫在地底宿處所看見的；蓬頭，蒼白的洗衣婦人，赤着她的很瘦的臂膀，在窗中盪熨衣服，窗中還冒出鹹性的蒸汽；又有兩個泥瓦匠，繫着圍裙，也沒有襪子，腳上污滿了顏料，他們的棕色的，軟弱的臂膀，赤到肋兒上面，南赫留道甫正遇見他們搭了一桶顏料，彼此兀自拌嘴。他們的臉看是很野蠻，並且很生氣的樣子。車夫的黑臉在車上晃搖着。那付神氣却很像站在街角隅裏討飯的襤褸男女一樣。南赫留道甫經過一家飯店，只見洞開的窗中也有那付同樣的面目。骯髒的桌子上，放着些茶具和瓶子；白衣的夥計在桌子中間不住的奔來跑去；紅面，汗流的人們，迷迷糊糊坐在那裏兀自呼呼喝喝的鬧個不休。有一個人臨窗坐着，揚着眉毛，凸着嘴唇，定着眼睛，宛如在那裏勉力追憶什麼事情一般。

冷風起處，把塵埃，油膩氣，和新顏料的氣味吹在一起，南赫留道甫不覺吸了一口進去，便自問道：『爲什麼他們都集聚在這兒呢？』

在一條街上他趕上了一排貨車，車上不知放着些什麼東西，在那崎嶇不平的街道上，轟轟的大響，直使他的耳朵和頭腦都痛將起來。爲超過這排貨車起見，他開始把脚步加快着，這個時候他忽然在轆聲的響聲裏面有人叫着他的名字。他止住脚步，看見一個官員，這個官員的鬍子又尖又大，面上燦爛有光，在一個腫胖的車夫的車上坐着，譎然擺着手，笑時特別的露出白色的牙齒。

『南赫留道甫是你麼？』

南赫留道甫第一次的情感是十分愉快的。

當時他欣然說道：『啊，沈寶克！』可是他立刻就明白完全沒有什麼可樂的事情。

這人就是那天在南赫留道甫姑母家裏的那個沈寶克。南赫留道甫好久時候沒有和他相見，祇聽說他竟不顧他的債務，仍在騎隊裏面安處着；也不知道他用了什麼手段，會依然在富人羣裏保持着他的地位。他那活潑滿意的丰采，可以證實這個消息。

他走出車來，伸着肩胛說道：『我抓着了你，真正巧了。城裏一個人也沒有啦。啊，老朋友，你已經老了。我看見你走路的姿態，這纔知道是你。看這兒，我們應當一塊兒去吃飯。那裏有能令人大嚼的去處麼？』

南赫留道甫一面想着怎麼脫去他的纏糾，却又不可傷了他的感情，一面回答道：『我怕我不能夠多耽擱工夫了。』又問道：『你到這兒來，有什麼貴幹呢？』

他說道：『爲着事情來的，老朋友。關於監護職的事情。我現在是一個監護人了。我正管理着塞蒙諾甫的事務——那個大富翁，你是知道的。他有腦虛

病，他曾得着了五萬四千畝的田地。」他說話時，帶着一種特別的驕氣，彷彿他自己有那些田地似的。他又傲然說道：「事情廢弛得太利害了。所有的田地都租給農夫們啦，他們却沒有付錢，便負有八萬多盧布的債務。我却在一年間全都把他贖來，就從這裏取得了監護職。你怎麼想不着這著呢？」

南赫留道甫聽了這番話，這纔想着這個沈寶克因為把財產全都用光，故而債臺高築，後來不知他用了什麼勢力，被派為一個正在蕩產的富翁的監護人；可想而知沈寶克現在靠着這個監護的職務餬口了。

只見他那豐滿的臉兒兀自放光，鬚子也很粗大，南赫留道甫一面注視着這個臉兒，一面細聽着他那又友愛又詼諧的閒談，一味兒述說何處可以大嚼，並且大誇他做監護的事情，南赫留道甫便想道：「我怎麼摒絕他，並且不開罪他呢？」

「那麼很好，我們在何處吃飯呢？」

南赫留道甫一看他的錶，說道：「我實在沒有工夫。」

「那麼，看這兒。今晚在賽馬會上見罷……你能到那裏去麼？」

「不，我不到那裏去了。」

「必得來。現在我自己一匹也沒有了，可是我騎格利沙的馬匹哩。你記得，他有一羣良馬。請你來罷，你不來麼？我們便可一塊兒吃晚飯啦。」

南赫留道甫一笑說道：「不，我實在不能和你一塊兒吃晚飯。」

「好呀，這可太糟了。你現在要到何處去呢？要我給你幫幫忙麼？」

「我正要去見一個律師，就在這兒左近……一拐灣兒。」

沈寶克笑道：「哦是的，自然啦。不知你在監獄裏有什麼事情……我聽說你做了一個囚犯的保人。這是柯爾察克對我說的。他們已經出城了。這事都是些什麼意思呢？告訴我聽一聽。」

南赫留道甫答道：「是，是，真對了。可是我不能在街上對你講這事呀。」

「自然，自然；你總是個怪人。可是你到賽馬會去麼？」

「不，我不能，我實在不想去。請你不要爲我生氣。」

「生氣？啊，嗚，決不！你住在什麼地方？」忽然他的臉色變得嚴澀起來，定着眼睛，眉毛也皺起來。他似乎正在追憶什麼事情一般，那付蠢態活像飯店窗中南赫留道甫所看見的那個揚眉凸脣的人。

「天氣多麼冷，咳！」

「是，是。」

沈寶克轉向車夫道：「你取得包裹沒有？那麼很好，再會罷。我遇見了你，真正快活極了。」說着便很熱誠的把南赫留道甫的手握了一握。他跳進車去，在他那漂亮的臉前揚着一隻著白手套的手，笑容裏也露着那特別潔白的牙齒。

南赫留道甫依舊向律師那裏去，心裏想道：「難道我是這樣的人麼？唔，雖

然不完全是這樣的人，可是正打算做這樣的人，正打算這樣過我的一生呢。

第十一章

律師允許南赫留道甫越次提前，登時就討論孟壽夫的案子，他一面讀着案文，一面又大怒控告的不合法。

他說道：「這個案子完全是反背矛盾的。恐怕是那主人因為想得保險金，所以自己放火把房屋燒毀，可是主要的事情却是孟壽夫的罪案完全沒有證實。無論如何，總沒有證據。這事都是緣於審察官的粗心失察，和檢察官的特別熱心。設使他們不在一個縣裏審理而在這兒，那麼我擔保他們就可釋放，我也可以不取酬金。現在再說第二個案子……費道西，皮留可娃。上訴皇帝的控告狀已經寫好了。倘使你到彼得堡去，你最好把狀文帶去，用你自己的名義去請求，親身把狀文上遞，要不然他們就將寥寥質問一下，這事便要沒有結果。你必得極力託託呈文委員會裏有勢力的會員纔好。我想，沒有別

的事了罷？」

「不；這兒還有一封信……」

律師一笑說道：「我看你簡直變成了一個水管啦……一個放水的龍頭，獄中所有的痛苦都從此奔放出來了。這可真太多了；你也要管不過來啦。」

「不，可是這個實是一件驚人的案子。」南赫留道甫說畢，就把村中農夫的案子說了一個大概，說那農夫是因爲和他的朋友們習誦，討論了福音。那些牧師就拿這事當作一種罪過，便報告到官廳裏去。官府把他核察了一下，檢察官草了一道公文，法官便傳審他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事真正太可怕了。這能是真的麼？」

「你驚訝些什麼事？」

「怎麼啦，各種事情，我很明白。那警官，他是老實服從命令的，可是檢察官却草得出那種控狀來！他還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呢。……」

「那就是錯誤所在的地方。我們常常以爲那些檢察官和審判官大概都是正直不苟的人。有一時他們固會不愧爲正直，可是現在却是十分不同了。他們現在身爲官僚，只知道盼望二十號發薪的日子了。他們既領得薪水，却還是不夠用，這就是他們的主義之所終了。然後再拿人家控告，審判，和定罪，一任他們的所欲。」

「是，可是有一個人，因爲和他人習讀聖經，便判決充發西比利亞，法律上真有這事麼？」

「是的，假如你能證明他讀聖經而任意向別人胡亂解釋，那麼就要充發了，並且還要歸罪於教會所給的解釋，按着充發西比利亞條例第一百九十六條應該懲責公民中現行的希臘正教。」

「不能夠！」

律師繼續說道：「我老實對你說這實在是這樣的。我常常對那些審判官

說我不得不對他們表示感謝；因為你，我和我們大家得不陷在囹圄之中，倒真受了他們仁心仁政的賜咧。可是要剝奪我的私權，把我們送到西比利亞去，在他們却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好，可是如果這事真是這樣的，如果種種事情都靠在龜鶉和其他操縱法律的人們身上，那麼更要審問做什麼呢？」

律師不禁哄然大笑起來。他說道：「你發的真是個奇問。我的好先生，這都是哲理哩。很好，我們也可以一談這個。禮拜六你能夠來麼？你在那天，可在我家遇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那時候我們便可討論這些公共的問題了。你見了我的妻子沒有？請必要來。」他說出「公共的問題」數字時，便裝着詼諧譏笑的口氣。

「謝謝你；我可勉力爲之，」南赫留道甫說畢，覺得自己却說了謊話，因爲知道如果他真勉力一幹，勢必要越俎律師的文學夜會，和他的科學，藝術，和

文學等家的範圍了。

南赫留道甫說「審判官若任意操縱法律，則審問毫無意義」的時候，正和律師的笑聲相合，這陣笑聲和他說「哲理」「公共的問題」「數字的聲香合攏來，却給南赫留道甫指出他和那律師，或者律師的朋友們，觀察起事情來，各自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他又覺得自己和他先前的同伴沈寶克和他的諸人之間現在相隔的距離雖然很遠，可是他覺得他自己和律師和他的朋友之間，相隔的距離，比較着還很遠呢。

第十一章

到監獄去道路很長，而時已不早，所以南赫留道甫就雇了一輛馬車。那車夫是一個中年人，面貌很是聰明慈善，他們坐在車上，沿着一條大街走去，他忽轉身向着南赫留道甫，一手指着一所正在蓋造的房子，說道：「他們正在蓋造的房子好不偉大，你看啊！」彷彿他對於這房子的建築也有一半責任

似的，所以兀自把他引來誇傲。

那所房子可也真正偉大，是一種複雜的，奇怪的樣式。松木的架子用鐵索連着，把那所房屋圍了起來；一層圍籬便把房屋和街道截然分開。那些工人都被灰泥污染，在那架子的木板上不住的移來移去，彷彿馬蟻一般，有幾個人正在砌磚頭，有幾個人正在割磚塊，有幾個人挑了重重的泥桶和水桶走上去，空了纔走下來。只見一個衣服很體面的胖老爺——亦許是那工程師——在架子一旁站着，向上指指點點不知對一個工頭——一個由佛拉底米省來的農夫——解釋些什麼事情，那工頭便在那裏恭恭敬敬的聽着。滿載的貨車由門中進去，空虛的即便拉將出來，都從那工程師和工頭旁邊經過。

南赫留道甫看着那所房子，心中兀自想道：「他們全都深信——自身做工的人以及使人做工的人都在其內——這是應當如此的；一方面他們家

裏的妻子正在那裏沒命的苦作，他們戴着補綻帽子的孩子們笑將起來，彷彿老人一般，小腿穀殼棘棘的扭轉，可憐不久就要遭餓死之哭啦，一方面他們却應當給某個蠢愚無用的人——就是搶掠他們，蹂躪他們的人——建造這所蠢愚無用的房子。」

他心裏想着，不覺脫聲說道：「是，這是一所蠢愚的房子。」

車夫不由的怫然答道：「怎麼會是蠢愚呢？多謝他，人們因此便得工作；這並不是蠢愚的。」

「可是這個工作是沒有用的。」

車夫道：「既然建築起來，就不是沒有用的。人們靠著這個便得着麵包。」
南赫留道甫不言語了，也就因為車聲轆轤，所以說話也很難聽見。

那時候他們離監獄已不遠，車夫繞過石道，走到沙路上去，此時便容易說話了，於是他又轉身朝向南赫留道甫。

他在車箱上一轉身，用手指着一羣農村的工人——工人們正向着他們走來，手中提着鋸子和刀斧，身上穿着羊皮的褂子，肩上還背着口袋等物——說道：『現在人們却成羣成隊的上城裏來了；好可怕啊！』

南赫留道甫問道：『比往年還多麼？』

『多得多。今年各處都擁擠不開啦，所以實在是可怕得很。雇主們拋棄工人們彷彿拋棄糠粃一樣。就連一個短工都不容易找到哩。』

『這是什麼緣故呢？』

『他們人數多了。沒有餘地給他們。』

『好，可是人數多了，便怎麼樣？他們爲什麼不住到村中去呢？』

『他們在村中沒有事情可做，得不着田地。』

南赫留道甫忽然覺得一陣難過，彷彿觸着了傷痛處一般。受傷的部分宛如覺得常常被刺觸似的；然而所以覺得觸刺的緣故却僅因爲那地方是痛

了。

他兀自想道：『各處都能發生着這樣同樣的事情麼？』想畢，就問那車夫的村中有多少田地，他自己有多少田地，並且因為什麼要離鄉。

車夫露出很高興的態度，說道：『先生，我們每人有一畝，我們一家共有三個人的份兒。我的父親和哥哥在家裏管理田地，還有一個哥哥正在軍中服役。可是那裏也沒有什麼事情可管理的。我的哥哥便也想到莫斯科來了。』

『田地不能夠租賃麼？』

『現在人家怎麼肯出租呢？那些紳士們把他們自己的田地一齊蕩個精光，一般商人便把田地取來，全都入了他們自己的手中。人家不能由他們那裏租賃——他們却自己去經營。我們那裏有一個法國人統管着我們那地方；他由我們先前的地主那裏把田產買來，再也不租出去，這麼一來，可就絕了源啦。』

「這個法國人是誰呢？」

「那個法國人的名字叫作杜福。或者你會耳聞過他，也未可知哩。他本在大戲院裏給戲子們做假頭髮。這是一種好生意，所以他就發了財咧。他在我們的主婦那裏把田產全部收買了去，現在我們便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就駕馭我們起來，一任他的喜怒。感謝上帝，幸而他自己是一位好人；祇有他的妻子，一個俄國婦人，真是一隻畜生——上帝賜給我們的慈惠。她簡直把人們剝掠起來啦。這纔可怕呢。好，這兒便是監獄了。要我拉你到那門口處麼？我怕他們不許我們罷，可是。」

第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在門前接鈴的時候，一面想着今天可以訪找瑪司洛娃在裏面的情形，一面感著她的不可思議之處，和獄中衆人的不可思議之處，他心中便覺得難過起來。管獄官開門出來，他便詢問瑪司洛娃。管獄官盤問數聲，

便報告他說她在醫院裏面。醫院的閹人是一個很仁慈的老婦人，她立刻就讓南赫留道甫進去，問明他想見誰，便引他到孩童看護室去了。

一個少年醫生身上沾濕着一種酸液，走將出來，正在過道處撞見了南赫留道甫，便嚴嚴重重問他要幹什麼。這個醫生常常使囚犯們多得一點舒服，所以時常和獄官們鬧翻起來，就連和醫長也是這樣的。他一則恐怕南赫留道甫不知要要求些什麼不法的事情一則要想表示他對任何人都是不開特例的，所以就裝作着兇兇逼人的模樣，說道：『這兒沒有婦人們；這個是孩童看護室。』

『是，我知道的；可是有一個囚婦曾被派到這兒充當保姆的助手。』

『是的，這兒有這樣的兩個。你要見那一個呢？』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我和其中一個名叫瑪司洛娃的有密切的關係，我願對她說話。關於她的案件，我即將上彼得堡遞控訴狀到大理院去，我願把

這個給她，這是一張像片。」南赫留道甫說着便把一個封袋取出衣袋來。

醫生的氣差不多平了，便說道：「好了，這是可以見的。」隨又轉向那白圍裙的老婦人，叫她去喚因婦瑪司洛娃來。他又問道：「你要在這兒坐一下，還是要走進等候室去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謝謝你，」醫生的態度變得寵惠起來，他趁此就詢問他瑪司洛娃在醫院裏面，他滿意不滿意。

「哦，她真不錯。倘論起她從前的生活的情形來，她做工要算做得好的了。」老保姆登時在一扇門裏走將出來，瑪司洛娃便在後面跟着，但見她身穿綠色柳條的衣服，下束白淨的圍裙，頭裹一條毛巾將織髮滿滿的覆沒。她一看見南赫留道甫，面上一陣紅暈，便止住了脚步，彷彿遊移不決的樣子，隨後她皺了皺眉頭，便下垂着眼睛，急急的沿着過道中央的一條地氈上奔向他去。她走到南赫留道甫處時，並不願意把手給他，可是那時候却不由的給了

他，面上便嫣然紅得更深了。

南赫留道甫自從那天她乞他饒恕她一時怒忿的談話以來，還沒有見她一次，他滿心希望她仍像那天一樣。可是今天她却大大的不同了。看她面上的神氣却有點新奇的樣子，又有點冷淡和羞愧的樣子，並且在他看來，她對着他亦有點怨恨的樣子啦。他便把方纔說給那醫生聽的事情告訴她聽——說他即將到彼得堡去——並且把他由潘那服帶來的像片連封遞給她。『我在潘那服找得了這個……這是一張舊像片；你或者喜歡要他也未可知。把他拿起來罷。』

她把她那深黑的眼珠擡將起來，斜睨着秋波，很詫異的看着他，彷彿問道：「這個是爲何呢？」她便一聲也不發，拿起那像片就揣在圍裙裏面。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在那裏見了你的姑母。』

她很不經意的說道：『你見了麼？』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在這兒很好麼？」

她答道：「哦，對了，很好的。」

「不十分難麼？」

「不。可是我還有做慣這事。」

「爲你起見，我很喜歡。無論如何，這事總比那兒好些。」

她的臉兒又紅暈起來，問道：「比什麼地……那兒麼？」

南赫留道甫迅即答道：「那兒……在監獄裏。」

她問道：「何以好些？」

「我想在這裏的人們總要好些。那兒當有的人，這兒却沒有。」

她說道：「那兒也有許多好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孟壽夫的事情我已經看過了，並且希望他即可釋放出來。」

她一陣微笑，重又申說她對於那老婦人的意見，說道：「上帝允許他們可以的好一位老太太！」

「今天我要到彼得堡去了。你的案子不久便要下來，我希望判決案即可廢除。」

她說道：「廢除，不廢除，現在是一樣的了。」

「何以現在？」

她說道：「這樣，」她便帶着急問的樣子，把眼一瞥，兀自對着他的眼睛看着。

南赫留道甫明白她這兩個字，和這一看的意思，是說她意欲試試他是否仍舊決心堅持，抑或竟容了她的反抗。

他說道：「我實在不懂何以這個對於你全都是一樣的。至於說到我呢，你得判決無罪或否，自然都是一樣的。無論如何，我總去做我所告訴你的事情。」

她把頭抬將起來。她那黑漆斜睨的秋波却定注在他的身上，臉龐鬼也喜得放起光來。可是她所說話，和秋波所表示的事情却是大大的不同。

她說道：「你最不必說這會事了。」

「我說了，好叫你明白。」

她勉強把一陣笑容遏止着，說道：「關於這個的各種事情都已說過了，再也沒可說的啦。」

但聞醫院看護室裏驀的傳來一陣聲響，和一個小孩的哭聲。

她便很不安心的周視着說道：「我想他們在那裏喚我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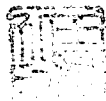
他說道：「好，那麼再會罷。」

他便自問道：「她發生了什麼事情？她正想着什麼事？她感着什麼事情？她打算試探我呢，還是真個不饒恕我？是不是她不能夠，或者不願意，表明她的所想，和她的所感？她軟化了呢，或者強硬起來？」可是他却尋不出一個解答。

來。他祇知道她已改變了，祇知道有一個重大的變化正在她的魂靈裏進行着，而這個變化不但對她把他連合了，並且對上帝亦連合起來啦；爲着上帝的緣故，那個變化正在進行不止。這個連合却觸動了他的心，並且把他刺激得快樂起來。瑪司洛娃回到看護室的時候，——室中安放着一隻小牀——便遵着保姆的命令，去收拾一隻牀；不料她帶着被單，身子灣得太遠了些，不覺一失足，險些兒跌將下去。

一個病漸就痊的小孩，頸上用布裹着，兀自注視着她，不由的笑將起來。瑪司洛娃自己再也不能含蓄了，嘆嗤一聲便自破口大笑起來，這陣笑聲却也忒能傳染，引得幾個孩子亦破聲笑將出來，於是看護婦便很生氣的把她責罵開啦。

「你嘻嘻哈哈的只管笑點什麼？你以爲你是在你隨便慣了的地方麼？把食物取來罷。」



瑪司洛娃便靜默了，取了瓦器就走到人家派她去的地方去；可是她一眼看見了那個裹布的孩子，忍啞含笑的模樣，又要笑出，却即斂住了。

不拘何時，她一有暇時，便獨自一人輾轉把那像片由封袋中拉出一半來，很羨慕的瞧看；可是到晚上她的職務既完，便獨自一人在她和保姆合住的臥房裏，那時候她便把像片正正取出封袋來，不聲不響的用眼睛詳細細細的痛惜各個面目和各個衣服，和廊廡的階級，和做她的，他的，他姑母的背景的樹木；她在這張顏色退得發黃的像片上看了好半天，便情不自禁的羨慕起來，尤其看見她自己那青春美麗的臉龐，額前團團纖纖的髮髮，更自不勝其羨慕了。她已十分醉心，竟沒有聽見她那同伴保姆走進屋來。

性情善良的胖保姆俯身看着像片說道：「他給的這個是什麼？這個是誰？……你？」

瑪司洛娃帶笑看着她同伴的臉兒說道：「不是我却是誰呢？」

「這便是他自己麼？……還有這個，是他的母親麼？」

「不是他的姑母。你看不是我麼？」

「永不會的。全部的面貌都已改變了。怎麼，這一定在十年以前。」

瑪司洛娃說道：「不能說年，却是一生呢。」一剎那間她的清神爽氣忽歸無有，面龐變得幽晦起來，兩眉之間便現出一條深深的皺紋。

「何以如此呢？你一生的道兒一定是一條容易的路罷。」

瑪司洛娃閉着眼，搖着頭，重複說道：「容易，實在比地獄還壞。」

「怎麼，何以至此呢？」

「何以至此！早晨由一點鐘到四點鐘，而且夜夜都是一樣的。」

「那麼他爲何不把這個棄掉呢？」

瑪司洛娃跳將起來，把像片擲在桌子的抽屜裏，哭道：「倘使他們想把這個棄掉，他却也不能。可是談他何用呢？」她便勉強遏制着怒淚，跑出去，把門

在她後身一擗，便走到過道上去。

她看着那張照片時，覺得自己是身在其間的一人，兀自夢想着那時候她的幸福，和現在同他可待而取的幸福。可是她那同伴的話頭却提醒了她現在是什麼，和她曾經是什麼來，於是一骨碌又將此生的恐怖帶了回來啦，她覺得此生簡直是蕩漾不定，也不敢自許去感覺了。

現在那些恐怖之夜的記憶又活潑潑地回向她來了，尤其是大齋節那一夜，更加來活現；記得那時候她正在盼望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會答應她把她贖出來。她回憶怎樣那紅色露胸的絲衫，衫上已浸滿了酒痕，不潔淨的頭髮上插着一隻紅色的押髮；困憊不堪，軟弱難支，又有半分酒意，看她的顧客出去——約在夜間兩點鐘時分，在跳舞的一個休息時間內，她便在鋼琴傍邊，挨着一個奏提琴的，瘦骨面黑的女樂師坐下，就訴起她那遛運的苦來；又回憶怎樣這個女樂師說她也覺得自己的地位困難，並且也願意變更一下；又

回憶克拉拉忽然間來到她們那裏；又回憶如何她們三人決定了去變改他們的生活。她們正打算各自散開，忽然聽得了對面屋子裏酒言醉語之聲。於是那奏提琴的便又拉起聲調來，女樂師也奏起鋼琴來，他們奏的是一種四重舞蹈的第一式，這種舞蹈是按入了一曲最愉快的俄國歌譜。一個人，身材矮小，汗流滿面，酒氣薰人，身上穿着燕尾服——他在第一式之後便把燕尾服脫掉——帶着一個白領結，兀自噎噎的打着呃兒，來到她那裏，把她捉起來；那時候別有一個有鬚的胖子，也穿着禮服，他一直由一個跳會上來，他却把克拉拉提將起來：於是他們便舞蹈，呼嘯，縱飲……良久始開。所以也就這樣的下去，過了一年，又是一年。她怎麼能夠變更呢？而所有一切的原因都在於他。

一剎那間從前她爲他所受的種種痛苦一齊回醒過來；她意欲辱罵他，譴責他。她很懊悔今天錯過了機會，不會一再對他聲說她知道他的意思，並且

不願意嫁給他——不願意讓他在精神上，像在肉體上似的利用她。於是她又渴想喝酒，意欲壓住那自憐的情感和罵他的，無用的情感。如果她在獄中，她就要破戒了；然而在這兒除掉懇求那醫藥助手外，她不能夠得着一點燒酒的；可是她很怕他，因為他也屬意於她，而現在她却很嫌惡和男人們有親密的關係。她在過道中的長凳上坐了一會，便退回她的小屋中，也不留心她同伴發話，却自痛哭她那悽慘的生世良久良久。

第十四章

南赫留道甫在彼得堡要幹四件事情：上瑪司洛娃的呈子於大理院；控費道西的呈子於呈文委員會；應維拉、德赫滑的兩個委托——一是設法使她的朋友蘇斯托娃出獄，一是使一個母親得一探她獄中的兒子——爲這件事情應該到憲兵事務局一行。維拉、德赫滑所寫給他的兩個委托，南赫留道甫祇當作一件事計算。

第四件他要做的事情是那些教徒的案子，他們因為習誦，討論了福音，所以背別了家人，被發到高加索去。這個在他們並不十分多，像在他自己一般，所以答應盡其力之所能去把這種事情伸雪個水落石出。

南赫留道甫自從末次拜訪馬司亮尼闊夫以來，尤其自從到過鄉下以來，覺得對於他以前所生活的社會起了一種很大的嫌惡。這個社會把千萬人所受的痛苦，爲保全少數人的舒服和快樂起見，竟盡行隱藏起來，直使身在個中的人竟會看不出這些痛苦，以及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殘酷和凶惡。南赫留道甫不復能在這個社會裏活動，却優遊不覺其咎，却不自責自罵。然而所有那些戚誼，友誼，和自己的習慣，凡此種種的束縛兀自在那裏拉他回到這種境界裏去；更以現在單獨和這個社會的關係，以及他要援助瑪司洛娃和其他諸受罪者的欲望，在在都需這個社會中人的援助和義務，可是這人呢，他不但不能敬重他們，並且他們還時常引起他的忿怒和卑視來。

南赫留道甫行抵彼得堡，止歇在他姑母家的時候——他母親的姊姊，蔡斯奇伯爵夫人，一位前任總長的夫人——登時看見他自己已在貴族羣中，這種貴族便是他所十分不屬意的。這個果然是非常不樂，可是也沒有逃免的能力，不住在姑母家而止宿在旅館裏，就不免要得罪他的姑母，更以她貴顯很有連絡，對於他所從事的事情上，必定大有可用之處。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蔡斯奇伯爵夫人在他到後不久，即拿咖啡給他喝，她說道：「這是我所聽見你的麼？種種奇怪的事情。你儼然佔了霍華特的地位——援助罪人，環遊監獄，糾正案件。」

「哦，不，我並沒有這樣想。」

「怎麼不然呢？這是一件好事，不過這裏似乎有什麼浪漫的歷史。請你把這件事情告訴我聽聽。」

南赫留道甫便一五一十的把他對於瑪司洛娃的關係告訴她聽。

「是的，是的，我記得你那可憐的母親也曾對我講過這件事情。那時候你正和那兩個老太婆同住著。我相信她們意欲把你和她們那個孤女成親。」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常常看不起南赫留道甫父輩的姑母，）「原來就是她。她還美麗麼？」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是一個爽亮，強健，剛毅，健談的婦人，年紀已在六十左右。她的身材很高，並且非常肥胖，她的嘴唇上顯出黑色的鬚鬚。南赫留道甫是很喜她的，甚至覺得被她的強毅和歡樂所薰染，彷彿一個小孩子一般。

「不，我的姑母，這個却是完了，我不過想援助她一下，因為她無緣無故的被人誣告了。我便是這個案件的成因，並且是她所遭際的命運的成因，我覺得爲她盡力，是我的責任。」

「可是我聽你要娶她，這是怎麼會事呢？」

「是的，這是我的願望，可是她却不願這個。」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垂目揚眉，看着她的姪子，兀自不言不語的在那裏詫異。一剎那間，她的面目就變了，她露着快活的神氣說道：『好，她是比你聰明。唉呀，你却是一個傻子。你想要娶她麼？』

『一定不移的。』

『在她那種行爲以後。』

『所有這許多，因爲我是這個的成因。』

他的姑母止住笑容，說道：『好，你却是一個渾人——一個可怕的渾人；可是正因爲你是這樣的一個渾人，所以我就愛你。』她再三說着這句話，——似乎要把她那姪子的正確的道德觀念輸進她的心裏一般。『你知道麼……：真是一個好運氣。亞蘭有一個奇怪的家庭……：那「從良的妓女的家庭。」我也曾到那裏去過。他們是非常的可憎。後來我便洗了又洗。可是亞蘭却靈魂和肉體都專心在這個上啦，所以我們要把她安置在那裏……：我是說你

的那個。」

「可是她已判決充發西比利亞了。我的來意就是要上控。這是我懇求你的一件事情。」

「啊，這件案子你要到那裏去控告呢？」

「大理院。」

「啊，大理院！是的，我那可愛的李俄表弟是在大理院裏，可是他在紋印科裏，在有關係的科裏我却一個人也不認識。他們的名字都是那些德文：該呀，番呀，代呀，……都是些字母……要不然都是那類伊溫諾甫呀，孫姚諾夫呀，尼幾丁呀，再不然就是伊凡南苛呀，孫蒙南苛呀，尼幾頓苛呀，種種不同。好吧，都是一樣的，我就對我丈夫說一下；他都認識他們。他認識種種的人們。我說是對他說一下，可是你必得從傍解釋……無論我怎樣說，他老不明白我的意思。這就是一定的點兒，人人都明白，祇有他不懂。」

正在那個當口，一個穿長襪的僕人，手裏托着一隻銀盤，盤中盛着一封信，走了進來。

「恰巧是從亞蘭處寄來的信。你就要有一聽開斯韋脫的機會。」

「誰是開斯韋脫呢？」

「開斯韋脫麼？今晚你來，你便可看見他是誰了。他這樣的演說，竟使成百個罪人拜倒在地，哭泣和悔罪。」

說也奇怪，那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雖然很不檢點其他的操節，却是一個毅然恪守那「基督精義在於相信救世」的學說的信徒。她常常蒞臨那些宣講當時很時式的學說的集會，並且還在她自己家裏招集一般篤信之徒。雖然這種學說廢除了所有的偶像，洗禮，和其他繁文末節，可是卡德隣，伊溫諾甫納却在各間屋中都有偶像，甚至有一個還懸在她那牀頭的牆上，並且觀察所有教會中規定的事情，也不是知道一點矛盾。

伯爵夫人說道：「倘使你那從良的妓女能够聽聽他，她便可以回心轉意了。今晚在家裏等着；你可以一聽他啦。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我的姑母，這個不會使我開心的。」

「可是我告訴你，這個是很有趣的，你必須回家來。現在你不妨出去走走。還有別的需要我的事情麼？請一齊說出來。」

「第二件是禁衛軍裏的事情。」

「禁衛軍裏麼？這事可以給你寫一封信，你拿了去投克利茲麥司男爵去。他是一個極勇敢的人。唔，可是你也認識他；他是你父親的一位同僚。他是信唯神論的。可是這也不要緊的，他確是一位很好的人。你在那裏想幹什麼呢？」

「我要去求他們允許一個做母親的去一探她那被拘在那裏的兒子。可

是據說這事不歸克利茲麥司管，却是仇偉安司奇的事情。」

「我却不喜仇偉安司奇，可是他是瑪麗愛脫的丈夫；我們可以請求她。」

必能爲我幹這事。她是非常溫好的。」

「我還須給一個婦人請願，她並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就被拘在那裏。」
「不要害怕；她知道得熟透了。他們都知道得非常之熟悉的，這個辦得他
很正當，這些短髮的東西。」

「我却不知道這個辦得他們正當不正當，但是他受罪是一樣的。你是一個
基督徒，又信福音的學說，然而你如此沒有憐惜之心……」

「這可和那個沒有什麼關係。福音自是福音，可是憎惡的事情却也不失
其爲憎惡的。假如我假裝愛好虛無黨，尤其愛好那短髮的女虛無黨，其實我
却不能忍受他們，那可就不好了。」

「爲什麼你不能忍受他們呢？」

「你問爲什麼，三月一號那天以後。」（註一）

（註一）皇帝亞歷山大，第二被弑於俄歷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一日。

「他們並不是全都參與三一事件的。」

「請不要介意；他們不應當多管不是他們的事情。要知道這個不是婦人們的事情。」

「然而你却以為瑪麗愛脫可以參與事情啦。」

「瑪麗愛脫麼？瑪麗愛脫是瑪麗愛脫。有一個名叫哈瞿波金的打算教導着所有的人。」

「不是教導，却不過是扶助人類罷了。」

「沒有他也能知道誰要扶助，誰不要扶助。」

「可是人民們却是窮乏極了。我剛從鄉下回來。農夫們應當殫精盡瘁的工作，並且永遠食不得飽，一方面我們却正在這窮奢極侈裏面生活着，難道這是應該的麼？」南赫留道甫被他那姑母的善良的性情引得不知不覺的把他肺腑中的事情告訴了她啦。

「那麼你想要什麼呢？說我應當工作，却不吃一點東西麼？」

南赫留道甫不知不覺的笑道：「不是的，我不是要你不吃東西，我僅僅想我們大家都應當工作，大家却都吃食。」

他的姑母又垂下目去，揚起目來，很詫異的看着他。

她說道：「我愛，你將要沒得好結果咧。」

「可是何以見得呢？」

正在那個時候，那位將軍，即是前任總長，蔡斯奇伯爵夫人的丈夫，一個高身材，闊胸肩的人，走進屋來。

他一面回轉臉來對着南赫留道甫，親他的臉頰，一面說道：「啊，特米脫里，你好啊？你什麼時候來到的？」他又不言不語的親了他的妻子的前額。

伯爵夫人轉身向她丈夫說道：「這是不可應付的事情。他要我去洗衣服和吃蕃薯。他真是一個可怕的傻子，但是也要照樣的請求你哩。一個可駭的

渾人。你聽見了沒有？開明斯奇的母親這般的絕望，竟使他們恐怕她有性命之憂了。你應當到他那兒去一遭。」

她的丈夫說道：『是的；這個是可怕的。』

『現在走開罷，對他談話去好了。我須要寫幾封信呢。』

南赫留道甫剛剛走到應接室的隔壁一間屋子那裏，還沒有進去，她就把他叫將回來了。

『那麼我要寫信給瑪麗愛脫麼？』

『請寫罷，我姑母。』

『我將留出一塊空白來給你寫那短髮人的事情，把他的命令交給她的丈夫，他就可去辦事了。你不要猜度我是惡劣的；他們大家都不喜歡你那些受你保護的女子們煩惱他們，但是我却不願意他們有一點兒損傷。好了，去罷，可是今晚一定要在家裏等着一聽開斯韋脫，我們在那時候還有些禱告

哩。倘使你祇要不拒絕，那麼你就可得着許多好處。我知道你那可憐的母親和你們合家，在這些事情上是常常十分嫌惡的。現在，再會罷。」

第十五章

伊凡，米海利奇伯爵會做過一任總長，是一個信力堅強的人。他的信力從小就發生，彷彿一隻鳥兒一般配吃蟲子，配披毛羽，配在空中翱翔，所以他配吃最好最貴的物食，雇用很貴的廚子來預備，配穿最舒服最昂貴的衣服，配駕最良最快的馬匹，所以所有這些東西都應當給他預備著。此外伊凡米海利奇又以爲從國庫裏各種的錢得着越多越好，寶星賞得越多越好，同男女貴族相見和交談，也是越多越好。其他各種事和這些定見一比較，伊凡，米海利奇伯爵都以爲是無意思的，並且無趣味的。其他各種事情不得其正，便是適得其反。伊凡，米海利奇伯爵這樣的在彼得堡居住，動作，約有四十年之久，後來便達到了總長的地位。

他能達到這個地位的主要性質：第一是他會了解公文和法律的意義，又會草那雖然拙笨，而尚稱通達的公文，並且會把公文裏的字拚得正確無誤；第二是他那付官氣十足的神氣，使他在必要時，不但能夠十分的高傲，並且能夠威風凜凜，令人不敢就近，可是一方面在別種必要的時候，他却也能够工於狐媚；第三是他並沒有什麼公同的方針或規則，無論是關於道德的或關於國家的，所以在必要的時候，他什麼都可以贊成，而在必要的時候，也能同別人反對。當他這樣的作爲的時候，他唯一的勞力便是保持他那付學識優擅的神氣，不使露出十分明顯的謬誤來。他的行爲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其結果對於全俄帝國能造最高的幸福，還是能造最大的罪惡；在他看來是毫無關係的。

當他做了總長的時候，不但倚靠他的人這類人很多很多，和與他有關係的人信服他是一位十分聰明的政治家，並且許多賓客，連他自己，也都是如

此。可是過了幾時，却一事也沒有成功，一事也沒有解決，於是按照生存競爭的定律，其餘像他一般有官氣，沒方針的官僚，也會學會書寫和了解文書，便起而代替了他的位置，那時候人人便都看出他不但是遠不及聰明，並且實在是一個頭腦淺顯，教育不良，自信自任的人，他的觀念簡直達不到「守舊」的報紙所著論文的見解的水平線。他比起其他那些教育不良，自信自任的官員們來，並沒有什麼出色的去處，這是已經很明顯的了；他自己倒也看出了這層。可是這個一點也不能搖動他的信力，他每年總須由會計科支出一筆大款和禮服用的新飾品。這種信力却非常之堅牢，簡直沒有人有此膽量去拒絕他這些東西，他每年要支幾萬盧布，一半算是養老金，一半是充當一處國立學院的職員，和種種委員會和議會的主席的薪金，此外尚有肩上海帶上繫用新標帶的權利，和禮服上綻錦帶和寶星的權利。因此伊凡·米海利奇伯爵便有極高的交際。

伊凡·米海利奇伯爵聽着南赫留道甫的話，彷彿往常聽着科裏祕書的報告一般，聽完了，就說他要給他兩封信，其中一封是給上控司議員華爾甫的。他說道：「人家固然說他種種壞話，可是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紳士。他很欠我的情面，所以他必能替你出力。」

第二封是到控訴委員會裏一個有勢力的分子的。南赫留道甫講述費道西的故事，他聽得非常有趣。南赫留道甫說到他想上書皇后陳述這事的時侯，伯爵便回答說這事實是一段動聽聞的故事，如果時機到來，也無妨把來告訴她，但是他却不能當時答應下來。呈文須用正當的形式上遞。如果有機會，如果禮拜四能招集一個小會，那麼他想他就可把這段故事講給她聽。南赫留道甫一俟接得了那兩封信，和他姑母致瑪麗愛脫的信，馬上就起身往各處去了。

他首先到瑪麗愛脫家去。他知她是一個貴族的女兒，可是家境却不很富

足，他知道她嫁了一個人，這個人南赫留道甫聽說很壞，但是他的境遇還算不錯；他又照常覺得對一個爲自己所不重視的人乞恩，心裏著實不大好過。在這種情境裏，他常常覺得心中有一種爭辯，和對於自己的不滿意，並且搖搖不定，不知是去乞這個恩呢，還是不去乞；他却又常常決去乞。他在一般人的虛偽的地位中，自己已經不復以爲是個中人了，可是他們却猶把他當作他們自己方面的一分子；現在呢，他又覺得自己重復在舊時所嫻熟的軌道上去啦，然而也顧不了自己許多，祇好順從那不小心不正經的語氣，這種語氣是在那個範圍裏所盛行的。在他姑母家裏他已經感得了這個，當對她說莊重的事情的時候，她却墮到玩笑的口氣裏去了。

總而言之，他所久未居住的彼得堡，已經引起他尋常的，肉體上興奮，精神上頹唐的印象。各種事物都十分潔淨，都佈置得十分安適，人們在道德的事情上也都十分寬容，竟使生活也非常的容易起來啦。

車夫很有禮貌，並且潔淨好看，搭着他驅車沿了灑過水的街道上馳着，街道也很潔淨好看；經過了一般又有禮貌，又潔淨好看的巡警們，又經過了許多潔淨好看的房，便到了瑪麗愛脫的住宅。

只見門前立着一對英國馬，套着英國式的馬具，和一個貌似英國人的馬夫，穿着一身號衣，坐在車箱上，志氣高傲的執着一根馬鞭。

閩人穿着十分清潔的號衣，呀的一聲，把門開開，便將他延進客廳，但見廳中也立着一個侍者，穿着清潔的號衣，緣着金黃的帶子，執着很華美的，編得很好的拂塵，那裏又有一個衛兵站着，穿了一套鮮明的制服。

「將軍不接見，太太也不接見；她恰巧正要出門。」



南赫留道甫取出卡德隣，伊溫諾甫納的信，走到放着賓客薄的桌子處，就要寫下「未能晤面，殊爲悵悵」等字樣。那時候侍者便走上樓梯去，閩人便走出去叱喚馬夫，衛兵也便雙雙垂着兩手，硬僵僵的站在那裏，目送一位短

小敏捷的夫人急步走下樓來。

瑪麗愛脫戴着一頂帶羽毛的帽子，穿著鮮色服裝，披着一件披肩，套着簇新的手套。她的面龐用一塊面紗蒙着。他看見南赫留道甫便把面紗掀開，露出了她那非常美麗的玉容，一雙明亮的眼睛兀自瞧着他，若有所問。

她用一種柔軟和悅的聲音說道：「啊，特米脫里，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侯爵。我要知道……」

「什麼！你連我的名字都還記得麼？」

她用法國話說道：「我想着這樣哩。怎麼呢，我和我的姊妹們甚至還鍾愛你哪。啊，可是你怎變得……哦，可惜我必得出去。讓我們再回去罷。」她說到這裏，便遊移起來。於是她抬頭瞧了瞧鐘，又說道：「不，我不能夠了。我正要離開明斯奇家裏去會那死者的醮齋去。那母親却真痛楚難受得利害啊。」

「開明斯奇是誰呢？」

「你沒有聽說麼？她的兒子決鬪死了。他和波生戰鬥。他却是個獨的兒子。可怕呀！那母親傷心極了。」

「是的，我聽說過一點的。」

「不，我最好走罷，今晚或明天你必得再來一輪。」她一邊說着，一邊便輕步急足的向門口走將出去。

他就在她後面跟出來說道：「今晚不能夠來了，可是我有一件事情要懇求你。」他瞧着那對馬，正在那裏拉着，靠緊門前來。

「是什麼事情呢？」

「這個是我姑母致你的一封信，」南赫留道甫說着，便把一個窄小的信封遞給她。又說道：「你看過信就可知道了。」

她那隻穿黑手套的小手虛虛的摸着她的衣袋，說道：「我知道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猜度我在我的丈夫的事務裏，有點勢力。她却錯了。我既

無能爲力，却也不喜歡去干涉。可是爲伯爵夫人和你起見，那我自然情願破一下例兒的。究竟是什麼事情呢？」

「有一個姑娘被拘在禁衛軍裏，她並沒有罪辜，現在又生起病來了。」

「她叫什麼名字？」

「蘇斯托娃……利地亞，蘇斯托娃。在信上寫着的。」

「好啦；我盡力做去得了。」她說着便輕輕跳進了她那裝潢得很柔軟的小廠車裏，車上的踏板漆得絕亮，兀自在陽光裏面閃光；她上了車，便把遮日傘打開來。侍者坐在車箱上面，宣示車夫，叫他起程。馬車移動了，可是正當那時候她的傘不覺觸了車夫一下，美麗的馬匹不知怎麼也停了一停，又把那羈着韁轡的，美麗的馬頸彎將下去，這纔得得的要走去。

她說道：「可是你必得要來；不過請不要帶着謀利的原動力啦。」說着便嫣然一笑，這一笑的力量，她是很知道的；隨着彷彿這齣戲演完了，她正在拉

下幕來一般，把面紗落下來，將玉容蒙着。「好了，」她又將她那傘觸了那車夫一下。

南赫留道甫把他的帽舉將起來，那兩匹大肥馬也就微嘶一聲，蹄兒在石頭上一蹴，一陣鈴響，便騁馳起來啦，只見那輛車子的新橡皮輪子滾滾的去，又快又光，不過走過路上幾處崎嶇的地方，便不時要顛躓一下罷了。

第十六章

南赫留道甫憶起他和瑪麗愛脫間的笑容時，兀自搖起頭來。

當不得不諂媚他所輕視的人時，他往往感得不合和疑惑之氣壓塞於胸間，他想到：「你還沒有回轉身來，却又要墮落在這種生活裏了。」

南赫留道甫想了一想第二處到那裏去，纔可免得徒勞腳步，想畢便向大理院出發。到了那裏便有人引他到辦公室裏，他進去一看，只見室中華麗的部分那裏，有許多極文雅，極潔淨的官員。他們告訴南赫留道甫說瑪司洛娃

的呈子已經收到，並且已經通過，着大理院議員華爾甫準備考核和報告。華爾甫就是南赫留道甫要把他伯父的信給他的那個議員。

一個官員對南赫留道甫說道：「本院在這個禮拜裏將開一次會議，可是瑪司洛娃的案子除非有特的請求，或者可以禮拜四取決，不然恐怕不能提出會議。」

南赫留道甫在辦公室中，等候查案的時候，只聽他們不住的談論那件決鬪的事情；如何那個少年開明斯奇不幸被殺，他聽得了一個詳細情形；這個案子正是當時全彼得堡的談資，他却在這兒初次聽見完全的事實。且把這段故事寫在下面。原來有幾個官員正在那裏吃蠔蠣，並且照常喝了很多的酒，那時候忽有一人不知咒了開明斯奇所屬的兵營什麼壞話，開明斯奇也還罵他是一個撒謊的人。那人就打起開明斯奇來。第二天他們便決鬪。開明斯奇傷了胃部，過了兩個鐘頭便一命嗚呼了。後來兇手和助手們就被拘禁。

起來，可是據說他們雖然被禁在看守所裏，不過兩個禮拜便可釋放出來了。
南赫留道甫由大理院出來，便去見「呈文委員會」的會員佛羅標夫，他住在克郎街的華屋裏面。閩人很嚴重的告訴南赫留道甫說男爵除掉接見日之外概不會客，說他今天要和皇帝在一塊兒；又說明天還須給一個報告。南赫留道甫把他伯父的信交給閩人留下，便又去見大理院議員華爾甫。

華爾甫剛剛吃完點心，南赫留道甫進去的時候，他正按着向來的習慣在室吸着雪茄，不住的來回躡躑，藉以幫助消化。佛拉底米，瓦西利奇，華爾甫實是一個惟我獨尊的人，他把這種自尊的性質看得非常高超，以為別人個個都夠不上這個高度。他也着實視他這種性質為非常高超的，因為他得造成一個顯赫的境遇，單單受了這種性質之賜。這個境遇便是他所願的境遇，——藉着結婚，他便得着一注產業，一年可以給他生產一萬八千盧布之譜。又藉着他自己的努力，他便謀到了一個大理院議員之職。他不但自以為一個

最尊的人，且亦自以爲一個廉潔高尚的人。說到廉潔一層，他固然明白不受私人的秘密賄賂。可是力索政府的種種津貼，車費，和旅費，他却不以爲不廉潔；回來時，政府需要他的事情，便無所不爲，他也不以爲不廉潔。他任波蘭某省的總督的時候，毀掉好幾百個無辜的人民，使他們下獄和充發，因爲他們愛他們自己的人民，愛他們祖上的宗教；他並不以爲不高尚，反倒以爲這種事，是可貴的，豪俠的，和愛國的。他的妻子戀愛他，他便把她的和她妹妹的種種東西，都給奪過來，他也不以爲不廉潔。反過來說，他以爲這個是處理家政的最聰明的方法。他的家庭裏有他那浮泛無用的妻子，他的小姑子，和他的女兒。他那小姑子的產業，已被他變賣，把錢財劃入自己的賬下；他的女兒却很溫柔坦白，不過在這種寂寞無聊的生活裏面生活着，兀自覺得乏味。她近來入了一「福音主義」派，藉以娛樂消遣，所以常赴亞爾家裏的，和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家裏的集會。華爾甫的兒子是一個瀟灑的人，十五歲上

便長了一嘴鬍子，他在那時候就喝上了酒，養成了一種放蕩的生活，常在一般下等社會裏走動，在外面負了債，便連累他的父親；直到了二十歲上，他只是這樣的荒唐，他的父親因為他不修學業，便把他趕將出去了。原來他父親有一次替他償了二百三個盧布的債務，不料隨後又負六百個盧布的債，可是這一次他便警告他兒子說此番是末一次替他償債了，如果他再不改新，他便要把他趕出家去，他和家庭間的關係也一齊斷絕。他的兒子並沒改新，却又負了一千個盧布的債，並且胆敢對他的父親說家裏的生活無論如何是一種煩苦。於是華爾甫便對他兒子聲明說他隨便到那裏去都可以，可是他不再復是他的兒子。自從那時候以後，華爾甫便裝作沒有兒子，家中也沒有人敢對他提及他的兒子，而佛拉底米，瓦西利奇，華爾甫却堅信他已把他的家庭生活處理得最好不過了。

南赫留道甫被人引進去的時候，華爾甫便止住脚步，不在書室中來回的

跛躄了。他帶笑迎接南赫留道甫，這種笑容雖是友善的，却微微的有點醜陋，這便不知不覺的露出了他那「惟我獨尊」和「衆人之上」的神態來。南赫留道甫把信遞給他，他便讀將起來。

他說道：「請坐，請你恕我，請你許我續着來回踱步。」他一邊說着，一邊把手插入衣袋，又在他那陳設得井井有條的大書室中，開始輕輕的踱將起來。他嘴裏吐了一口藍色的青烟，很小心的把雪茄移動一下，不使烟灰掉下來，便說道：「得認識閣下，使我非常高興，伊凡，米海利奇伯所希的事情，我自然很喜歡去做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祇求那案子能得早早的批下，倘使那囚婦免不了到西比亞去，那麼她也好早早起程了。」

華爾甫常常預先知道人家將來說出來的事情，當時帶着他那種謙恭的笑容說道：「是的，是的，同着一隻第一批由尼支尼開來的輪船。我知道的。囚

婦的名字叫什麼？」

「瑪司洛娃。」

華爾甫走到桌子那裏看着一張公文，這張公文在公文夾裏放着。

「是的，是的。瑪司洛娃。好了，我將問問別人看。我們將在禮拜四聽審這個案子。」

「那麼我可以打電報給律師麼？」

「律師！要這個做什麼？可是你若喜歡，怎麼不可以呢？」

南赫留道甫說道：「上控的理由或者不充分，可是我想這個案件將表明罪案的通過，是由於一個誤解。」

「是的，是的；這個或者是如此的，但大理院却不能決定這個案子，」華爾甫厲聲說着話，眼却瞧着雪茄的烟灰。「大理院祇考核使用法律的正確，和法律的「正當的解明。」

「可是我想這個是件例外的案子。」

「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案件都是例外的。我們當盡我們的責任。這就完了。」煙灰仍舊掛着，可是已經有了一條裂口，險些兒落將下來。

華爾甫拿起雪茄，不使下落，便又說道：「你常在彼得堡麼？」可是煙灰已搖動起來了，華爾甫便很小心的將雪茄拿到烟碟處，灰就掉將進去。

他說道：「這個開明斯奇的事情真可怕呀。好一個少年。獨生子……尤其是那個母親的地位。」他所說的，和彼得堡城中人人所談論的，簡直字字都是相同的。後來華爾甫又談起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和她對於新教學說熱心的事情，至於他對於這種學說却既不贊成，也不反對，因為他覺得像他這種養尊處優的人簡直無須乎此。等了一會兒，他按了按鈴。

南赫留道甫便鞠下躬去。

華爾甫伸出手來說道：「禮拜四倘有暇，請來吃飯，我將給你一個決定的

回答』

時候已經不早，南赫留道甫便回到他的伯父家裏去。

第十七章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的晚餐是在七點半鐘，晚餐設備的那種模樣，南赫留道甫看得十分新奇。侍者把碟子排在桌上之後，便自出去，他們就自助起來啦。男人們不肯讓太太們吃力，所以吃菜呀，喝酒呀，都毅然以幫助太太們自任，這也是較強的男性應合如此的。第一道菜既吃畢，便將設在桌上的電鈴鈕兒按了一下，侍者便無聲無息的走進屋來，急速把碟子搬開，換上盆子，端進第二道菜來。飯菜非常的精緻，酒也十分昂貴。一個法國的廚子同兩個白衣的助手正在那光明寬大的廚房裏做菜。席上有七個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們的兒子（他是一個暴戾的官員，他坐在那裏，兩腕擱在桌上），南赫留道甫，一個法國人，還有伯爵的總管，是新從鄉下來到的。吃飯時的談話

也是關於決鬪的事情，大家都表明皇帝視這案的意見。盛傳皇帝爲那母親起見，便十分的憂愁——於是大家都替她憂起來；又盛傳兇手係保衛他軍服的名譽，所以皇帝也不打算辦他，因之人人亦都寬恕了那個官員。祇有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却一味兒的信口亂講，不加思索，表明她的反對。她說道：「他們喝了酒，便把正經的少年殺死。無論如何我總不想諒他們的。」

伯爵說道：「這就是我所不明白啊。」

伯爵夫人就說道：「我知道你永遠不能明白我的話的。」她轉向南赫留道甫續說道：「除我丈夫外，人人都明白。我說爲那母親躊躇，並且不願他殺了人，就讓他心滿意足。」

她的兒子本來對於這件事情，並沒有發過言，現在却來替兇手辯護，攻擊自己的母親。他辯駁說身爲軍官，除此而外，更沒有別種方法可施，因爲他的

同僚就要定他的罪，把他逐出隊去。南赫留道甫聽着他們的談話，並不上去搭談。他自己也會做過軍官，因此他雖然不贊成，却也明白那少年的辯論，可是同時他又將他在獄中所見的少年囚犯和這個軍官的遭遇比較起來。那個少年亦是因為殺死了人，却要判罰到礦場裏去。兩人都是因醉成兇。那個農夫因一時氣忿，殺死了一個人，便須別妻子，離家室，腳下套著桎梏，頭上戴了頭髮，行將到西比利亞去做苦工；一方面那軍官却坐在看守所內一間很講究的屋子吃很好的飯食，喝很好的酒，又得書籍閱看，且將在一二日內釋放出來。仍舊還他從前的生活，這種事情却僅使他加一分高興。

南赫留道甫將他所想的說出，他的姑母卡德隣、伊溫諾甫納起初似乎贊成他，後來也像別一般，不言語了。南赫留道甫便覺得自己說得不大適當。

那天晚上飯後不久，在大跳舞廳中，高背靠椅排列成行，準備着開會，一隻圈椅放在一張小桌旁邊，桌上有一瓶子水，是給講員預備的；廳中人已聚滿，

都是爲聽那外國人開斯韋脫講道來的。

前面大門那裏站着一羣華服的僕人。那陳設得很講究的屋子裏有許多女太太們坐着，她們的服裝有綢緞的，有天鵝絨的，有花邊的，有的帶着假髮，有的緊着衣裳，種種不同，她們當中有穿制服和晚禮服的男人又有五個平常人：兩個是男僕，一個是店鋪夥計，一個是侍者，一個是馬夫。

開斯韋脫是一個身材短大，面色蒼白的人，他講的是英國話，所以有一位瘦小年輕的姑娘替他譯成俄國話，那位姑娘翻譯的很好，並且很直爽。

他說我們的罪孽太重，刑罰也太大，太不可免，活着簡直不能夠預料到這種刑罰的。

他眼中含着一泡眼淚，聲音抖索着說道：「可愛的兄弟姊妹呀，讓我破費一刻工夫來想一想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怎麼生活着，我們怎麼開罪於博愛的上帝，我們怎麼使基督受苦；我們不可不明白我們並沒有宥赦，並沒有

逃免，並沒有拯救可以得到哪？就是我們大家都得定個滅亡的罪案。一種可怕的氣數……就是永久的苦難……正等候着我們呢。唔，兄弟們，我們怎能夠得救呢？我們怎麼能夠從可怕的火災裏逃出去呢？房屋已在烈燄中了；却沒有一點出路。」

他靜了一刻，眼淚便真的淌下面頰來了。八年以來他每次宣講這篇得意的說辭的時候，一講到這段，他便覺得喉頭有一種梗塞，鼻內有一種刺激，於是淚水便跑進他的眼睛去了；可是這些眼淚却又把他感動得更深啦。

但聞廳中起了一陣抽咽欲泣的聲音。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頭倚在手肘上面，身子靠在一張鑲桌上面，她那肥胖的肩膀不由得顫將起來。一個馬夫很恐怖，很驚訝的看着那德國人，彷彿覺得他的車轆行將把他撞倒，而那個外國人却又不肯躲開他的道路。大家坐在那裏的神情和卡德隣，伊溫諾甫納的模樣相似。華爾甫的女兒酷肖她的父親，是個瘦小時裝的姑娘，

那時候已跪在地上，把臉龐用自己的手掩着。

那演說員的臉面忽然變更了，神態十分真實的笑了一笑，彷彿俗人們表示快感一般，他又用一種溫厚甜密的音調說將起來。

「然而也有一條得救的道路。這就是在這兒……一條又快樂又容易的道路。上帝的獨生子爲我們而流血，他爲我們起見而投自身於患難。他的痛苦，他的血將要救濟我們。兄弟們和姊妹們呀。」他說着又要流淚，「讓我們讚美上帝啊，他捐棄了他的獨生子來拯救這個世界。他的聖血……」

南赫留道甫覺得十分不高興，他竟不言不語的立起身來，皺緊眉頭，呻吟了一聲，躡足退出，便自走到他的屋子裏去了。

第十八章

第二天南赫留道甫剛剛穿好衣裳即要走下樓去，侍者拿進一張莫斯科律師的名片來給他。原來那律師爲了自己的事情也來到彼得堡，如果瑪司

洛娃的案件提審得早，那麼他也可以在大理院裏出席。南赫留道甫發出的電報却和他兩相錯過了。

他聽見南赫留道甫提說瑪司洛娃的案子行將聽審，和那幾個議員預定出席，便嫣然笑了。

他說道：『三種類式的議員正好齊備了。華爾甫是一個彼得堡的官僚；科佛羅尼可甫是一個理想的法律家，比哀是一個實踐的法律家……所以他們三人之中要推他是最活潑了。並且他也最有希望哩。』呈文委員會「怎麼樣了？」

「哦，我現在正要到佛羅標夫男爵那裏去呢。昨天我沒有見着他。」

「這倒不錯；我們一塊兒走出去罷。你搭坐在我的馬車得了。」

他們正在動身的時候，一個侍者進來，正和南赫留道甫相遇，那侍者便把由瑪麗愛脫處送來的一張條子交給他：

「因欲使君高興，我的作爲竟大背了我向來的主義。君之保護人一事我已囑我夫代爲說情。我夫已經函告該司令，結果此人將能釋放。請君時常駕臨敝寓，我必等着君呢。瑪上」

他們離開屋子出來，律師所雇來的那輛好看的馬車便近門前，律師就說道：「你搭坐我的馬車好麼？」

律師對車夫說了到那裏去，那兩匹又好又快的馬便把南赫留道甫搭到那男爵所住的府邸。這次男爵却在家了。見第一室裏已有一個少年官員和兩個婦人在那裏，那官員穿着制服，頭頸又長又瘦，喉頭又高高的突起，走路來也非常輕快。

那個少年橫過那兩個婦人，趨向南赫留道甫，十分輕快，十分安詳的走將過來，問道：「請問貴姓？」

南赫留道甫便把名字告訴了他。

那個少年便是男爵的副官，他說道：『男爵曾說起你過。……我立刻就去通報』……說着便穿過一扇內門，走出去了。他回來的時候，又領着一個穿着早服的女太太來。那個哭哭啼啼的婦人，用着她那瘦弱的手指，兀自在面上梳攏那散亂的面網，意欲把她的眼淚遮蓋起來。

少年對南赫留道甫說道：『請進罷，』說着便輕步走到書房的門口處，一手把門打開。南赫留道甫進去一看，但見屋中有一隻大寫字檯，檯的對面有一把圈椅，椅上坐着一個短髮，肥大，中流身材的人，穿着一套常禮服，神氣非常的高興。

反襯着白頭髮和白鬚鬚的老臉，顯得嬌紅可愛，他轉身向着南赫留道甫一笑，備極友誼的神情。

南赫留道甫在那裏把費道西的故事講給他聽的時候，他把他那白頭一搖說道：『我很喜歡見你的。令堂和我還是老相識，老朋友呢。我眼見你從前

是一個小孩，到後來你便也做了官員。請坐下來告訴我，要我怎麼爲你效力……是的，是的。往下說，往下說。我十分明白了。這個實在動人聽聞極了。可是你遞了呈子沒有？」

南赫留道甫從衣袋中把呈子取出，說道：「我已經呈子預備好了，可是我想先對你說知，希望案子在那時候可以引起特別的注意。」

男爵陡然在他那付高興的臉上，想極力加上一點憐恤的表情，他說道：「你辦事辦得非常的好。我一定自己去報這事。十分動人聽聞呀！她分明是一個小孩子，那丈夫對待她是很粗澀的，這就逼迫她了，但時光流逝，他們彼此相愛起來。是了，我將報告這個案子。」

「伊凡，米海利奇伯爵亦將提說這件事情呢。」

南赫留道甫話猶未畢，男爵的臉上便變起色來。

他說道：「最好還是把呈子遞到院裏去罷，我却願盡力辦去。」

正在這個當口，那少年官員又走進屋來，他行走時明明很誇耀他的闊綽的態度。

「那位女太太請問可否許其再說幾句話。」

「好，叫她進來……啊，我愛，我們看她淌了多少淚兒呀！倘使我們能夠把他們大家都弄乾了，那麼……一個人盡了他的力就得了。」

那女太太走將進來。

「我忘記求你不要讓他捐棄他的兒子，因為他預備着……」

「我已經告訴你我願意盡力去做了。」

「男爵，爲上帝的愛起見！你救救一個做母親的罷。」

她拉住他的手，便親起來了。

「各種事情我都能辦好。」

當那女人走出去的時候，南赫留道甫也就要告辭了。

「我們願盡我們的能力去做事。我想把這事拿到司法部裏去談談，當我們得了他的解答的時候，我們就盡力做去。」

南赫留道甫離開那書房，又走到大理院去。正在院中辦公室裏的一處熱鬧的部分那裏他看見了一羣非常華美的官員們——他們的談吐，和衣服無不是潔淨，有禮，嚴密無誤，和與衆不同的。

「他們人數怎麼有這許多；何以非常之多，何以看他們的神氣都是這樣的飽滿。他們都有何等潔淨的襯衫和手，他們的鞋子如何都擦得這樣好看。誰給他們製造這個？不但比較囚犯們，就比較起農夫們來，他們大家都是何等的安適！」這些思潮不知不覺的進了南赫留道甫的腦海裏。

第十九章

彼得堡的囚犯須靠着一個人纔能把他們的命運減輕，那個人是一個退職的老將軍，德國的男爵。他很擅心計，所以人們便說他聰明過度。他亂七八

糟的得了許多勳章，但是他平常僅帶一個——一個白十字勳章。他在高加索軍中服務的時候，曾令一羣雜髮的俄國農民，穿着制服，帶了刀槍，把一千多保衛自由，家室，和妻子的人殺死，因此他便得了這個勳章，他把這個東西也就看得十分貴重。不久他又在波蘭服務，又唆使俄國農民犯了種種不法的罪惡，他便又博得了許多勳章和裝飾品，在他的制服上。後來不知他又在別的什麼地方供職，現在却已是一個年高力衰的老人了，他遂佔了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也便承保了他一所好房子，一筆進款，和一種尊貴。凡「上官所下的訓令，」他都嚴密的考察，他以爲世界上除掉上官所下的訓令以外，都可以變更的，所以便十分熱忱的去實行那些訓令，並且引爲一種特別的要務。他的職務是管理判罰徒刑的男女政治犯。可是自他管理以來，十年之中犯人却已死亡了一半：有幾個是噁心而死的，有幾個是患癆病而死的，有幾個是藉絕粒，和用玻璃片割破血管而自殺的，有幾個是自縊或自焚而死的。

這都是在他眼前所發的事情，他也不是不知道；但是這些事情比起雷雨交作，大水驟至等等偶然事情來，更不足以觸動他的良心。這些事情便是用他的威嚴，實行「上官」所下的訓令所致的一個結果。實行這訓令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想那實行後的結果是絕對沒有用的。老將軍就連他自己也不準其去一想這種事情，卻拿這個當作他的愛國的責任，彷彿一個兵士一般，對於自己十分要的職務的實行，決不去想那不能勝任的恐懼。老將軍每禮拜巡閱獄舍一次——這便是他的職務——並且詢問囚犯們有什麼請求沒有。囚犯們却有種種的請求。他就靜靜的聽着他們，不言不語的作出令人不可猜度的模樣來，並且永未履行過他們的請求，因為都和這些訓令是不符合的。

南赫留道甫乘車剛到那老將軍的府邸時，便聽見那鐘樓上發出諧音，響道：「主是何等偉大啊，」隨後打了兩下鐘。

那時老將軍正在他那黯淡的應接室內坐在一張鑲花的桌子那裏，桌上放着一張紙，紙上有一個茶盤。將軍在那裏轉着那個茶盤，有一個藝術家在旁相助，這個藝術家是他一個下屬的兄弟。藝術家的手指又瘦又潮又軟弱，兀自壓着老將軍的皺皮，僵硬的手指，兩人的手這樣的合在一塊，正在那紙張上面移動着那盤子，只見這張紙上，寫着字母表裏所有的字母。那隻盤子正在那裏回答老將軍所設的問題，問題是問：人死後，魂靈怎樣彼此相識。

當南赫留道甫叫一個充當侍者的衛兵送進自己的名片去的時候，貞德女（註一）的靈魂正借着那盤說出幾個字——『他們彼此相識是要……』這些字已經抄下來了。當那衛兵進來的時候，那盤子就停在『要』字處，隨着便來回的亂動起來。這種亂動是因為按着那將軍的意思底下一個字一定是『被』字——就是貞德女應該說那些靈魂彼此相識是要被洗除世

（註一）貞德是法國的女愛國家，生於一四一二年，卒於一四三一年。

界上的一切事物，或是同類的語句；但是這種意思却和那藝術家的意相衝突，藝術家以爲下面一字一定是『有』字——就是那些靈魂彼此相識是要有星體的光耀照着。將軍皺着他那叢黑的眉毛，坐在那裏，注目看着盤上的針，心想那針一定向那面走的，於是用手推着那盤向『被』那面去。那面色蒼白的少年藝術家，纖稀的頭髮披在耳朵後面，他那無生氣的藍眼兀自看在室中一個幽暗的角隅裏，一面不住的移動他的嘴唇，一面却推着那盤向『有』字方面去。

衛兵進來打岔，將軍便作了一個怪臉兒，可是停了一回兒，他便拿起名片，戴上眼鏡，呻吟了一聲，便立將起來，也顧不了他的腰痛，一面擦着他那麻木的手指，一面直直的挺了挺他的身子。

『請他到書房裏去罷。』

藝術家立起身來說道：『得大人的允許，我願獨自一人把這事辦完。我已

覺很靜心哩。」

將軍又嚴重又毅決的說道：「很好，獨自一人辦完了罷。」說罷，急忙走進書房去，只見他的脚又大，又堅決，又有分寸。

「和你相見，使我十分高興，」將軍一面對南赫留道甫說這句聲調嚴而措辭親暱的話，一面用手指着寫字檯旁邊的一隻圈椅。他又說道：「你在彼得堡很久麼？」

南赫留道甫便答稱自己剛剛來到。

「伯爵大人——你的母親——安好麼？」

「家母已經故世了。」

「請你宥恕，我非常之抱歉。小兒對我說他已經遇見你了。」

將軍的兒子做着和他父親同樣的職業，曾在軍事學校畢業，現在在探訪局供職，他在那裏十分誇傲他的職務。他握有政府偵探的管理權。



「怎麼，我和令尊還是同僚哩。我們是朋……同伴哩。你呢；你亦在服務麼？」

「不，我沒有。」

將軍把腦袋很不悅意的彎將下去。

「將軍，我有一事奉懇。」

「十……分樂從。我怎樣能給你服務呢？」

「倘使我的懇求不稱當，那麼還須請你有恕我。可是我又不不得不請求。」

「這是什麼事情呢？」

「在這裏拘留着的一個名叫顧開維奇的人，他的母親請求和他會一面，或者至准許她送幾本書籍給他。」

將軍對於南赫留道甫的請求既不表明滿意，也未表明不滿意，只見他把腦袋彎在一傍，閉着眼睛，若有所思。其實他什麼事都不想，就連南赫留道甫的請求也不大經意，因為深知自己是要按着法律回答他的。他完全沒運思，

却僅在那裏養神罷了。

最後他說道：『你看，這個不干我事。會面一層，有上官的訓令在呢。至於書籍，我們却有一個圖書館，書籍也很合宜，祇要許可的書籍他們儘管可以拿去看。』

『是的，可是他要科學書；他想研究哩。』

將軍喃喃說道：『不要相信這個，』靜一回，又說道：『他不是想研究，這個不過是不安靜罷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可是怎麼辦呢？他們在這種難堪的景況裏應當把他們的時光消遣消遣纔好。』

將軍說道：『他們時常在那裏呻吟訴苦。我是知道他們的。』

他說着他們，彷彿說着一種特別的人種似的。

他又續道：『他們在這兒總比別幾處監獄舒服些。』他要證實他自己的

話，所以把囚犯們所享的安適歷歷舉將出來，彷彿監獄的目的是送給囚在那裏的人們一種安適的家室一般。

將軍續道：「以前對待很有點粗暴，這話是實的，可是現在他們在這兒，却看護得很周到。他們的飯食有三道菜——一道是肉，或是肉塊兒，或是肉丸子。到了禮拜日，他們更有一個第四道菜——一碟子甜的東西。上帝允准個俄國人都得安安逸逸的過活。」

那將軍像尋常的老人一樣，一談到熟口的題目，便歷舉種種以前常說的證明，說囚犯們要求的無理，和他們的忘恩負義。

老將軍面上帶着一種晦昧的假笑，說道：「他們有許多宗教的書籍，和舊的雜誌閱看，我們有一個圖書館呢。可是他們很少去閱看的。起先他們彷彿有點興趣，後來新書放著，半頁都不裁開，(註二)舊書也是一翻也不翻的擱在

(註二)外國書籍常照原訂裝出，不將合頁裁開。

那裏。這是我們試過他們的。我們故意放幾片小紙在裏面，過了幾時一看紙片還是照舊放在裏面，」他續說道：「寫字亦是不禁止的。給他預備一塊石板和一支石筆，以便他們好寫字消遣。他們能把石板擦淨，再在上面寫字。可是他們亦是不寫。唔，他們變得極快，不久便變成心平氣和啦。先前他們似乎有點浮躁，可是後來他們長得也胖了，變也變得極安靜起來咧。」將軍這樣的一直說著，却不想一想他這話語裏的可怕的意思。

南赫留道甫傾聽着那又粗又老的聲音，注視着那僵直的四肢，那黑眉下面無光彩的眼睛，那很乾淨，很柔順的老頭，和那個白十字勳章，——知道對着這個老頭，回答他也沒用；替他解釋他自己話語的意義也沒用。他另又鼓着一股勇氣，詢問他囚婦蘇斯托娃的事情，因為照他那天所得的報告看來，釋放她的命令已經下來了。

他說道：「蘇斯托娃……蘇斯托娃麼？我不能夠把他們的名全都記得，他

們人數太多啦，」他彷彿辱罵他們似的，因為他們人數太多了。他把鈴一按，吩咐喚書記進來。他等候着書記的時候，便勸導南赫留道甫服務，說道：「誠實的貴人」（他把自己也算在其內）「是特別為皇帝所需要的，」他續道：「……而國家……」他說這三個字，明明祇要圓環他的語句罷了。「我已老啦，可是還在鞠躬盡瘁的服務呢。」

那書記是一個乾燥，枯瘦的人，進來報說蘇斯托娃是囚在某個奇異的堅固的地方，並說關於她的事情，他並沒接得什麼命令。

那將軍狡然一笑，老容一變，說道：「我們那天得命令，我們便那天放她出來。我們用不着留他們；我們也不希罕他們常來造訪。」

南赫留道甫對於這個可怕的老人憐怒交作，他便立起身來，極力遏止着，不把這種混合的情感表現出來。

在老人一方面呢，以為他老友的这个不思的，迷塗的兒子，不應責之過嚴，

不該任他不受教訓而去。

他決然說道：「再會罷，親愛的小朋友；不要走錯了道兒。要知道我說這話是從我心裏說出來的。像在我們這兒的這種人，你不要和他們交友啦。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清白的呢。所有那些人們全都是不道德的。我們是知道他們的。」

他並不疑惑自己，不是因為這是實在情形，可是因為如果這是這樣的，那麼他便不能自許為一個高尚的英雄，以娛其晚年餘日，却是一個賣掉良心的光棍了。

他又續道：「最好去服務，皇帝需用誠實的人……而國家。怎麼，猜我和別人家像你這樣都不服務麼？誰又願意剩下來呢？我們在這兒吹求事物秩序的瑕疵，可是不願意幫助政府。」

南赫留道甫嘆了一聲，深深鞠個躬，伸出他那大而露骨的手握了一下，便

退出屋外。

將軍很不稱心的搖了搖頭，把他的腰擦了擦，便自走到應接室裏，藝術家正在那裏等候着他。貞德女所答的話已經寫下來。將軍戴上眼鏡念道：「他們彼此相識是要有星體的光照着。」

將軍閉着眼，首肯道：「啊。倘使星體的光全都是一樣的，那麼使他如何會相識呢？」於是他又同那藝術家弄起盤來。

車夫把南赫留道甫搭出大門。

他轉向南赫留道甫說道：「先生，今天這兒真氣悶。我幾乎等不得你出來，就要走了。」

南赫留道甫點着頭說道：「是，氣悶得很。」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抬頭望着天空中的烏雲，意識之間覺得很是舒釋，並且看着內瓦河上爲船隻所激起的波紋。

第二十章

第二天瑪司洛娃的案子就要在大理院裏聽審，威風凜凜的大廈門口，已有幾輛馬車等在那裏，南赫留道甫和那律師便在那邊相遇。升上雄壯而森嚴的階級便達到第一層地板，那地方出入的去處法那林是全都知道的，只望左面一轉便穿進了一扇門，這扇門上還標着實行訴訟法的日期。

他在一間小屋裏把大衣脫下之後，一問那夫役，知道議員們全都在那裏，那最後到的也剛剛走了進去。法那林穿着燕尾服，白裏衫前面繫了一個白領結，走進第二間屋中，這間屋子中右邊是一隻大櫥和一張桌子，左邊是彎曲的樓梯，有一個官員身穿制服，手臂底下夾着一個書夾，正在那裏下樓。這間屋子裏，有一個老頭兒，頭髮又長又白，看那付神氣很像一個牧師長，引起屋中各個人的注意。他穿着短的外衣和灰色的袴子。二個夫役在他旁邊恭恭敬敬的站着。那白髮的老頭兒走進大櫥，呀的一聲便把自己關在裏面。

法那林一看有一個同業律師，服裝和自己一樣，也是白領結和禮服，他便和他搭話，二人登時就談得親暱起來了。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正在那裏細察屋中的人們。共總約有十五個人，其中有兩個是女太太——一個是年輕的，戴着一付眼鏡，一個是年老的，頭已灰了。

有一件誣辱名譽的案子要在那天聽審，所以公衆比平時多了許多——大多數是新聞記者。

紅面頰的承發吏是一個貌美的人，穿着一身華麗的制服，手裏拿着一張紙頭，走到法那林那裏詢問他的事情。他聽說是瑪司洛娃的案子，便不知記下了一些什麼事情就走開了。後來大櫥的門開了，那貌似長老的老頭兒便走將出來，身上不復是短衣了，但見胸脯前的硬板閃閃有光，一套飾着金的服裝穿在身上，看去却像一隻鳥兒。

這身詭怪的制服似乎使老頭兒自己也覺得不舒服起來，他匆匆趨出那

對着進口的門去，走得比往常的習慣快得多了。

法那林對南赫留道甫說道：「那人便是比哀，是一個最有價值的人。」後來他又把他介紹給他的同業，便將那行將聽審而他以為極有趣的案子解釋了一番。

不久即要開始聽案，南赫留道甫和其餘旁聽人便走到左面，進了那參議室。他們大家——法那林也在內——就在一排欄杆後面就坐。只有那彼得堡的律師却走到欄杆前面的一張文案那裏。

大理院廳並沒有地方審判廳那麼大，陳設也比較得簡陋一點，然而前面的桌子却覆着深紅的，飾金的天鵝絨毯，代替那綠色的布；但是所有審判的地方的裝飾品像公裁鏡和神像等物那裏却也有。

承發吏照常帶着嚴澀的狀態宣佈道：「開庭了。」各人都照常立將起來，穿制服的議員們便進來在高背的椅子上坐下，靠在桌上，極力露出自然的

模樣，正彷彿地方審判廳的推事一般。出席的議員有四人——尼幾丁，他是一個剃雍得很潔淨的人，面孔很窄小，眼睛很剛強，坐在椅子上面；華爾甫，雙唇緊壓，一對又小又白的手兀自翻弄着事務文書的紙張；斯科佛羅尼可甫，是一個沉重，肥胖，而麻面的人——就是那有學問的法律家；還有一個便是比哀，就是剛纔最後來到的那個貌似長老的人。

書記長和檢察官同着議員們走將進來，那檢察官是一個剃雍潔淨的少年，中流身材，容色黯淡，黑眼多憂。南赫留道甫一看，登時就認識他，雖然他穿着那奇異的制服，並且六年以來沒有見過他。在他們的學生時代他曾爲南赫留道甫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

南赫留道甫轉向律師問道：「那檢察官是賽列甯麼？」

「是的。怎麼？」

「我很熟識他。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也是一個很好的檢察官……照例辦事。現在他却是與你有益的人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無論如何，他總是本着他的良心去做事，」說着，便憶
了自己和賽列甯間的親暱的關係和友誼，和賽列甯的可愛而動人的品質
——純潔，誠實和忠厚。

法那林傾聽着那開始報告的案子，小語說道，「是的。現在却太晚了。」
案件開始是對於高等審判廳的判決上控，因為高等審判廳不把地方審
判廳的決議加以變更。

南赫留道甫兀自聽着，極力想明白下文的意思；可是正彷彿在地方審判
廳一般，放着明顯的要點不討論，却祇討論旁岔的支節，因此南赫留道甫便
聽得困難起來了，那案子是一家報館發表一篇記事，披露一個股分公司的
董事設騙局的事情。重要的問題似乎就在那公司的董事是否真的濫用他
的信用，如果屬實，那麼阻止他做這事就完了。但是所考核的問題却是那記

者是否有一種法定的權利發表那項事情，他既發表了這個便有什麼罪，——是誹謗罪，還是誣辱罪，——誹謗罪如何包含在誣辱罪裏，或者誣辱罪如何包含在誹謗罪裏，還有種種普通司的條例和決案，在平常人是頗不可了解的。

南赫留道甫所明白的事僅是：華爾甫在昨日雖然極力的膠持說大理院不能據事來審案，可是他在這個案子裏却明明極力的贊成廢除法庭的判決，和賽列寧背違了他自己的謹慎的特性，竟述說反對的意見，並且十分熱心，却令人意料不及。

平時自治的賽列寧所表示的熱心竟使南赫留道甫吃了一驚，原來賽列寧所以熱心之故却因為他確認那經理在錢財事務上有暗昧，並且偶然風聞了華爾甫在不多幾天前曾赴那騙子家裏大宴會。

華爾甫報告那案子雖然很老當，却是明明有所偏重，那時候賽列寧便大

怒起來，忿忿的表明他的意見，其實對於一件平常的案子，他的意氣却也太強烈了。賽列寧的措辭顯然得罪了華爾甫。但見他漲紅着臉，把他的椅子移動了一下，做着靜默的吃驚的態度，就和其他議員退到辯論室裏，神氣非常端嚴，並且非常惱怒。

承發吏招呼着法那林，又詢問道，「你來是什麼案子？」

「我已經告訴你了：瑪司洛娃的案子。」

「是的，是。這個便在今天聽審，可是……」

律師問道，「可是什麼？」

「好，你看看，這個的任何辯駁他們都不希望聽了，所以在目下的案子裏把他們的判決宣告出來後，他們便不再出來了。可是我願去報告他們。」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我要去報告他；我要去報告他們。」於是那承發吏又在他的紙頭上不

知寫些什麼事情。

議員們真的意欲把誣辱案的判決宣告以後，便不離開那辯論室，喝着茶水吸着烟捲，就要把其餘的事情——瑪司洛娃的案子也在其內——辦完。

第二十一章

華爾甫一俟議員們在辯論室裏圍着桌子坐定，便活潑潑的開始述說贊成廢除的種種理由。那位主席簡直是一個性情乖僻的人，他的性子在那天却又特別的乖謬。他的思想祇管集中於他的日記本上的字，而那上面的字寫着未格蘭借甫被任命爲他垂涎已久的一個要缺，而自己却得不着那個好差。首席尼幾丁以爲他對於與他有關係的兩個高級官員的意見可以供給將來的歷史家很有價值的材料，這個便是他的懇切的意識。昨天他已寫了一章，裏面着實臭罵了那兩個最高級的某官員一頓，說他們阻止他挽回時局，又說俄國當局正駕着國家向滅亡的道兒上去；其實這個不過是說他

們阻止他賺一筆較高的薪水罷了，——他現在正想着所有這些事故爲後裔起見怎樣得着全新的光明。

華爾甫對他說的話他也沒有細聽，却回答道，「是的，當然了。」

比哀愁容可掬在那裏傾聽着華爾甫說話，並且在他面前放着的紙上畫了一個花圈。比哀是一個極純粹的自由黨人。他保守着六十年期（十九世紀）的自由黨口傳的黨綱，視爲神聖不可侵犯，如果他曾逾越那嚴密的中立的界限，那麼這是常常在自由主義的方向的。所以在這個案子裏：除去正在控告的騙人的董事是一個壞東西一事以外，爲誣辱而控一個記者的那個原告，其所爲，却是傾向於限制出版的自由，本身就使比哀厭棄那控訴了。華爾甫收束他的辯論的時候，比哀便住手不畫花圈，並且發出一種憂愁而溫柔的聲音（他覺得自己不得已要表明這種真實，便憂愁起來）約略略，簡簡單單，確確實實，表示說那控告的事情沒有根據，說完後，便把他

的白頭低將下去，繼續畫他的花園兒。

坐在華爾甫對面的斯科佛羅尼可甫在那裏兀自用他的手指把鬚鬚塞進他的嘴裏去，可是一俟比哀不言語，他就停止嚼他的鬚子，使用又高大又粗糙的聲音說那董事雖然是一個刁徒，可是如果對於這個法律上極有根據，那麼他也可以起來廢除這個定案，可是因為沒有，所以他便贊同比哀的意見了，說的時候心裏十分喜歡，覺得他這段話是華爾甫的致命傷。

首席贊成斯科佛羅尼可甫的意思，那控訴就算廢棄了。

華爾甫很不滿意，尤其因為這事好像是不忠實的偏私；所以他假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展開了瑪司洛娃案的文書，兀自在那上面發愣。那時候議員們按鈴吩咐備茶，便又在一塊兒談論起那風傳全彼得堡的決鬪的事情來了。

承發吏走進來報告說律師和南赫留道甫意欲出席審問瑪司洛娃的案

子。

華爾甫說道，「這個案子是十分怪誕的，」隨着便告訴他們對於南赫留道甫和瑪司洛娃的關係他所知道的事情。議員們對於這件事稍微談了一談，把他們的茶和煙捲用完，便回到大理院廳宣告那誣辱案的判決，隨着便開始聽審瑪司洛娃的控訴了。

華爾甫細聲報告瑪司洛娃的控訴十分充分，但是又有所偏重，明明願望廢除那定案。

首席轉向法那林說道，「你還有所加添麼？」法那林立將起來，展着他那又闊又白的胸脯，逐條證明如何地方審判應有六條失却了法律的確義，他的正確和辯才却也令人驚嘆；除此以外，他更依據案中的事實簡略一說，並且高唱那定案的不公道。他那短而有力的說辭在議員們看來不過是一種平淡的表白罷了，他們用透徹的聰明和審案的智慧來聽，却也不能夠把所

有這個明白和了解得比他自己還好，因為他那說辭不過是爲履行他所從事的責任起見而視爲緊要罷了。

人聽了法那林的說辭後，就可以想見議員們應當廢除地方廳的判決案，並且是毫無疑義的了。法那林完結他的說辭的時候，面上便露出一陣矜誇的笑容，南赫留道甫看見這種笑容，兀自覺得那案件一定打贏了。不料他再一看議員們，這纔知道法那林獨自一人在那裏笑着矜誇。議員們和檢察官不笑也不矜誇，看來他們却像疲乏的人們，正在那裏想道：「我們時常聽見你這類話的——這全都是徒然的啊。」律師的說辭完畢後，緊跟着那首席便轉身向着檢察官。賽列寧覺察了刪訂的所有的理由爲不充分，便很簡略很清楚的表明本人贊成地方廳的判決案不變動。後來議員們就退到辯論室中去。他們的意見各自分歧。華爾甫是贊成允准那控訴的。比哀了解了這個案情，便很熱心的加入這一邊，並且還活潑潑的對着他的同事們描寫地

方廳的情形，有如他親身所清清楚楚的看見一般。尼幾丁是常常在嚴肅和禮儀一方面，所以取了反對方面。凡事都靠斯科佛羅尼可甫的投標了，而他却投在拒却控訴一方面，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南赫留道甫要娶那婦人的決心，依着道德上的根據，由他看來是極端荒謬的。

斯科佛羅尼可甫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又是一個達爾文的信徒，並且拿抽象道德的各種表象，甚或至於宗教，不但把來當作下賤的呆事，並且將之視爲對於他自身的一種人格的恥辱。所以他把他的鬍子塞進口去，便做起臉來，並且十分巧妙的番作對於這個案件別無所見，祇知道控訴的理由不充足，因此他贊同那首席，地方廳的判決案應當保留不變動。

所以那罪案保留着不廢除。

第二十二章

「可怕呀，」南赫留道甫說着，那時候他和律師出來走進等候室裏，那律

師正在整理他那書夾裏的文件。他又說道：「在一件十分明白的事情裏，他却祇着重形式，而竟拒却不辦，可怕呀！」

律師說道：「案子是在地方審判廳裏弄壞了。」

「賽列寧也贊成拒却。可怕呀！可怕呀！現在却將怎麼辦呢？」

「我們何妨上控於皇帝陛下，你在那裏的時候，可把呈文親身上去。我願給你一寫這個。」

在那個當口，小華爾甫穿着制服，掛着寶星，走將出來，走到等候室裏，行近南赫留道甫來。他將他的很窄的肩膀竦了一下，眼睛也一閉，說道：「親愛的候爵，這個無可救藥了。一個控訴的理由不充足。」說畢便自走他的道路了。華爾甫以後，賽列寧也將出來，他曾聽見議員們說的老朋友南赫留道甫是在那兒。

他走上南赫留道甫那裏說道：「好啊，我真料不到會在這兒遇見你。」但

見他一面祇用兩唇笑着，一面他的眼睛却含着憂愁，他又說道：「我不曉得你在彼得堡呢。」

「我却也不曉得你是個檢察長。」

賽列寧改正道，「副檢察官。可是你怎麼會在這兒大理院呢？可是你在这兒幹什麼呢？」

「這兒麼？我在這兒的緣故是因為我希望找找公道，並且救一個無辜定罪的婦人。」

「什麼婦人呢？」

「她的案子剛剛判決的那個。」

賽列寧斗然憶記，說道，「哦！瑪司洛娃案。無論如何那控訴是沒有根據的。」

「這不是那控訴；這是那婦人，她是無辜的，並且正受了罪罰。」

賽列寧嘆了一口氣，「那個或者是不錯的，可是……。」

「不是或者，可是這個是……。」

「你何以知道呢？」

「因為我也在陪審官之列。我知道我們怎麼樣鑄成了錯誤。」

賽列寧便沉思起來。他說道，「那時候你就應當做一個呈文。」

「我做了一個呈文了。」

「這個應當寫成一種官樣的報告。如果這個加添到那控訴的呈子上，那麼……。」

「是，可是那判決案明明仍是這樣的荒謬。」

賽列寧一面心中想起了剛纔所聽的案子，一面說道，「大理院沒有權力來說如此。如果大理院對於那些判決是否恰當之處，依據着本院自己的見地逕自刪訂那法庭的判決，那麼陪審官的判決案就要盡失其意義了，不要說大理院沒有根據可憑藉，寧拚命的背違公道而不去扶助扶助。」

「舉凡我所知道的是：這個婦人是十分無辜的，和救她出一個無稽的刑罰的最後希望是絕滅了。誰知最大的不公道，却被最高的法庭坐實了。」

賽列寧把兩眼一瞜，說道：「這個還不會坐實哪。大理院沒有，並且不能夠進造案件本身的事實啊。」他時常忙碌，並且不大遶進社會之中，所以他對於南赫留道甫的故事罔無所聞。南赫留道甫知道這個，也便決定不提他和瑪司洛娃的特別關係爲妙。

賽列寧顯然意欲換個題目，說道：「諒你必和你的姑母一處住着。她昨天告訴我，說你在那兒，並且約我夜上來會你，聽說那天晚上還有一個外國教士演說哩。」賽列寧又祇用他的兩唇笑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很惱，賽列寧換了題目，便質直說道：「是的，我在那兒，可是很高興的離開了。」

賽列寧說道：「爲什麼不高興呢？原來這個雖然是一面的，並且是異教的，

却也是宗教感想的一種表象呀。」

「怎麼，這個不過是一種怪異的呆事罷了。」

賽列寧彷彿急於要讓他那老友知道他現時的見地似的，便說道：「哦，決不是的。我們自己教會裏的學說我們知道得太少不過，所以我們便看見了我們自己的根本信條的新默示，這個纔是奇異的事情哩。」

南赫留道甫連驚訝帶考察的注視着賽列寧，而賽列寧便垂着兩隻眼睛，露出一付，不但是憂愁並且是懷恨的神氣。

南赫留道甫問道，「那麼你還相信教會裏的信條麼？」

賽列寧回答道，「我自然是相信的，」便帶着一種無生氣的神色直直的注視到南赫留道甫的眼睛裏去。

南赫留道甫嘆了一口氣。他說道，「這却奇怪。」

賽列寧說道，「可是我們改日能得一談……」那時候承發吏恭恭敬敬

的走近他來，他便接着回答那承發吏說道：「我就來了。」他一聲嘆息，又往下說道：「是的，我們應當再會。可是我能去拜訪你麼？你在午後七點鐘去尋我，我在那時候常常在家的。我的住址是拿代慈丁司喀耶。」他便把門牌說出：「啊，時光不早啊。」說畢，祇用他那雙唇笑了笑，回轉身來便去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倘使我能夠來，我是很願意的。」他兀自覺得一個從前會和他又親暱又憐愛的人忽然間被這段小小的談話所改變，如果不是變為寇仇，那麼就是奇怪，疏遠，和不可了解的了。

第二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認識賽列寧做一個學生的時候，真不愧為一個佳兒，一個真友，並且依他的年紀而論，也可算是一個通明達理的世界的有學問人了。他平時常是嫺雅，華美，並超乎尋常的真實和誠懇。他學得很好，並不十分費力，也無誇學之事，他的論文却常得金的獎牌。他以為人類的服務便是少年的

生活目的，不但應該表於言語，並且要見於行爲，他看出欲爲有益於人道除服務國家而外，便別無他法了。所以一俟學業完成，他便有統系的考察所有的事業何者他可專心致意去從事。他決定他對於草訂法律的宮庭祕書廳第二科最有用處，因此他便進了這個機關去服務。可是這個職務雖然是最精細最正確的，而需要他的責任，但還沒有滿足他那求爲有用的慾望，他也不能引起自己正在做「正當之事」的意識。

他的長官是個虛浮而心眼極小的人，這種不滿意之心，經了他的磨折，便大大增長起來。竟使他離開宮庭祕書廳，進到大理院來。那裏雖說比較上好些，但是同樣的不滿意之心仍然追隨着他；他覺得這個和他所期望的事體，和他所應做的事情還是十分不同。

一方面他在大理院裏，一方面他的親戚給他運動了一個侍從官之職，於是他不得不穿了一身錦繡的制服，繫上一條白色的麻裙，坐在一輛馬車裏，

去拜謝給他謀得這個官職的種種人們。雖然他費了許多氣力，却也不能夠尋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說明這個位置的存在。他覺得這個不是那「正當之事」，就連大理院都比不上了；可是他卻不能夠拒絕這個，因為恐怕得罪那些確信自己藉這個官職便給了他許多滿意的人們，又因為這個正投着了他的本性的底下的部分。在一面鏡子裏他看見自己穿着飾金的錦繡的制服，並且承受人家因他的地位而致的恭敬，便使他高興起來啦。

當他娶親的時候，有些同樣的事情發生了。從世俗的眼光看來人家是給他張羅了一個極漂亮的配偶，於是他便娶了，大抵是因為拒絕下來，他就要中傷那願意嫁他的少婦和那些給他張羅親事的人們，可亦因為和一位良好，年輕，而出自名門的姑娘聯姻，正投合了他的虛榮之心，並且使他快樂起來。但是這頭親事轉瞬便證明比較那政府的職務和他那法庭的位置，更不是「正當之事」了。

那妻子在她的第一個孩子生產以後，決定不再多要，並且開始墮在那種奢華的、世俗的生活裏，這種生活不管他是喜歡，或是不喜歡，現在是不得不分享了。

她並不是特別的美貌，她對他是忠誠的，她從她所有墮入的生活中，雖然這種生活使她費了許多精力，却似乎除去疲憊之外，便一無所得了；然而她還是執迷不悟的繼續在這種生活裏，雖然這個正在那裏毒害她丈夫的生活。他想變更這種生活，不料費盡了氣力却像撞石城似的都被她的意識打破了，所有她的朋友和親戚都維持着她那種意識，舉凡一切都彷彿是應當的一般。

那個孩子是一個小女兒，赤着兩腿，並垂了很長的金髮，她完全不肖乃父，大抵因為她所受的教育大左他所願望她去受的。夫妻之間始而生出了通常的誤解，繼而厭惡互相了解，終則遮着外人的耳目，為情勢所引誘，便有一

種靜默的戰爭。凡此種種都足使他視家庭生活如累贅，而這個便變成連他的職務和他的官都不是那「正當之事」了。

但是別的且不論，他對於宗教的態度纔最不是「正當之事」哩。如同他那社會和他那時代裏的各個人一般，藉着理性生長，用了不小的魄力，他使將宗教迷信的桎梏打破，他就是在這種桎梏裏長成的，並且連他能得自由的確期都不大知道。在他的少年時代，和他以一個學生與南赫留道言相契厚的時候，因為他是懇誠並且正直，所以並不隱藏自己對於國教的厭惡。可是歲月逝去，他在職務上升將起來，尤其在守舊派復興於社會的時代，因此他的精神的自由阻礙了他的道路。脫開了家庭的壓迫——尤其在他父親過世的時候，和爲他開追悼會的時候——並且除去了他母親的願望（這種願望半爲公共的意見所助長，說他應當守戒，並且預備齋齋），政府的職務兀自要求他出席種種職務，道謝，感恩，和諸如此類的事情。簡直沒有一天

不守宗教的外表而便過去的了。論及那些職務，却有兩樁事情，他須擇一而作之：一件是假信他所不信的事情，——却因為他是真實的，故不能做這樁——一件是，決定了那些外表是虛偽的，所以要改革他的生活，就是他不應當出席這些繁禮褥節。可是要做似乎十分簡單的事情，却也要費掉許多許多。除却遭親近他的人們永遠的仇視不計外，他還不得不捐棄他全部的地位：捨棄他的官職，並且犧牲所有的利益，他以為他正在那裏藉着那個官職，把這種利益歸還人道，又希望這種利益將來還得增加起來。一個人要做這樣一個犧牲，便須堅堅實實的確信是正當的。而他却堅堅實實的確信他是正當的，好像我們時代的有學問人一般，無一能得令人確信誰知道一點兒歷史，和知道那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會——怎麼造成的。他祇能知道他是正當的，而不認識教會學說的真理。

他本是一個真實的人，但是在他日常生活的勢力底下，他允許了一點兒

很小的虛僞偷入，他說對於一件不合理的事情，爲行公道起見，吾人必得研究那不合理的事情。這個是一點兒很小的虛僞，但是這個却使他浸在那很大的虛僞裏，現在他便沉溺其中了。

是否他生在其間，和養在其間的正教包含着真理，——就是那個人人期望他承認的正教，並且沒有這個他便不能繼續他那十分有益人類的事業——在他未給他自己設下這個問題以前，他早就決定了那答案。所以要講明這個問題，他並不讀福祿特爾，叔本華，斯賓塞，或者孔德，却讀那赫哲爾的哲學著作，和那佛印內脫和何覓那可甫的宗教的著作，自然他便在那些著作裏尋見了他所尋覓的東西了，——有些像心的平安，和那種宗教學說的一個表裏。他是在這種學說裏受的教育，他的理性却久已停止承認這個，可是沒有這個，他的全部生活便充滿了不快樂；就是承認了那學說，舉凡一切便都可隨之轉移過來了。

所以他採取所有那些平常的詭辯主義，這種主義是去證明一個單純的人智不能夠知道真理的；證明真理是僅僅默示到人們的社會裏的，並且是祇藉着默示纔能知道的，而這種默示却是那教會保守的等等。他並不知道那種虛誕，於是從那個時候起，便懷着一顆安靜的心，時常張羅着蒞臨那些祈禱會，和死人的醮齋懺悔，神像前面十字的簽押，並且仍舊繼續那個職務，這個便是把有用的感想給了他，而且使他從他那無樂趣的家庭生活裏得着一種釋放。雖然他相信如此，可是他滿心覺得他的這個宗教比較所有別的來，却並不是「正當之事」，這就是爲什麼他的眼睛常露出憂愁的緣故。南赫留道甫是他在所有這些虛誕沒有在他心內生根之前認識的，不料一見他，便使他憶了從前所做的事情來；尤其在南赫留道甫匆匆促促的點醒了他那現在的宗教觀之後，他的情感便越發比往時強烈起來，覺得所有這一個全都不是「正當之事」，於是他就變得很痛苦的憂愁起來了。南赫留道

甫遇見了他的老朋友，在那第一次快樂過去以後，便亦覺得了這個。

所以他們雖然互相答應相會，却是一步也不向那個相會上走去，所以南赫留道甫在這次留在彼得堡的時候，他們兩人至終沒有再度相見過。

第二十四章

離開了大理院，南赫留道甫和那律師便一塊兒徒步走去，那律師已經吩咐了他那馬車的車夫跟在他們後面。律師歷歷給南赫留道甫講故事，說怎麼「如此這般」的女主人在交易所裏賺得了幾萬元之鉅，又怎麼「某人某人」聯合了「某人某人」賣掉他的妻子。但聽那律師講完了一個，便又開始講論關於一個騙子和種種罪惡的別種故事，說一般高等地位的人們犯下了那些罪惡，也不繫獄，反倒高坐在那些國立學校的校長座上。對於這些笑話，那律師似乎有一種滔滔不絕的資料，並且像他們所做一般，詳明盡致的表明，說他那撈錢的方法比起彼得堡最高級的官員們所用的方法來，

便是十分公正而清白的了，因此他越發講得高興起來。不料南赫留道甫還未聽完那個故事，便自喚了一輛車，道了一聲再會，就離開他去，當時那位律師却未免吃了一驚。

南赫留道甫覺得非常憂愁。他的憂愁大抵爲的是大理院的拒却訴訟，堅牢了無辜的瑪司洛娃正在那裏忍受的無意識的苦難，且亦爲了這個拒却實使他更難於聯合他們兩人的命運，因此便憂愁起來了。那些論及目下的罪惡的故事，祇聽那律師述說得津津有味，却不知更增高了他的憂愁。從前那優良，純白，高尚的賽列寧現在却給了他那種又冷淡又不仁的狀態，這個也是使他增高憂愁，那種狀態兀自在他心頭反來覆去的輪轉着。

在他的歸途，關人交給他一張條子，並且很褻慢的說這張條子是某種婦人在客廳裏所寫的。原來這是蘇斯托娃的母親的條子。她寫下說她來謝謝她女兒的恩人和教主，並且懇求他到瓦西蘭甫斯基，第五巷門牌某號去見

見他們。因為維拉，德赫滑的緣故，這是極必須的。他用不着懼怕他們要用威德的言辭來煩困他。他們並不要說他們的感德，可是僅僅喜歡瞻仰他罷了。如果可以光顧，那麼明天早晨他不要來麼？

又有一封信是一個舊同僚包格諦列夫寄來的，包格諦列夫是皇帝的御衛，南赫留道甫曾托他親身把替教徒們辦的呈子交給皇帝。但見包格諦列夫大而堅實的手筆寫着說，他要如他所允許，把那呈子放在皇帝自己的手中；可是依他看來，最好南赫留道甫先去見見這件事情所依靠的那個人。南赫留道甫在近數日中受了那些印象之後，便覺得任何事情的成功都完全絕望了。他在莫斯科所定的計劃現在看來，却彷彿青春少年的幻夢一般，當涉及塵世的時候，便免不了一場虛景，隨着烟消雲散了。然而，他現在身在彼得堡，自是以爲盡他所欲而爲之便是他的責任，所以決定第二天問過了包格諦列夫之後，他便要依着他的勸告去見教徒們的案子所依靠的那

個人去。

他從他的書夾裏取出教徒們的呈子兀自讀將起來，那時候只聽一聲門響，但見一個侍者走了進來，傳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的話，請他上去同她用茶。

南赫留道甫便說馬上就去，他把紙張放在書夾裏面，就向他姑母的起居室走去。他在路上一窗中向外一望，看見瑪麗愛脫的一對黃馬在屋前站着，猛不覺光朋頓啓，忍不住嘖的一聲笑將出來。

瑪麗愛脫頭上戴着一頂帽子，那頂帽子不是黑的，却是一頂雜色輕裝的了。只見她手裏拿着一個茶杯，坐在伯爵夫人的安樂椅旁邊，一面嘖嘖的不知她閒談些什麼事情，一面她那美俏含笑的秋波兀自在那裏閃耀。南赫留道甫進屋的時候，瑪麗愛脫剛剛在那裏不知說出了什麼事情，只覺得十分怪誕，並且很無恥的怪誕——他在那種嬉笑上看出來的，——直使那慈善

的，有鬚的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的肥胖身子忍不住笑得直在那裏擺搖，那時候瑪麗愛脫的含笑的嘴巴微微的扯在一旁，她的腦袋也彎轉了一點兒，又有一種特別的惡劇的神氣在她那高興而奮勇的臉上，只見她坐在那裏不言不語的注視着她的同伴。

南赫留道甫竊聽了幾句話，便猜她們正在那裏講彼得堡的鄙俚的新聞，瑪麗愛脫說得十分怪誕，便使伯爵夫人不能自持了好半天。

她一面咳着嗽，一面說道：「你要害死我了。」

南赫留道甫說了一聲「你好啊」之後，便坐將下來。他心裏正要暗罵瑪麗愛脫的輕佻無禮，當時她一看他兩隻眼睛裏那種嚴澀而甚且稍微不滿意的神氣，便想使他高興，只見她倏然一變，不但把臉上的神色改去，並且把心理的態度也換了，一剎那間她對於自己的生活變成嚴重而不滿意起來，彷彿在那裏追索和掙扎什麼事情似的。要知道她並不是假作，雖然她不能

够把南赫留道甫當時的心境表之於言語，可是她的方寸裏却實實在在的複產了他那同樣的心境。

她詢問他的種種事情進行得怎麼樣了。他便把在大理院中的失敗和與賽列寧的相會告訴給她聽。

兩位婦人用着彼得堡的社會中通常加於賽列寧身上的形容詞來說道：「啊，好一顆純潔的魂靈！他真是無恐而不辱的武士。一顆純潔的靈魂啊！」

南赫留道甫問道：「他的妻子如何？」

「他的妻子麼？好，我不願意去批判她，可是她不了解他。」

瑪麗愛脫帶着正真的同情問道：「他亦會拒却那個控訴麼？」她嘆了一口氣續說道：「這纔可怕哩。我却爲她躊躇。」

他皺了皺眉頭，想把這個談話的題目換掉，便講起蘇斯托娃來。蘇斯托娃前被禁在防衛所裏，現在經瑪麗愛脫的居間出力已得釋放出來了。他謝過

了她的叨擾，正將望下說他想這個何等可怕，說那個婦人和她國家的受苦是僅僅因為無人給他們提醒官廳；可是瑪麗愛脫一下子把他阻住，便自表明她自己的忿怒。

她說道：「不要對我說這事罷。我的丈夫告訴我她能得釋放的時候，這一個就把我打擊了一下，『如果她是無辜的，那麼到底因為什麼她又被繫獄呢？』」她表明南赫留道甫將要說的話，又往下說道：「這是倒行逆施……倒行逆施。」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知道瑪麗愛脫正在那裏同她的姪子賣弄風情，這事却也使她很樂意。他們不言語的時候，她便說道：「我要告訴你什麼。想一想你明天晚上到安蘭家裏去。開斯韋脫將在那裏哩。」她轉向瑪麗愛脫說道：「你也去罷。」

她對她的姪子繼續說道：「他知道你了。他告訴我你說的話（我把這

個全都背給他聽了）是一個極好的朕兆，並且說你一定要皈依基督了，你絕對的應當去。瑪麗愛脫，告訴他，並且你自己也去。」

瑪麗愛脫說道：「伯爵夫人呀，第一層，我無論如何沒有權利去進任何忠告給侯爵，」她給南赫留道甫使了一個神色，這個神色好比建立了一個完滿的了解，在他們的態度之間，論及那伯爵夫人的話語和通常的福音的意旨：「第二，我並不十分注意，你知道……」

「是的，我知道的，你常常繞着錯誤的道兒，和依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的。」

瑪麗愛脫一笑說道：「我自己的意思麼？我相信好像那極普通的農婦一般。還有第三層，明天晚上我正要到那法國戲院去。」

卡德隣伊溫諾甫納伯爵夫人問南赫留道甫道：「啊，你曾看見那個……」她的名字叫什麼？」瑪麗愛脫便把一個超等的法國女伶的名字說出。

「你極端決定的一定要；她是神奇的啊。」

南赫留道甫笑說道：「我的姑母，我首先去聽誰：女伶呢，或者傳教士呢？」

「請你不要抓住我的話頭。」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想應當先傳教士而後女伶人，要不然，求一篇訓言的欲望便要一古腦兒消滅了。」

「不；寧願先和那法國戲院周旋，隨後再悔罪罷。」

「現在，現在，你不要給我開玩笑啦。傳教士是傳教士，戲院是戲院。一個人何須扯了一具長長的臉兒，爲了得救起見便哭泣起來。應該有信仰，那時候就有着快樂了。」

「我的姑母，你講起道來，比任什麼傳教士都講得好。」

瑪麗愛脫說道：「你要記得！明天到我的包箱裏去。」

「我恐怕我不能夠……」

侍者報稱有一位客人來到，便把談鋒打斷了來的是一個講仁愛的會社裏的書記，伯爵夫人便是這會裏的會長。

伯爵夫人說道：「哦，他是一個最蠢不過的人。我想我不妨到外面那裏去接見他，隨後再回到你們這兒來罷。」瑪麗愛脫，給我一點茶喝嗎。」說着便搖着她那平常的快步，要離開屋去。

瑪麗愛脫脫去她那隻又堅實又很肥的手上的手套，只見那隻手的第四指上帶着幾枚戒指。

她一面說道：「要多少？」一面便拿起銀茶壺來，伸出着她那小指，作出一種奇異的狀態，那茶壺底下還有一盞酒精燈燃燒着。

她的臉上露出又憂愁又嚴澀的神氣。

「我一想那意見爲我所尊重的人把我自己和我所處的地位相混雜，我便老覺得心裏難受得很。」

當她說那末了數字的時候，便似乎要哭出來。如果有人把這數字分析起來，那麼雖然沒有意義，或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極泛的意義，可是南赫留道甫看來却是有格外的深奧，意義和善意。這個年輕，美貌，並且豔裝的婦人，但見她那秋波隨着言語便傳起神來，只將南赫留道甫引誘得不知所可。

南赫留道甫不言不語的注視着她，他的眼睛兀自不能在她的臉上奪下來。

「你以為我並不了解你和你身上的事情。怎麼啦，人人都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哩。這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你的工作使我很喜歡，我很贊成這個。」

「真正沒有事情可令人喜歡；我所做的事情還少得很呢。」

她一看他，臉上不喜歡的神氣，便說道：「不要緊。我了解你的情感並且也了解她。對了，對了。我不再多說這事了。」瑪麗愛脫唯一的欲望是要引誘他，並且用了她婦人的本能去猜想他引為親愛和重要的事情，但聽她往下說

道：「可是我亦了解看見獄中所有那種痛苦和恐怖之後的事情，你意欲扶助這些受苦的人們；被別般人們，和被他們的殘忍和無情迫令受苦的那些人。我了解這捨身的心願，在這樣的一個原因中，我便能捨去我的，可是我們各有自己的命運。」

「那麼你不滿意你的命運麼？」

她問道：「我」彷彿吃驚這樣的一個問題能放在她身上一般。她說道：「我不得不滿意，我便滿意了。可是有一個蟲子，這個蟲子醒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墮入了羅網，只聽他說道：「就不得由他再昏睡下去了。這是一種應當遵守的聲音。」

此後南赫留道甫便屢屢帶羞憶起他同她的談話來。他憶起了她的話語和她的臉兒；她的話語並不十分都是撒謊，像他自己的假冒一般；當他告訴她監獄的恐怖，和他在鄉下所受的印像的恐怖時，她便注視着他，似乎很有

同情的注意。

伯爵夫人回來的時候，他們正在那裏談天，不僅像老朋友一般，並且像獨有的朋友一般，在各不相干的人叢之中，這種獨有的朋友便獨自互相的了解了。

他們談的是強權的不公道，不幸的人的痛苦，人們的貧窮；然而實在講來，在他們談話的聲音中間，只見他們兩對兒眼睛彼此兀自相照，意思之間問道：『你能愛我麼？』便答道：『我能。』於是兩性的情感取了那最意料不到和最光明不過的形式，把他們彼此的撮合起來。

她臨行告訴他說無論什麼祇要自己能夠，她是永遠甘願爲他出力的，並且請他在第二天到戲院裏去見她，因爲她有一樁極重要的事情告訴他。她一面很小心地在她的帶珍寶的手上扯那手套，一面却嘆道：『是的，我在什麼時候再將見你呢？你要來啊。』

南赫留道甫答應了。

那天晚上南赫留道甫獨自一人在他的屋中，將燈熄滅之後便躺將下來，那時他並不能夠睡著。一時間瑪司洛娃呀，大理院的判決呀，（他曾決定無論如何總跟着她，）他的田地的棄絕呀，全都憶起來了——轉瞬之間瑪麗愛脫的玉容現將出來，回應他那些思潮，那時候只覺得她那嘆息和瞥眼，彷彿她在那裏說道：「我在什麼時候再將見你呢？」於是她的笑容十分活潑起來，竟使他也笑將回去，宛如他看見她一般。他便自問道：「我到西比利亞是將幹正經去麼？我捐棄了我的財產是會幹了正經來麼？」

他在垂掛的窗簾裏看見彼得堡這樣光明的夜景，不由得發生了這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很不確定的。他腦筋裏總是很亂。他又引起自己原先的心緒，又憶起自己原先的思潮，但是這些思想已經沒有原先這樣信力了。

他又自語道：「我忽然想起所有這些事情，也沒有力量去這樣生活。懊悔我做了好事情了。」他既沒有力量回答這個問題，於是心裏感著從前未曾感過的憂愁和懺悔的情感，睡下去做了個極可怕的夢，這樣的夢當他賭牌大輸以後也曾經做過一回。

第二十五章

第二天早晨南赫留道甫一覺醒來，覺得彷彿他在昨天造下什麼罪惡一般。他兀自思索起來。他並不能夠憶起會做任何錯事來，他沒有犯惡的行爲。可是他有了惡的思想。他以爲所有他那目下的主意，娶喀麗莎和棄他的田地，都是不能實現的夢想；他一定不能忍受的，這是矯作而不自然的，又以爲他還須照從前一般的繼續往下生活。

他並沒有犯惡的行爲，可是遠甚於惡行爲的事情却是他懷著惡的思想，而惡思想便是惡行爲的所從出。

一個惡的行爲可以不重做，並且能夠改悔掉；可是惡的思想卻生產出所有的惡行爲來。

一個惡的行爲不過爲其餘別的惡行爲坦平道路罷了；惡的思想卻任情的把人拖拉在這條道路上。

南赫留道甫心中反來覆去的想着昨天的思想的時候，便吃驚何以他竟相信了那些思想一回兒。他所決定去做的事情雖然是新穎而艱難，可是他知道這個是他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道路；要回到他的從前的情境，雖然是容易而自然，可是他知道這個情境便是死亡。昨天的誘惑似乎像一個人由大夢醒來而沒有睡意的情感一般，一面要想在牀上安安適適的多睡一回兒，一面卻亦知道起身的時候已到，歉疚而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他去開始。

因此他在彼得堡的末一天早晨就到瓦西蘭甫斯基，俄斯脫羅甫去見蘇
斯托娃。

蘇斯托娃住在二層樓上；南赫留道甫既被人指點到後樓那裏，便一直的走進了那熱騰騰的廚房，但聞食物的氣味非常強烈。只見一個年長的婦人反擦着雙袖，束了一條圍裙，帶着一付眼鏡，在火爐旁邊站着，不知在一隻蒸氣蓬勃的鍋子裏炒什麼東西。

她透過眼鏡注視着他厲聲問道：「你找誰？」

還沒有容出南赫留道甫道出姓名的工夫，只見她的臉上已露出了一種驚喜交集的神氣。

她忙在圍裙上擦着她的手，呼道：「哦，侯爵！可是你爲什麼從後面來呢？我們的恩人啊！我是她的母親。他們幾乎把我那小女孩殺死。你救了我們了。」她說着便抓住了南赫留道甫的手極力的親着。

蘇斯托娃的母親說道：「昨天我去拜見你的。我的姊姊教我去的。她在這兒。請走這條道兒，這條道兒。」那時候她一面領着道，穿過一扇窄門，和一處

黑暗的過道，一面便把頭髮整理了一下，又把她那摺攏了的袖子扯將下來。她在一扇關着門前止住了脚步，小語續道：「我那姊姊的名字是苦尼洛娃。你一定聽見過的。她還在一樁政治事情裏厮混哩。真是一位聰明絕世的婦人。」

蘇斯托娃的母親，呀的一聲將門開開，便把南赫留道甫引進一間小屋裏去，屋裏沙發前面有一隻桌子，那沙發上面有一個碩胖短小的姑娘坐着，她的面貌酷肖乃母，蓬鬆的黃髮圍捲在她那蒼白，滾圓的臉兒上面。

她的對面有一個鬚鬚微黑，身穿俄國繡花裏衫的少年在一把圈椅上坐着，他向前靠着幾乎把他的身體折成了一半。只見他們兩人正談得高興，直到南赫留道甫進到屋中之後，他們這纔回轉身來。

那母親說道：「利地亞，南赫留道甫候爵！就是那個人……」

那面色蒼白的女郎跳將起來，用力把耳朵後面的一蓬頭髮掠了回去，只

見她那灰色的大眼睛裏露出一種吃驚的形色，兀自注目看着新進來的人。
南赫留道甫一笑問道：「維拉，德赫滑要我代爲說情的那位危險的婦人就是什麼？」

利地亞，蘇斯托娃嫣然一笑，只見她那磊拓，仁慈，和孩子氣的笑容裏露出了一列美麗潔白的牙齒來，但聽她說道：「是的，就是我。這是姑母她急意要見見你。」她便對着一扇門哇的叫出一聲溫和悅耳的聲音道：「姑母！」

南赫留道甫說道：「你的坐獄直使維拉，德赫滑非常的憂急。」

少年剛剛由那把破舊的安樂椅立起來，利地亞便指着那椅子說道：「請在這兒坐下，或在這兒很好。」

她見南赫留道甫注視着那少年，便說道：「我的表兄，柴哈洛夫。」

少年含笑歡迎客人，正如利地亞一般的仁愛，南赫留道甫落坐的時候，他就給自己搬過別把椅子來，在他旁邊坐着一個黃髮的學生，約摸在十六歲

左右，亦走進屋來，不言不語的在門檻那裏坐下。

蘇斯托娃說道：「維拉，德赫滑是我姑母的一位至友，可是我自己却不很認識她。」

後來便有一個婦人由第二間屋子裏走將進來，她的容貌非常和藹，身穿一件白色的寬衫，繫着一條革皮的帶子。

她在沙發上利地亞的傍邊就坐，一俟坐下便開口說道：「你好啊？感謝光顧。」

「好，維拉怎樣呢？你見了她麼？她怎麼忍受她的命運哪？」

南赫留道甫說道：「她並不抱怨訴苦。她說她的感情是「四年的。」」

那姑母搖頭搖腦的笑道：「啊，這就是像維拉了。我認識她。一個人應當認識她。她有一個良好的品性，事事爲人，無物爲己。」

「不，她果然是無物爲己，可是似乎祇爲你那姪女打算罷了。最使她煩惱

的事情，據她說：是你那姪女無緣無故的被拘去。」

那姑母說道：「是的，這是真的。這却是一樁可怕的事情。她受苦的原因實實在在是因爲我。」

「姑母，全不對。」

那姑母說道：「容我詳細說來。」她對着南赫留道甫望著，說道：「你瞧瞧，所有事故的發生都是因爲某人教我把他紙張保存一回兒；我呢，因爲那時候沒有家，便把紙張拿到她那兒去了。不料當天晚上，巡捕就搜查她的屋子，把她和那些紙張都提去了。就將她一直關禁到現在，逼她說出那些紙張是誰給她的。」

利地亞急忙說道：「可是我永沒有告訴他們，」便用力掠着一鬢頭髮，其實這鬢頭髮並未越範。

姑母回答說道：「我也沒有說你告訴他們啊。」

利地亞說道：「倘使他們把米丁拘去，那麼這個一定不能經過我了。」說着，面上便嫣然起了紅暈，並且很不安心的周視起來。

她的母親說道：「利地亞，我愛，不要說及這個。」

利地亞說道：「爲什麼不說？我喜歡說這個。」她再也不笑了，頭髮亦不掠了，可是她兀自在那裏把頭髮繞在她的手指上，臉兒也越漲越紅起來了。

「不要忘記昨天你說及這個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完全不會……不要管我，媽媽……我不說，我祇守了靜默。他審問我米丁和姑母的時候，我却一事也不說，並且告訴他說我不願意回答。」

「後來這個……彼脫羅甫……」

姑母對南赫留道甫解明她姪女的話，據入道：「彼脫羅甫是一個偵探，一個憲兵，又是一個光棍。」

利地亞又怒又疾的繼續道：「後來他就勸懣起來了，他說道『任什麼事

情你告訴了，我也決不會害人的；反過來說，我磨難無辜的人是沒有用的，如果你對我說了，那麼我們就好釋無辜的人了。」好吧，我却仍然沒有說出。後來他又說道：「好極了，不說吧，可是不要否認我所說的。」他就把米丁的名字道出。」

那姑母說：「不要說及這個了。」

她兀自扯着頭髮並且向周圍看着，望下說道：「哦，姑母不要打斷……後來他便估料得到了，第二天我就聽說米丁也被拘了，這是他們用敲牆的法子讓我知道的。好啦，我以為我賣了他了，這事却使我十分難受，這個使我難受得幾乎發起瘋來。」

「其實完全不是因為你，他纔被拘禁起來的麼？」

「是的，可是我並不知道。我想到：「現在我賣了他了。」我在牆旁不住的走來走去，却也不忍想了。我躺下身來，把我自己蓋將起來，便不知聽見一些

什麼小語聲，但聞說道：「賣了！賣了米丁！米丁賣了！」我知道這是一種錯覺，可是不由你不聽。我意欲睡去，我又不能夠。我意欲不想，却也不能自止。這可真可怕呀！利地亞越說越激厲，把頭髮不住在手上繞，繞完就鬆開，眼睛兀自向周圍瞧着。

母親推着她的肩膀說道：「利地亞，我愛，安靜些罷。」

可是蘇斯托娃兀自不能夠自止。

她又說道：「這真可怕得利害……」可是話猶未畢，只見她跳將起來，哇的哭了一聲，便奔出屋去。

她的母親回轉身起，跟着她就走。

坐在窗檻上的學生說道，「他們應當絞死，這般流氓！」

母親說道：「說什麼？」

那學生便答道：「我不過說……哦，沒有事，」桌上放着的烟捲兒，他取了

一支便吸將起來。

姑母攪着腦袋說道：『是的，幽禁對於少年人是可怕的，』說着亦點了一支烟捲兒。

南赫留道甫應道：『我却說對於任什麼人都可怕的。』

姑母回答道：『不，並不對於大家都是如此。對於真正的革命家，我聽說，這一個却是又可休息又很安靜哩。一個人被警察監緝着，患己患人的處在一種缺乏物質和常常憂勞的生活裏；到末了他被拘了，什麼都完了，所有的責任也卸肩了，那時候他便能坐坐，並且休息一下。可是少年人和無辜的——他們常常先捕像利地亞一般的無辜的——第一次的掙擊，對於他們，纔是可怕哩。喪失自由呀，不良的食物呀，醜惡的空氣呀……這倒都是不要緊的。一個人初次被拘的時候，如果不是爲道德的掙擊，那麼三倍的苦難便可以容易的生產出來。』

「那麼你曾經驗過麼？」

她帶着一陣憂愁而溫和的笑容答道：「我麼？我曾繫過二次獄。我初次被拘的時候，却一點事情也沒有做。那時候我正是二十二歲，跟前有一個小孩，却又盼望着別人。我覺得自己已變成一件東西而不復爲人生的時候，我所感想的比較那喪失自由，和離別夫子的事情來，雖然這些事情也很令人難堪，可是相形之下，便覺得沒事了。我意欲對我那小女兒話別。人家就教我走，又教我進到一輛車裏去。我問他們要把我捕到什麼地方去。他們祇回答說我到了那裏便會知道的。我問我被告發了什麼事情，可是他們並不置答。我被審之後，他們就把我的衣服脫去，給我穿上編着號數的囚衣，便引着我走到一個環洞那裏，但聞呀的一聲打開了一扇門，只把我一推，便推將進去，隨又把門鎖好，只剩下我一人在那裏。外面有一個哨卒荷槍實彈兀自在我的門前來回踱躑，並且不時的在一條裂隙間向內張望，那時候我便覺得十分

的抑鬱。當時最使我吃驚的事情便是審問我的那個憲兵官獻給我一支烟捲兒的事情。他們既知道人家喜歡吸烟那麼也應當知道人家喜歡自由和光明，也應當知道母親們愛她們的孩子，孩子們愛他們的母親了。那麼他們又怎麼能夠無心無憐的把我從所有我所親愛者那裏拆將開來，却把我當作一隻野獸一般的關在獄中呢？那種事情，沒有惡意思，是不能生產出來的。無論那一個信仰上帝和人類，並且相信人們互愛的人祇要經過所有那些事情以後，都將停止相信這個。自從那時候以來我便停止信仰人道，並且也變得殘刻起來了，」只見她笑了一笑便止住不言了。

利地亞的母親從她女兒出去的門中走將進來，報告說，她痛哭得十分利害，不能夠再走出來。

那姑母說道：『這種少年生活爲着什麼事情而被毀壞了呢？我以爲特別痛苦的事情便是我是這事的不由自主的原因一事。』

母親說道：「她在鄉下就可復原，願上帝保佑。我們就要把她送到她的父親那裏去。」

那姑母說道：「是的，倘使不是你，她的性命就要不保了。謝謝你呀！可是我想請你帶一信給維拉，德赫滑，這便是我想見你的原因。」她便在她的衣袋中掏出信來。她又說道：「信沒有封口；你把這信讀一讀便撕掉，或者把這個交給她去，一聽你的主義去提醒你好了。這信內容所載也沒有什麼事情。」南赫留道甫取了那信，並且答應了交給維拉，德赫滑去，他便告辭走將出來。他也沒有讀，便把那信封好，打算如她所請，去投遞這封信。

第二十六章

使南赫留道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後一事便是教徒們的案子，他想假他的舊同僚包格諦列夫御衛的手把他們的呈子呈遞給皇帝。他早晨便到了包格諦列夫的家裏，看見他雖然預備着要出去，却還在那裏吃早餐。包格諦

列夫身材不很高大，可是骨格却又堅實又強壯：是一個仁慈，誠實，正直，甚且寬宏大量的人。他雖然有這幾種品質，在官中却是很親暱的，並且很得皇帝和皇室的寵眷。他在這種最高的社會中生活着，也不知他用了什麼奇妙的方法，竟能專門看出其中好的事情來，其中的惡孽和腐敗，他却一概不加入。任是何人他都不去懲責，任是什麼法度他也不去妨礙，有時只是一語不發，有時却高聲直噪的說他不得說的事情，幾乎叱將起來，常常笑起來也是這樣的誇傲。他並不是爲交際的緣故而這樣做法，可是因爲這個就是他的性質。

「啊，你來了，這就對了。你要用點早餐麼？坐下，牛排骨可真好呀！我時常起首便吃些硬的東西……末了也是這樣。」只見他指着一玻璃杯紅酒叱將起來道：「哈哈！哈哈！好呀，喝一杯酒罷。我正想着你呢。我就要去遞那呈子。我要放在他自己的手裏。不過據我看來，你最好先去一見屠包樂弗。」

南赫留道甫聽他說出屠包樂弗，便做了一個歪臉兒。

「這個全都是靠在他的身上的。無論如何他是總好商量的。或者能得合着你的願望，也未可知哩。」

「倘使你勸告這事，我便走一遭好了。」

包格諦列夫叱聲道：「這就對了。好，怎麼彼得堡和你合意起來告訴我。咳？」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我覺得自己已經生倦了。」

包格諦列夫哄然一聲，笑了出來，說道：「生倦了！你任是什麼東西都不要吃麼？好，聽隨尊便罷。」他用手巾擦了擦他的鬍子。「那麼你要走麼？咳？如果不願做這事，那麼，把呈子給我，明天我去呈遞好了。」他一面呼喝着這些話，一面便立起身來把他的佩刀扣在身上。

「再會罷；我必得走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們一塊出去罷，」他便在門堦前握了握包格諦列

夫的手，就別去了。

南赫留道甫雖然希望不着此行有什麼好結果，然而仍舊依着包格諦列夫的勸告去見屠包樂弗，教徒們的命運就依在這個人的身上。

屠包樂弗所居的地位實在含有一種不合理的意，這種地位也祇有預顯而在道德上又很冥頑的人纔能據之無疑。屠包樂弗却兼這兩種性質而俱有之，他所居的不合理的地位且待下文慢慢的說來。原來他的責任是藉着外界的不暴烈的法度維持和保障教會爲上帝親自所造成之說，他常常宣言說教會決不能被地獄的門，或任是何種人類的力量所搖動的。這種奧妙的，定而不易的，上帝所造的機關却不得不用一個人類的機關——就是聖會，大會——來扶助和保障，這個機關便是被屠包樂弗和他的官員們所管理的。屠包樂弗既沒有看出這種不合理，却亦不願將之看出來，所以他便十分關心的從事，不讓某種天主的神甫，某種牧師，或某種教徒來毀壞那種

教會，地獄的門和這種教會對峙着，便決不能夠流通的。根本的宗教情感承認人類的平等和友愛，屠包樂弗却像所有那些十分缺乏這種情感的人們一般，滿心相信普通的人民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生物，以爲人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卽無之，却亦能好好的活着。這個是因爲他的心地裏無所信仰，並且覺得這樣一種情境是非常方便和悅意的緣故了。然而他還生怕人們亦要來到這樣的一種情境裏，於是他便把這個視爲他所謂救他們的神聖責任。

有一本論庖廚的書籍說螃蟹喜歡生烹活煮。他却有同樣的思想和言論，宛如人們也喜歡被拘在迷信裏一般；不過他是出於本意的，但是反過來說，那本庖廚書却不然了。

他對於他所主持着的宗教的情形正像一個守禽人對於他喂雞的臭肉的情形一樣：臭肉是非常可憎的，可是雞却喜歡吃這個東西，所以用臭肉喂

難是很對的。

自然所有這種伊柏利安、楷仁、和司樂蘭斯奇『諸位聖母』的神像的崇拜是奉承偶像的事情，可是人們却喜歡信仰這種事情，所以迷信一定要維持的。屠包樂弗的思想是這樣的，他也不想人們祇不過因為世上有了像他自己一般的殘忍的人們，纔喜歡迷信罷了，他們這流人果然光明了，不料竟然不用他的光亮去扶助別人掙扎出那暗無天日的曠昧，却倒藉以把他們在這個裏面一陷，便陷得更深了。

當南赫留道甫進到接待室裏的時候，屠包樂弗正在一間內屋裏和一個尼姑談話，那尼姑是一個活潑的，貴族的婦人，她正在西俄羅斯的居民中傳佈希臘正教的信條，那些居民是承認羅馬教王的，可是正教的信條却正在那裏強迫行使在他們身上。

接待室裏的一個官員詢問南赫留道甫何事，當他聽說南赫留道甫打算

遞一個呈文於皇帝的時候，便問他可否把那呈文先讀一徧。南赫留道甫把那呈文給了那官員，他便拿進內屋去了。那尼姑頭戴大帽，面上飄着面紗，離開內屋，走將出來，只見她的長裙在後拖曳着，雪白的手裏拿了一串黃玉的珠串。南赫留道甫待了一回兒還未見請進去。屠包樂弗正在那裏讀着那呈子，並且握着他的腦袋。他見了呈文裏的又清楚又着重的語氣，不覺很不快活的驚訝起來了。

他一面讀一面想道：「如果這個東西到了皇帝的手裏，那麼便要發生誤解和令人不快的問題來了。」後來他把呈子放在桌子上面，便按鈴吩咐說把南赫留道甫請將進來。

他憶起了這些教徒的案子來了；原來以前他也曾有他們呈上的一份呈子。這個案子且待在下文一說。這些教徒們脫離了那希臘正教會，他們經過第一次的勸告以後，便受了法律的審問，可是公判了無罪。後來牧師和縣吏

推說他們的結婚是不合法的，設計要充發他們，並且要把丈夫、妻子、兒女，都分離開來。那些父親們和妻子們便請願說他們不應該被分離開來，屠包樂弗回憶這個案子知會到他這裏的時候，他在當時會遊移是否不阻遏這件事情爲妙。可是後來他一想，如果斷定了那判決案，把教徒們的家族分別充發出去，結果却也沒有什麼害處，而且反過來一說，設使允許了農夫的教門照舊存在那裏，這便是在那地方其餘的居民身上留下一種惡勢力，使他們也要脫離正教了。後來再一看，這件事情却亦證明了那牧師的熱心，所以便決定仍讓這案子循着原來的路線進行下去。

可是現在他們既有一個在彼得堡有點勢力的，像南赫留道甫這樣的人來做他們的辯護士，便可親身對皇帝指摘這個案子爲一種殘酷的事情，或者還要傳到外國的報紙上面去。所以他立刻下了一個意料不到的決心。他帶着一種極忙碌的神氣立將起來接待南赫留道甫，說道：『你好啊？』

旋即去視他的事務。他一面拿起那呈文指給南赫留道甫瞧看，一面又說道：「我知道這件案子的。我一看見這些人名，便想起了這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感激你提醒我這事。這事乃是該省主事人的熱心過度。」

南赫留道甫不言不語的站在那裏，注視着在他面前的那付不動不彈的，灰白的假面具，心中一點也沒有仁慈的感想。

「待我下命令撤消這些法度，並且恢復那些人的家庭得了。」

「那麼我便用不着這個呈子麼？」

屠包樂弗答道：「我最確切的答應你了。」他那「我」字說得很着重，顯然自信「他的」誠實，和「他的」言語是最好的保證。「倘使我登時就寫這便最好了。請坐一坐罷。」

他走到桌子那裏，就寫將起來。南赫留道甫却没有坐下，兀自在那裏注視着那又窄又禿的頭顱和那引筆疾書的，漲着青筋的肥手，並且驚異何以這

個顯然無情的人却會做起他所做的事情來，何以他又會如此細心的做起這事來。

屠包樂弗封好了信封便說道：「好，你可以教你那托你告狀的人們知道了。」說畢便伸出兩脣，敎了一下鑿兒。

南赫留道甫接取那信封的時候，說道：「那麼他們爲什麼要受罪呢？」

屠包樂弗昂首一笑，宛如南赫留道甫的問題使他十分快樂一般。「我却不能對你說了。所有我能說的是人們的利益，受了我們的保護，是十分重要的，竟使在宗教事件上不免熱心過度，所幸這個却也不十分危險或有害，好像現在正通行的冷淡……」

「可是分散家族一事……托名宗教摧殘正義的最急的需要，這是怎麼會事呢？」

屠包樂弗兀自很體貼的笑着，顯然以爲南赫留道甫所說的話是很好聽

的。南赫留道甫所能說的任何事情，他都以為極好聽而極偏執的。他自以為他那遠到的政治地位是高超極了。

他說道：『從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或者是如此的，可是從治理的眼光看來，便很不同了。』屠包樂弗一面低着頭，伸出他的手來，一面說道，『然而現在我必得別你了。』

南赫留道甫不言不語握了一握手，急忙走將出來，却又懊悔握了那隻手。南赫留道甫一面走出來，一面想道：『人民的利益！你說，你的利益吧！』那時候他心中思潮湧起，兀自想着那些主持宗教和教育人民的機關。在人民身上的種種事情。他先想起了那婦人因為私賣燒酒而受懲罰，孩子因為偷盜，遊蕩的人因為遊蕩，放火的人因為縱火毀了房屋，公司股董因為撞騙，利地亞，蘇斯托娃祇因為他們能從探得他們所偵察的消息，便被拘禁起來。後來又想了教徒們因為破壞正教而受懲罰，哥開未奇因為沒有合法的政

府南赫留道甫清清楚楚的看見這些人們下獄的下獄，拘禁的拘禁，充發的充發，而考其原因，其實並不因為他們真正干犯了司法或者行爲不法，可是僅僅因爲他們是一種障礙，這種障礙是阻礙了官員們和富人們安享他們由人們手裏搶來的財產。沒有護照而賣酒的婦人，在城閒遊的偷兒，藏匿文書的利地亞，蘇斯托娃，打破迷信的教徒們，和渴求憲法的哥開未奇，都是一種真正的阻礙物。所有那般官員們，上自他姑母的丈夫，議員們，和屠包樂弗下至這些清楚，正齊，重要，坐在辦公席上的老爺們，完全不以無辜的人民在這種情形底下受罪的事實爲意，却僅僅關心從事怎麼能免掉那正真的危險；這是南赫留道甫看得十分清楚的。

所以，十個罪人可倖逃，而一個無辜不可誤定的規則，不但沒有顧及，並且反將過來，却爲了除去一個真正危險的人起見，竟將十個不危險的人也懲罰了，正彷彿割贅疣的時候，往往也把好肉割將下來一般。

這個解釋南赫留道甫看來十分簡單，並且十分清楚，可是這種簡單和這種清楚却使他猜疑躊躇，不敢承認那個解釋了。這般複雜的一個現象能夠有這般簡單和可怕的解釋麼？所有這些公道，法律，宗教，和上帝等等的字樣能夠僅爲遮蓋那最粗暴的貪婪和殘忍的字樣麼？

第二十七章

那天晚上南赫留道甫本要離開彼得堡，可是他會約瑪麗愛脫在戲院裏見她；雖然他知道不應當守這個約，可是他却自騙以爲食言是不對的。

他不十分真誠的自問道：「我力能抗拒這些試誘麼？我無妨做末一次的試驗。」

他穿了晚服來到戲院裏，那時候舞臺上正演名劇「茶花女」的第二幕，只見一個外國女伶正在奇形怪狀的二次表演一個患癆病的婦人怎麼死法。

戲場裏看客已滿。南赫留道甫一詢瑪麗愛脫的包廂，立刻便有人恭恭敬敬的指示他。一個穿號服的僕人站在走廊外面；他對南赫留道甫，好像對他認識的人一般，鞠了一躬，便把廂門一手打開。

對面的那些包廂裏坐着或立着的人們，坐在近旁的人們，和在底下正廳裏的人們，個個都凝神望着那瘠瘦的女伶，只見她穿着絲綢和花邊的衣裳，兀自在他們面前蠕蠕伸縮，並且用一種不自然的聲音說着話。

門啓處不知什麼人叫了一聲『靜默！』那時候並有兩股氣兒，一股是冷氣，一股是熱氣，掠過南赫留道甫的臉兒。

廂中有四人：兩個婦人和兩個男子。一個婦人便是瑪麗愛脫；一個婦人穿着紅色團圓的衣服，帶着累贅的首飾，南赫留道甫不認識她。兩個男子：面貌嚴重不測，身材高大俏美，穿了一身制服，鼻子像羅馬人的人，便是瑪麗愛脫的丈夫，那個將軍；還有一個是很漂亮的人，一嘴鬍鬚好不威風，其間下領那

裏却有一小塊已剝光了。

瑪麗愛脫舉措溫雅，身段瘦小，容貌秀美，她那低頸的衣裳露着她的又豐滿，又美好的斜肩，肩頸交接處有一顆小小的黑痣。她立即回過身來，笑容滿面的表示歡迎和感激，只見她將她那扇子一揮叫南赫留道甫坐在她身後的椅子上，由南赫留道甫看來，這事真是蓄意極深了。

那丈夫注視着他，和他注視各種事物一般的冷靜，並且鞠了一躬。瑪麗愛脫立起身來，一手挽着她那嘲嘲有聲的絲衫，整備走到小廂的後面，把南赫留道甫介紹給她的丈夫。南赫留道甫和他的妻子互相交換的神情，那主人，那美婦的占有人，行將立刻看見了。

舞臺上獨唱既畢，戲場中拍手之聲便霹靂的響應起來。瑪麗愛脫起身挽着她那嘲嘲有聲的絲衫走到廂的後部，將南赫留道甫介紹給她的丈夫。

那將軍，眼中的笑容沒有停止，說他是十分喜歡，後來便坐在那裏不言不

語，露出那種令人莫測的樣子。

南赫留道甫對瑪麗愛脫說道：「今天我要沒有約會，便應當離去了。」

瑪麗愛脫回答她含蓄的意思說道：「你要不嫌下賤，來見我，你就可看見一個神奇的女伶。」她說到此處，便回身向她的丈夫問道：「末幕裏她不是很華麗麼？」

那丈夫點了點頭。

南赫留道甫說道：「這種事情不足感動我，今天我會看見了許多真實的痛苦，就是……」

「對了，坐下來對我講講。」

那丈夫也傾聽着，他的笑眼越來越顯譏諷的樣子。

「我看見了那個婦人，他們把她釋放了，她在獄中拘禁得十分長久；真是把她毀得狼狽不堪。」

瑪麗愛脫對她的丈夫說道：『那就是這婦人，我對你說的。』

那丈夫含笑點了一點頭，便很冷靜的說道：『哦，是的，她能得釋放却使我十分喜歡。』他笑時由南赫留道甫看來，似乎他的鬚鬚子底下還帶着很明顯的譏諷。他又說道：『我要出去吸烟去了。』

南赫留道甫坐在那裏候着，要聽瑪麗愛脫不得不告訴他的不知什麼事情。不料她竟一字也不提，就連什麼事情都不用力說，她祇是一味兒的談笑，在那裏講戲，以爲這種戲應當特別的感動南赫留道甫。

南赫留道甫知道她沒有可說的事情，却祇想在他面前顯顯她自己晚妝的豔麗罷了；他覺得這事雖然悅目，却也可惜。

迷魂的障面網爲了南赫留道甫的眼睛，曾把所有這種事情遮將起來，這個障面網並沒有移去，可是他彷彿能夠看見放在底下的東西似的。他一面看着瑪麗愛脫，一面在那裏讚美她；然而他却知道她是一個謊子。她的丈夫

正用了好幾百人的血淚和生命來造他的境遇，她和他相處着，對於這事祇是漠不關心。所有她昨天說的話全都是假的，並且她所企想的事情——他和她都不知道其所以然——是要使他鍾愛她。這事却使他又喜歡又憎嫌。他屢次拿了帽子打算出走，可是依依不捨，仍舊留將下來。

可是挨到後來，她的丈夫回來了，只見他那濃鬱的鬍子上帶了一股子強烈的煙味，又驕佚，又卑狹的注視着南赫留道甫彷彿不認識他一般，在那個時候，廂門還沒有關閉，南赫留道甫便離開廂子，尋着了他的外衣，就走出戲院去了。

當他循着南甫司奇街走回家去的時候，不覺看見了一個服裝華美，身材高大的婦人在他前面沿着地瀝青的寬大砌道，靜靜寂寂的走着。一看她的臉兒和全身的形狀便知道她意識闊可惡的勢力。來往經過這婦人的人們個個都注視她。南赫留道甫走得比她快，於是他亦不知不覺的向她臉上看

去。那臉兒或擦了粉也未可知，亦還漂亮。那婦人秋波灼灼，嫣然一笑也注視着他。可也奇怪得很，南赫留道甫一剎那間又想起了瑪麗愛脫，因為正好像在戲院裏的情形一般，他重復覺得又喜歡又憎嫌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既很迅速的趕過了她，自己便煩惱起來，只見他一個轉灣，望馬斯喀耶走去。循着走過了隄岸，他便在砌道那裏不住的來回走將起來，直使一個巡警吃了一驚。

他想到：「那一個，當我進戲院的時候，恰好也是這樣對我一笑，而這兩笑的意義都是一樣的。那唯一的區別祇是：這一個是又明白又顯見的說「你要我，就取我，不要，便走你的道兒，」那一個却假裝她不想這事，可是在某種高而精緻的境况裏生活着，——其實底子裏還是那種同一的事情。這一個至少亦得是真實的，可是那一個却撒了謊啦。況且這一個是驅於不得已一方面，那一個却玩着那種迷魂，可惜，可駭的情慾，開着她自己的心。這個街上

的婦人好比一個腐濁的死水，貢獻給那口渴之情較嫌惡之心強盛的人；那個戲院中的却好比一種毒物，一不留神，便毒害爲其所觸的各種物事。

南赫留道甫憶起了他和縣長的妻子的私愛，於是羞愧的記憶就在他面前起來了。

他想到：『人類殘暴的天性裏的獸性是可憎的，可是祇要這個存留在赤條條的形式裏，我們便從我們的精神生活的高處觀察這個，並且輕視這個；不論一個人是墮落了，或者是抗拒了，一個人總不失其爲故我的。可是當那種同樣的獸性詐爲詩和審美的情感，並且要求我的崇拜的時候——那麼我們便被這個完完全全的吞沒，並且崇拜起獸性來，便再也不能夠分辨善惡了。這纔可怕呢！』

南赫留道甫現在察透了所有這種事情，正像他看見宮殿，哨卒，炮臺，河流，船隻，和交易所一般的清楚。而正在這種北方的夏夜，地上並沒有安息的黑暗。

暗，可是祇看見一種矇昧昏暗的光線從一個看不見的源泉那裏射將過來，所以在南赫留道甫的靈魂裏也沒有那安息的黑暗和顛頂。

各種事情都清楚了。各種事情，凡視為重要而良好的却都是沒有意思而惡毒的，這是很清楚的了；所有這種光明和榮華都遮沒了這老而明知的罪惡，這也是很清楚的；這種罪惡呢，不但未被懲罰，並且裝飾了種種人們所能想出的繁華。

他想將所有這個一齊忘掉而絕不一顧，可是他也不復再能看見這個了。雖然他不能看見這光線的泉源；雖然這光線由他看來是矇昧昏暗而不自然的，可是他却不由的看見了這個所默示的事情，並且覺得又快樂又憂愁。

第二十八章

南赫留道甫回到莫斯科，立刻便走到監獄醫院報告瑪司洛娃惡消息，說大理院已經承認了地方廳的判決，並且她應當預備到西比利亞去。那律師

所草的，上皇帝的皇子他也沒有成功的希望，現在姑且把他帶來，叫瑪司洛娃簽字。說也奇怪，這個時候他竟不願這事成功了；他想慣了到西比利亞去，在充發在那裏的囚犯們中生活，如果瑪司洛娃釋放出來，那麼他的和她的生活如何造成，他簡直不容易對自己描寫出來。他憶起美國著作家左路的思想，當奴隸存在美國的時候，這個著作家說道：『政府把任何不義的人監禁獄中，可是一個正義的人的真地位亦是一個監獄。』南赫留道甫遊過彼得堡，並且發見了種種事情之後，也有這樣的思想。

他想到：『是的，如今在俄國合於一個老實人的唯一的地方便是一個監獄。』當他坐車到監獄那裏去，進了獄牆的時候，甚且覺得這個是指他自己哩。

醫院的閹人認識南赫留道甫，見他進來便立刻告訴他說瑪司洛娃已不在那裏了。

「那麼她在什麼地方呢？」

「她又在監獄裏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因為什麼把她挪移過去呢？」

閻人藐然笑道：「哦，大人，這種人是什麼東西？她勾上了那個醫藥助手，所以醫長就命令她回去了。」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瑪司洛娃和她的心境對他多麼相近。他吃這些消息一駭，幾乎沒驚失了魂靈。

他的感想彷彿一個人臨着不測的大禍所感想的一般，他的痛苦也便非常難受了。

他的頭一個感想是一種羞愧。他以為她的靈魂裏正起了一種變化，這種快樂的觀念現在他自己看來，似乎很可笑了。他以為所有她的侮罵和眼淚，所有她不願承受他的犧牲而說的話語，都不過是一個潑婦的計策，想足足

的利用他一下罷了。他似乎記得在上次和她相見時看見了那些硬心的臉光。當他戴上帽子，離開醫院的時候，凡此種種都穿過他的心頭，閃出光來。

「現在我要做什麼事情呢？我仍舊屬意她麼？她這種行為沒有放我自由麼？」可是當他對自己發了這幾個問題的時候，便立刻知道如果他自以為自由而捨棄了她，那麼這個本是他願意做的事情，于她甚事，他要責罰便責罰自己得了，於是他就害怕起來。

「不對，發生出來的事情決不能夠改變我的決心，這個祇能助長我的決心罷了。隨她去做由她心境裏奔流出來的事好了。如果直是勾上了那個醫藥助手，那麼便隨她勾上那個醫藥助手好了，那是她的事情呢。我應當做我良心要求我的事情。而我的良心却要求我應當犧牲我的自由。我要娶她和追隨她的決心仍舊保持着不變。」南赫留道甫離開醫院，一面猖狂剛復的將凡此種種對他自己說着，一面躑躅獨步向着監獄的大門走去。

他在門口請求那值職的守衛兵報告獄長說他想見瑪司洛娃。守衛兵認識南赫留道甫，好像對一個相知說話一般的將他們獄中重要的新聞告訴他聽。舊獄長已經撤換，有一個新的，非常嚴澀的官員任命了他的位置。

管獄吏說道：「如今他們是十分嚴密了，這却真正可怕。他在這兒，馬上就去告訴他去。」

新獄長確在獄中，他不久就出來到南赫留道甫那裏。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樸稜有度的人，臉頰骨很高，行動起來很嚴肅並且極遲慢。

他並不看着南赫留道甫，却說道：「指定的日期內，在探視室裏，纔許相見。」

「可是我有一張上皇帝的呈子要她簽字。」

「你可把這個給我。」

「我一定要我自己去見那囚婦。從前我常得許可的。」

獄長對南赫留道甫偷瞥了一眼，回答道：「是的，從前是這樣的。」

南赫留道甫抗辯道：『我有官長的許可狀，』他便把他的袖珍小書掏出。獄長的眼睛仍然沒有看着他，說道：『讓我，』他使用手將南赫留道甫的紙張取將過來，慢慢的念着，他的手指又長又乾又白，大拇指上還帶着一只金戒子。他說道：『請走進辦公室來罷。』

這個時候只見辦公室裏闕無一人。獄長坐在桌旁，就收拾起放在桌上的公文來，明明要想參與會見。

當南赫留道甫詰問他可以不可以見政治犯德赫滑的時候，獄長便簡短回答說不能夠。

他說道：『和政治犯相見是不許的，』他又專神注意在他的公文上面。南赫留道甫衣袋中懷著致德赫滑的信，便彷彿覺得他曾極力想犯什麼罪，不料枉費心機，他的計策已被發覺了一般。

瑪司洛娃進屋的時候，獄長便抬起頭來，既不看她，也不看南赫留道甫，却

說道：『你可以談話，』便繼續收拾他的公文。

瑪司洛娃又穿了白色的衣褲。當她走到南赫留道甫那裏看見他那又冷又硬的神氣的時候，便一陣紅暈，面上漲得飛紅，只得用手摺弄着她的衣邊，兩眼也垂將下來。

由南赫留道甫看來，她的滿面羞愧已證實了醫院闖入的話語。

南赫留道甫打算款待她一若從前的樣子，可是不能使自己去同她握手，現在他看得她十分可恨。

他也不看着她，也不攜她的手，祇用純一的聲音說道：『我給你帶惡消息來了。大理院已拒却了上控。』

她彷彿喘氣一般的用了一種奇異的口聲說道：『我知道他們要拒却的。』南赫留道甫在從前就要詰問爲什麼她說她知道他們要拒却；現在他却僅僅注視着她。只見她的眼睛已飽含了淚珠兒。

可是這個並不使他心軟；却更加惹起了他對她的刺激。
獄長起身兀自在屋中來來回回的踱踱起來。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雖然覺得她可恨，可是他以為應該把他對於大理院判決的惋惜之情表白一下。

他說道：『你決不要失望。上皇帝的呈子還可以成功，我希望……』

她那雙眼淚汪汪的眼睛悽悽慘慘的對他看着，說道：『我却不想那事情。』

『那麼什麼事情呢？』

『你到過了醫院，想必他們對於我的事情告訴你說……』

南赫留道甫眉頭一皺，冷冷的說道：『這有什麼呢？那是你的事情。』

失意而殘忍的情感已經抑將下去，當她提起醫院的時候，却又帶着重新
的勢力升了起來。

他是一個濁世的公子，任何望族的女郎都以嫁他為幸福，他自願為這個

婦人之夫，不料她連等都等不及，就和那個醫藥助手勾串上了；他面露恨容，兀自在那裏想着。

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大封袋，一面把紙放在桌上，一面便說道：「好吧，把這個呈文簽上字罷。」她用她的手巾的一角擦了一擦眼淚，便詢問寫什麼和寫在何處。

他既指點了地，她便坐下來，用左手整理右手的袖口。他立在她後面，不言不語的，看着她的背，只見這背兀自慢慢的顫搖着。那時候好惡兩種情感在他胸中打起仗來：失意的情感和憐恤她受苦的情感——而後面的情感竟戰勝了。

是憐恤她之情先入他的心呢，還是他先憶起他的罪孽——他自己的惡毒行為呢？這兩者他已不記得何者先入了。無論如何他又覺得自己有罪，又覺得她很可憐。

呈子既已簽好字，她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褲上擦了一擦，便立將起來看着他。

南赫留道甫說道：『無論發生何事，無論結果如何，我的決心總是保存着不變的。』他已饒恕了她的思想，增高了他的憐恤之情和溫和待她之心，他便想要安慰安慰她。他又說道：『我願實踐我所說的事情；無論他們把你送到那裏去，我總要隨着你的。』

雖然她全部的臉色都光明起來，可是她却匆匆促促的打斷了他的話頭，說道：『這是什麼用處呢？』

『你最好想一想你在路上需要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特別的東西，謝謝你。』

獄長走將過來，南赫留道甫便不等她發話就告辭出去，他心中那種平安快樂和愛情是從來未曾感得過的。舉凡瑪司洛娃的行爲都不能變更他對

她的愛情，這個確定使他萬分快樂，並且將他升到一個向所不得的高度上去。讓她私通那醫藥助手好了這是她的事情。他不是爲他自己而愛她，却是爲她和上帝起見罷了。

這個私通，瑪司洛娃因之便被逐出醫院，南赫留道甫信之爲她的真正的罪惡，且將這件事情，寫在下面。

保姆長派瑪司洛娃到走廊的盡頭處藥房裏去取菜茶，不料那裏闖無別人，祇有那個醫藥助手，他是一個身材高大，面多疹子的人，他囉唆瑪司洛娃已非一日了。瑪司洛娃極力想擺脫他，便將他這樣的一推，誰知他的頭顱碰的一聲，撞在一個櫥架上，只見有兩個瓶子墮將下來摔破了。

恰巧那時候醫長在那裏經過，聽見摔壞玻璃的聲音，又見瑪司洛娃面上十分紅暈的跑將出來，便很有氣的喝她——

「啊，我的好婦人，如果你在這兒私通起來，我爲你的事情，就要把你送去

了……這是什麼意思？」他一面對那醫藥助手接連說著，一面很嚴重的側過眼鏡注視著他。

那助手笑了一笑，便將自己表白一番。那醫生並沒有留神他，只見他走進看護室去，將頭昂了起來，以便透過眼鏡而正視。當天他就對獄長說即日送一個莊敬些的副保姆來換瑪司洛娃的地位。

這個便是瑪司洛娃和那醫藥助手的「私通」，爲一個情人而被逐出，所以由她看來，私通是特別的痛苦，因爲和男人們的關係她毒之已久，而自從會見南赫留道甫以來，便尤其變得可憎了。一拿她那過去的和現在的情形來評判她，人人，那面多疹子的助手也在內，都以爲自己有褻嫚她的權利，並且她一拒絕，便要詫爲奇異；這種思想實是重傷了她的心，使她自嗟自憐，並且使她的眼睛裏生出淚珠兒來。這次她出來見南赫留道甫的時候，原想爲自己辨解那冤枉的事情，因爲她知道：他必已聽說這件事情了。不料她開始

自白的時候，便覺得他不相信自己，她的解說僅僅助長了他的疑團；於是眼淚兒將她扼住，她便一聲兒也不言語了。

瑪斯洛娃仍然想着自己沒會宥恕他，並且憐恨他，一若她在他們第二次相會告訴他似的，聊以安慰安慰自己。可是實在說來，她又愛上他了；因為愛他，所以她便不知不覺的做了所有他願望自己做的事情：戒酒，絕煙，和不賣弄風情，因為她知道他願望這個。如果每次他把這個提醒了她，那麼她便要照樣的拒絕他的犧牲，而嫁給他，這是因為她喜歡反覆伸述自己曾一度說過的驕話，又因為和自己結婚是他的一個不幸。她已毅然下了一個決心，說她決不受他的犧牲。然而他輕視她，而誤信她是依然故我，並且不注意她心中所起的變化，這些念頭却實屬可痛。

他仍然以為她在醫院方面做了錯事，也未可知；每念及此，便使她萬分難受，甚於得着她那罪案被判決的消息。

第三十章

瑪司洛娃行將和第一批人犯一塊兒送出，所以南赫留道甫便準備他的起程。可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竟使他覺得時間雖然很多，却也不能够件件事情都做完。原來現今和從前大不相同了。從前他慣於強迫找事情，這種事情的利益是常常集中於一人的，就是特米脫利，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可是他的生活的種種利益雖然這樣的集中起來，可是這些事情却是非常的無聊極思。現在呢，所有的事情都是關於別人家的，並不是特米脫利，伊溫諾維慈的，却不料都有趣和可愛起來，簡直沒有止底了。還有未盡的事情，從前特米脫利，伊溫諾維慈，南赫留道甫的事情是常常使他覺得煩惱和有氣的；現在這些事情却生出了一種快樂的心境。

如今南赫留道甫所從事的事情可分作三大端。他以自己平素的誇學之事，把事情那樣的分析，又按着將論及各事的文件分別放在三個書夾裏面。

第一件事情是關於瑪司洛娃的，大抵是謀劃步驟，引起她那上皇帝的呈文的注意；和預備她尚未確定的，到西比利亞去的行程。

第二件是他的田產諸事的佈置。在潘那服一處，他已把田地送給農夫們，那裏的情形是他們付了租價，就把來資供他們自己的公共費用。可是他還須用一種印契來堅定這個交易，並須遵照這個立他的遺書。在科司敏司奇呢，諸事的情形仍若先前所佈置的一般：他還得收租價；可是期限却須定規，且亦視他用錢的多少，以核農夫們用途的多少。因為不知道他到西比利亞去的行程要費多少錢，所以他雖把這筆進款打了一個對折，却還沒有決定全數喪失。

他的事情的第三部分是幫助諸囚犯，因為他們會屢次三番的懇託他。起初他遇着那些囚犯們，他們請求他幫助的時候，他馬上就為他們代求，希望減輕他的厄運；可是不久他便又有了許多懇求的信，竟使他覺得不勝

盡幹這些事情，這個自然引導他從事別種工作，最後這種工作引起了他的興趣，更甚於先前那三種。

這種新事情包括在下面諸問題的解決裏面：這種奇異的，名為刑律的定例是什麼東西？這個監獄（其中的人犯他略為知道的）和從彼得堡的彼得羅拍甫洛甫斯奇城起到沙哈林島止，許多其他的幽禁的地方，都受了這個定例的厚賜；由他看來真是奇異，其間竟有千百個這種刑律的犧牲物在那裏衰滅：這個因為什麼存在呢？這個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根據他親身和囚犯們的關係，根據被監禁的人們的來信，和考問律師和監獄牧師的來信，南赫留道甫下了一個斷案說所謂罪人的囚犯們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十分無辜的人民，被審案的錯誤定了罪的。此類如孟壽夫的被定為縱火犯；瑪司洛娃和其他等人是。這類人為數不多，照着那牧師的估量祇有百分之七罷了，可是他們的情形却激起了特別的興趣。

第二類包含因爲在特別的情形底下——類如氣憤呀，嫉忌呀，或者酗酒呀——做出那些行爲，而被定罪的人們；其實一般審判他們的執們在這種情形底下，必定也要犯那同樣的行爲的。據南赫留道甫的觀察，屬於此類的，比所有罪人的半數還要多。

第三類包含因爲犯了那些行爲而受懲罰的人們，這些行爲，據他們自己的意思，自是十分自然，並且善良的，可是別人家造法律的人們却以爲是罪惡。此類如沒有護照而出賣燒酒的人們，販運私貨的人們，在屬於皇族的大田產和大林樹裏找採草料和木材的人們，山盜們，和那些侵略教會的不信教的人們等等是。

屬於第四類的人們僅僅因爲他們在道德上立得比較社會中普通的水平線高起，所以被繫了獄。類如那些教徒們；類如葡爾人和叟喀謝人爲恢復他們的獨立而叛亂；類如那些政治犯，社會主義者，和罷工的人們等等都是。

據南赫留道甫的觀察，有一大成是屬於此類的並且其中有幾個是最好的，人，祇因抗拒了官廳，便被他們定了罪。

第五類所包含的人們被動的獲罪於他們和社會的關係實在遠甚於他們自己犯罪。這些人們便是被縣運不絕的苦難和引誘所醜毒的廢物，類如那個偷席的孩子，和南赫留道甫在獄中獄外所看見的其餘的數百人，他們在其下生活的境况似乎很有系統的引出那些名為罪惡的行爲。南赫留道甫近來遇着的許多許多的偷兒類和殺人的兇手，據他的估量看來，便是屬於這類的。那些心術敗壞的東西，他亦把來劃在這一類裏，這種人們犯罪學的新派別之爲犯罪之模型，這個東西的存在他們視爲刑律和懲罰的必要之主要根據。據南赫留道甫看來，這個類喪敗壞的醜模型恰巧和這些社會獲罪他們的人們一般，不過此處社會並不是直接獲罪於他們，却是獲罪於他們的父母和祖先。

末類中有一個名叫俄霍丁的積賊，尤其使南赫留道甫吃驚。俄霍丁是一個妓女的私生子，在一妓館裏養成人，他到了三十歲上，明明沒有遇着過道德在一個巡警之上的人，並且在很幼小的時候便入了一個賊黨。他生性非常滑稽，藉此使他自已十分令人喜悅。他請求南赫留道甫爲他關說，同時却又戲弄他自己，律師，監獄，和人的與神的律法。又有一個漂亮的菲奧德羅夫，他是一黨強盜的首領，帶領手下，曾劫殺了一個老年官員。菲奧德羅夫是一個農夫，他的父親會把他的房屋非法奪去，後來當兵的時候，因爲愛上了一個官長的夫人，便受了罪，他有一種迷魂和癡狂的性情，無論如何，總是一個官長的夫人，便受了罪，他有一種迷魂和癡狂的性情，無論如何，總是渴望着快樂。無論有什麼事情，他從沒有遇見過約束自己的人；除去快樂外，他從沒有聽得過一字論及什麼人生的目的。南赫留道甫分明看見這兩個人的天賦都很豐富，不料竟被荒蕪和虧耗，如同無人管理的植物一般。他又遇見了一個遊蕩者和一個婦人，他們藉着他們的愚態和佯爲的殘忍來拒

絕他，可是就連在他們裏面，他都不能尋着那意大利學派所謂罪人之模型的影蹤，不過他在他們裏面祇看見了他以爲可惡的人，正像他在獄外所看見的那些身穿燕尾服，肩掛金絲綫，或者飾着花邊的人們一般。

所以因爲什麼一方面這些種種不同的人們都被繫在獄中，一方面其餘和他們一樣的人們却逍遙自在甚且審判他們，這個緣由的考查便爲南赫留道甫造成了一個第四件的工作。

他希望在書籍中尋得這個問題的答案，於是遍購凡論及這種事情的書本。他買得了浪勃洛查，家羅法洛，番利，李斯慈，馬慈列，泰爾特等諸集，並且很細心的瀏覽這些書籍。

可是當他閱讀的時候，却不料越來越失望起來了。他的失望猶之那些展開科學書，不爲下定例，不爲作文章，不爲討論，不爲教授，而僅爲求一個日常生活問題的答案的人的失望一般。科學回答了幾千個關於刑律的，非常與

妙的問題，可是他正在極力解釋的那個却回答不了。

他問一個極簡單的問題：「因為什麼，有什麼權利，有些人把別些人拘禁磨難，充發，鞭撻，和殺却，一方面他們自己也正像爲他們所磨難，鞭撻，和殺却的人一般？」所以他便熟思人類是否有自擇善惡之權。是否犯罪的朕兆量量頭顱便可探出。那部分遺傳性在罪惡裏作劇。不道德是不是可以遺傳。瘋癲是什麼，衰壞是什麼，品質是什麼。氣候，食物，顛預，仿效性，催迷術，或者情慾，如何影響及罪惡。社會是什麼。社會的責任是什麼，……等等。

這些推論使南赫留道甫憶起了他從前由一個小孩兒口中得來的那個答案，這個小孩兒正從學校歸家，他便遇見了他。當時南赫留道甫問他學過拼音沒有。

那孩子回答道：「是的，我能夠拼音。」

「那麼很好，你怎麼拼“Teg”（腿）一字，告訴我。」

孩子面上露出一種巧猾的神氣說道：「一隻狗腿呢，還是別種腿呢？」

在問題的形式上，恰巧這種答案是南赫留道甫要回答他那根本的疑問而在諸科學書上尋得的答案。有許多果然是聰明，有學問，和有意思的；可是在要點上却沒有一個答案：有些人有什麼權利來懲罰其他的人？

不但沒有回答這件事情，並且所有的辯論都是用來解釋和表白刑罰的，並且拿刑罰的必要視為一種不逞之論。

南赫留道甫讀得雖多，却不過呼吸一陣罷了；他既安下這種讀法的失敗，便希望以後再求這個答案。他不讓自己相信那常常自己現在他面前的答案。

第三十一章

瑪司洛娃等一千人犯行將在七月五號起程，於是南赫留道甫也張羅在同日起程。

前一日，南赫留道甫的姊姊和她的丈夫進城來看他。

南赫留道甫的姊姊，娜泰萊，伊溫諾甫納，羅瓜金斯開，比她的弟弟大十歲。南赫留道甫長育成人大半受她的感化。他做孩子時，她非常喜歡他。到了後來，在她出閣以前，他們彼此都非常親愛，彷彿他們是一對兒一般；因為她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少婦，他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子。這時候她愛上了她的朋友尼可蘭楷，就有了終身之約。他們倆都愛尼可蘭楷，並且在他和他們身上，愛那好的事情，和那聯合所有男人的事情。

自從那時候，他們兩人都敗壞了：他受了軍中的職務和一種溷濁的生活的影響，她受了出嫁與一個人的影響。她帶了一種色慾的愛情愛戀他；他呢，不但不小心她和她弟弟從前所以為親愛而神聖的事情，並且連向道德的完全和人類的職務的那些軒昂大志的意義都不懂得。這種志氣從前定過她的生活，並且給他們安下了好高之心，和一個誇耀的欲望——這就是他

所明白的唯一的解釋。

娜泰萊的丈夫是一個名聲，財產俱無的人，可是在他的職業上却十分機巧；他很敏捷的在自由派或守舊派之間調度，看兩種潮流何者最合他的意思，便利用何者；最出色的是經過了某種品質能使婦人們喜悅；因此種種，他便做了一任比較上很光明的審判事業。當他旅行外國的時候，那時候他已不復在他的初期少年時代；他既結識了南赫留道甫，便已結那個亦已不復少年的娜泰萊，使她戀愛自己；這却很違背她的母親的願望，她以為女兒和他結婚簡直是和下等人結婚。

雖然他極力的自藏此事，雖然他奮鬪此事，可是南赫留道甫總記恨他的姊夫。

南赫留道甫對他的很強烈的憎惡之情果然是羅瓜金斯開的感情的卑賤和他的自信自任而窄小的心地所致，可是激起這種憎惡之情的緣故却

大半是因爲娜泰萊爲他起見，竟湮沒了她曩昔心內的善良，怪她公然不顧她丈夫的天性的狹窄，遠能將他愛得十分熱情，十分私見，和十分嗜慾。

這個常常害南赫留道甫想起娜泰萊是那個多髮的，自信的，頭上一塊禿頂閃閃有光的人的妻子。甚至對於孩子們牽引的感情，他都不能夠制服，當他聽說她又耍養一個孩子的時候，他便感得一種憂愁以爲她又被這個對他十分疏遠的人，不知傳染了什麼壞東西。

羅瓜金斯開夫婦二人把他們一子一女兩個孩子留在家裏，輕身來到莫斯科，住在上等旅館的上等房間裏。娜泰萊一到莫斯科，馬上便到她母親的老宅裏，可是聽見阿格拉費，彼得洛夫納說她的弟弟不在家裏，現在正住在客棧裏面，她便乘車往那裏去。骯髒的僕人在那緊密的過道中迎接她，只見那裏黑漆漆的祇有一盞終日在那裏燃着的燈兒。他對她說侯爵已經出去了。

娜泰萊叫他引進他的屋中，因為她想留一張字柬給他，那人便引她上去。娜泰萊細細心心把她弟弟的兩間小屋察看了一下。她素來深知道他愛好潔淨和秩序，她看見屋中佈置得非常簡單，却未免吃了一驚。在他的寫字檯上，她看見一個頂上有黃銅狗的紙歷，這個東西她還記得起來；他的各種書夾和寫字的材料放在檯上，那種齊整的樣式，她亦很熟稔的，又見一柄象牙的彎曲的大裁紙刀擱在一本泰爾特所著的法國書中，這本書和其餘論刑罰的書卷放在一塊，還有一部享里，佐治所著的英文書。

她在檯子那裏坐將下來，寫了一張字柬請他當天一定要來。她對着她所看見的東西不免有所驚異，只見她搖了一搖頭，便自回轉她的旅館裏去了。現在有個關於她弟弟的問題使娜泰萊關心：其一是他和喀羅莎的婚事，這事情她聽見他們鏡中的傳說，因為人人都談這件事情；其二是他把田地捨給農夫們，此事她亦已知道，並且驚以為一種政治性質的，和危險的行動。

喀瞿莎的婚事却有一樣使她高興。她很讚美那個堅忍的志趣，這個志趣却十分像他和她自己，因為在她未嫁前，他們常常在那些快樂的時光裏的。然而她想着她弟弟要和這樣一個可怕的婦人成親的時候，便自害怕起來了。後面的那個情感在兩者之中比較強烈些，於是她決定用全力來阻止他，雖然她知道這事的難辦。

把田地捨給農夫們一事却沒有使她緊惦着，可是她的丈夫倒很惱怒這事，並且盼望她能感化感化她的弟弟。

羅瓜金斯開說這樣的一種行為簡直是背謬，輕浮，和驕誇，——這種行為的唯一可能的解釋便是實現原始，驕矜誇傲，和高談闊論的欲望。

他說道：「把田地租給農夫們，却把租價付給他們自己，這種事情能有什麼意識呢？如果他決定做這樣的一種事情，那麼爲什麼不把田地由農工銀行經手賣給他們呢？這麼一來，便算有些意識。實在說來，這種行為簡直近於

癡狂了。」

羅瓜金斯開便鄭鄭重重的想把南赫留道甫放在法定的監護之下，並且要求妻子說她應當嚴重對她弟弟說說他那奇怪的志意。

第三十二章

那天晚上南赫留道甫回來，一看棹上他姊姊的字柬，即便起身出來去見她。他到了旅館，只見娜泰萊獨自一人在那裏；她的丈夫正在第二間屋子裏安息着。她穿了一件緊貼身子的黑絲衫前面有一個紅色的紐結，她那黑漆的纖髮是按着最新的時色挽攏來的。

數年來她做了她丈夫的匹偶，只見她爲他之故而竭力裝出時色的樣子。她看見了她的兄弟，便跳將起來，直奔他去，但聞她那絲衫窸窣有聲。他們接過吻，兀自含笑互相注視着。那種不可思議的，極有意義的，完全是真實的，並且不可以言表的，神氣的交換過去了。後來不真實的言語便來了。他們自

母喪以來，還沒有會過面。

他說道：『你比從前長得又碩壯，又年輕了。』她聽着，不禁很愉快的把嘴唇綉將起來。

『你却變瘦了。』

南赫留道甫問道：『好，你的丈夫好麼？』

『他正安息着；他終夜的不睡覺。』

千言萬語說不出；祇有他們的神情把他們言語所說不出的事情表將出來。

『我已到你的客棧裏去過了。』

『是的，我知道的。我移住的緣故，是因爲那房屋太大了。我那裏寂寞得很。那裏所有的東西全都用不着，所以你最好把東西全都收下罷。我是說家具和那些東西。』

「是的。阿格費納，彼得洛夫納已告訴我了。我到過那裏了。多謝你。可是……」
那時候旅館中的侍者送進一套銀茶具來。他收拾桌子的時候，他們便不言語了。後來娜泰萊在桌子那裏坐下；弄茶，仍舊不言不語，南赫留道甫也自一語都不發。

後來還是娜泰萊毅然說將起來。

「很好，將米脫利，這個我都知道了。」說畢，她便注視着他。

「這有什麼呢？我很喜歡你知道。」

她問道：「她進了那生活以後，你怎麼能希望改良她呢？」

他在一隻小椅子上直僵僵的坐在那裏，很細心的聽着，極力想了解她的意思，並且正正確確的回答她。上次和瑪司洛娃相會所生出的心境仍然充滿了他的靈魂，帶了很安逸的愉快，並且對所有的人們都很悅意。

他回答道：「這個不是她，却是我自己想改良。」



娜泰萊便嘆了一口氣。

「除去結婚，還有別法可想啦。」

「可是我想這是最好的了。況且這個引我進到一個我在其中能夠有用的世界裏面呢。」

娜泰萊說道：「我不能信你能得快樂。」

「我的快樂不在這一點上。」

「自然啦；可是如果她有一顆心，她不能夠快樂，……連想都不能想他。」

「她並沒有想他。」

「我懂的；可是生活……」

「是……生活麼？」

「需要的東西有點不同。」

南赫留道甫目光注在她的臉上說道：「除去我應當做正當的事情外，生

活什麼東西都不需要了。」只見她的眼睛和嘴巴周圍雖然微縐，却仍不失其爲漂亮。

「我不懂，」他說畢，便嘆了一口氣。

他說道：「可憐的親愛的人呀，她怎麼能變到這個地步？」他又憶起了未出閣以前的娜泰萊，並且對著她感得了一種幼時無數記憶所構成的溫存之情。在那個當口羅瓜金斯開進了屋子，只見他頭向後，胸朝前，擺著他的常態，又輕又慢的踱將進來，他的眼鏡，他的禿頂，和他的黑眼烏珠，全都在那裏閃閃放光。

他說道：「你好呀？你好呀？」他很不自然加重他的話語。他們握過手，羅瓜金斯開便慢慢的一把安樂椅坐將下去。

「我沒有打斷你們的談鋒麼？」

「沒有，我很不願意瞞着我正在說的或正在做的事情，什麼人也不告訴。」

南赫留道甫一看見他那有毛的手，和一聽見他的自傲自信的語氣，他的溫柔之性一下子便離開他去了。

娜泰萊說道：『是的，我們正在講他的志願哩，』她取過茶壺來，續說道：『我給你一杯茶，你要麼？』

『是，請罷。那是一些什麼特別的志願呢？』

南赫留道甫講道：『和一千囚犯到西比利亞去的志願，囚犯之中有一個婦人，我自以為待錯她了。』

『我聽說不但跟隨她，此外還有別事呢。』

『對了如果他願意，我便娶她。』

『真的啊！可是倘使你不見怪，你可一表你的動機麼？我總不了解他們。』

『我的動機是這個婦人……是這個婦人的墮落的第一步。』

南赫留道甫因為不能尋得正當的說明語，兀自在那裏自怒自惱起來。

我的動機是：我是罪人而她却得了懲罰。」

「如果她受了懲罰，那麼她便不能是無辜的。」

「她却完全是無辜的。」

於是南赫留道甫就很熱忱的把那事情全部講出。

「是的，在首席推事方面，這是一個失案的案子，在陪審官方面却又斷了一個不思議的答案。可是像這樣的案件，還有大理院在呢。」

「大理院已經否認上控了。」

羅瓜金斯開顯然懷著真理乃法律判決之產品的通俗見地，他說道：「好，如果大理院已否認了這個，那麼必是上控的理由不充分。大理院不能鑽進案件的事實裏面去。如果正真有一個差誤，那麼應當請願皇帝。」

「這個做是已經做到了，可是恐怕沒有成功的希望。他們將要採用部中司裏的主意，司裏也就和大理院裏商量，大理院亦便把本院的判決重復一

下，而這無辜的人却照常要受罰。」

羅瓜金斯開很謙讓的一笑說道：「第一層，部中司裏決不會和大理院商量的，司裏傳令把原來的文書由法庭移送過來，如果發現了一個錯誤，便將依法判決了。第二層，無辜的人是永遠不會受罰的，或者受罰，也不過是在十分罕見，十分特殊的案子裏罷了。要知道受懲罰者乃是罪人。」羅瓜金斯開很謹慎的說著，並且很自滿的笑著。

南赫留道甫對著他的姊夫懷著一種惡意，只聽他說道：「我却確知其反面，我確確切切知道大部分受法律定罪的人是無辜的。」

「在什麼意思上呢？」

「在無辜兩字的本意上。正好比這個婦人毒殺人的無辜；好比我剛剛知道的一個農夫永不會犯殺人罪，而竟然蒙了殺人罪的無辜；好比母子二人現即將定成縱火罪，其實火是那房屋的主人放的，罪當然是他犯的。」

「好啊；自然啦，法律的錯誤是常常有的。人類的機關是不能夠完全的。」
「此外還有許多定了罪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本來是無辜的，而他們所處的社會却以爲是不正當的。」

羅瓜金斯開神氣又安詳又自信，笑容微微含著輕蔑，招得南赫留道甫特別的生氣，他說道：「請恕我，這却不然；個個偷兒都知道行竊是不當的，並且知道我們不應當行竊……那是不道德的。」

「不對，他不知道這個；他們對他說『毋偷盜』，他却知道工廠的主人低落工價，偷他的勞工；政府經過百官的手，用稅賦來劫掠他。」

羅瓜金斯開靜心審度著他小舅的言語，說道：「怎麼啦，這是無政府主義哪。」

南赫留道甫繼續說道：「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我祇說所發生的事情罷了。他知道政府劫掠他，他知道我們田地的業主們早就劫掠他了，他知道

田地應該是大家的公產，却會把他搶去；田地是由他那裏竊去的，而後來如果他從那裏拾起一些樹枝兒來燒火，我們便把他放在監獄中，極力安慰他，說他是一個賊。他自然知道做賊的不是他，却是那些奪他田地的人們，並且知道謀得恢復由他那裏所竊去的東西是一種對於他的家庭的責任。

羅瓜金斯開確切以爲南赫留道甫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並且以爲社會主義需要所有的田地都應當平均分開，而這樣的一種分法是非常愚蠢的，並且以爲自己能够很容易的把這個證明是如此的。他很安詳的說道：「我不懂；要不然，如果懂了，我也不能贊同的。田地應當是某種人的產業。如果你把他分開……如果你如今把他均分了，來日他却又在最勤敏和最聰明者的手裏了。」

「沒有人想均分田地。田地不應當是任何人的產業；不應當是一種買賣或者租賃的東西。」

「產業的權利是天賦給人的；沒有此權，田地的耕種使沒有指使，把產業的權利一毀壞，我們便要墮入野蠻主義之中了。」羅瓜金斯開冠冕堂皇的述說這種事情，將平常贊成田地私有制的論調重溫了一遍。

「反過來說，祇要田地不是人家的產業的時候，便可不再荒蕪了，好比現在的情形一般，一方面田主們如同狗在馬槽，不能使自己應用馬槽似的，不讓能用田地的人們用之，一方面田地就荒蕪了。」

「可是特米脫里，伊溫諾維克啊，你所說的不過是瘋話罷了。試問在我們這時代，能不能把田地上的產業削除？我知道這是你的老嗜好。可是我對你說得很率直，還要請你原諒。」羅瓜金斯開面色灰白，聲音也顫將起來：顯然這個問題把他激動得非常利害：「我總勸你在未實行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先好好的揣度揣度。」

「你是說我本身的事情麼？」

「對了。我們處在特別的環境中，我以為我們應當擔負從這樣的環境所生出來的責務，這種責務應當扶持我們生於其間的情境，我們會把這種情懷從我們的祖先遺傳下來，我們便應該將之傳遞給我們的後裔。

「我以為這是我的責任……」

羅瓜金斯開說道：「宥諒我，」他不許南赫留道甫插口，「我並沒有說我自己或者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地位是確定了：我所賺的，足夠我們安安逸逸的過活，我盼望我的孩子也是這樣的過活。所以我繫念你的行爲——倘使你不怪我這樣說來，我便要說這種行爲還沒有考思完備——不是根於本身的動機；乃是根據原理的，所以我不能夠贊同你。我勸你好好的思考思考，再讀讀……」

南赫留道甫面色轉成灰白，他說道：「請你讓我定奪我的事情，讓我自己選擇讀什麼和不讀什麼。」他覺得兩手冷將起來，並且覺自己不復是自己

的主人，他住了嘴，便在那裏喝起茶來。

第三十三章

南赫留道甫稍覺安定的時候，問他的姊姊道：「好，你的孩子們都好麼？」他的姊姊告訴他說孩子們和他們的祖母一塊兒留在那裏。她很喜歡他和她丈夫兩人的辯論告終，她便繼續告訴他她的孩子如何玩耍，說他們正在那裏旅行，好像他常常拿着三個洋囡囡，一個黑奴，又有一個他叫作「法國婦人」這樣的玩一般。

南赫留道甫笑道：「這些事情你真個全都記得麼？」
「是的；可也奇怪，他們竟玩耍得一模一樣。」

不愉快的談鋒已經告終，娜泰萊心中便覺得安定一些，可是她不高興在她丈夫面前談祇有她兄弟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她提出一個普通的談話，便講起開朋斯奇死於決鬪，他母親因喪了她那獨生的兒子而悲傷憔悴

一事來；因爲這個是彼得堡當時的談資，現在已經傳到莫斯科來了。羅瓜金斯開對於這事的情形表示不滿之意，說決鬪中的謀殺不在通常的刑事罪之列。

此種言譚激起了南赫留道甫的答詞，於是一個新的辯論在這個題目上挑將起來。什麼事情都沒有解釋清楚，兩個對頭都沒有自己心中所懷的事情表明出來，却是各執己是，而各貶人非。羅瓜金斯開覺得南赫留道甫貶責他，且看輕他的行爲。並且想把他的意見的不公道指譎給他看。

在他方面看來，羅瓜金斯開干涉他辦理田地的事情，南赫留道甫都覺得被他那姊夫嘔了他一肚子的氣，並且惱怒這個窄心眼兒的人一味兒的認南赫留道甫信作糊塗和有罪的事情爲合式的，和合法的。這種膠持很使南赫留道甫生氣。

他問道：「法律能够做什麼？」

「能够把兩個決鬪者之一，像一個普通謀殺犯一般，定了罪案充發到礦山那裏去。」

南赫留道甫的兩手又冷將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很熱烈的問道：「好，這個有什麼好呢？」

「這個是公正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公正彷彿是法律的目的。」

「不是如此，還有怎樣呢？」

「階級利益的扶持！據我的意見看來，法律不過對於我們這階級的利益做一種扶持現有事物的秩序的器具罷了。」

羅瓜金斯開很鎮靜的一笑說道：「這個完全是一種新眼光，通常以為法律是有一個全然異樣的目的。」

「對了，所以在理想上，却不在實際上，這個是有的，如同我所尋出的一般。」

法律志在保守事物的現狀，所以這個殘害和處決那些立在普通水平之上而想將之擡高起來的人們，就是所謂政治犯者——正和殘害和處決那些在中人以下的人們，所謂罪人之模型者相彷彿。」

「我不贊同你。第一層，我不能承認列在政治犯的罪人受罰，因為他們是在中人以上。照大多數的情形看來，他們是社會上的下流，樣式雖然不一樣，顛倒搗亂却十分像你視為中人以下的罪人之模型一般。」

「我偶然知道人們依道德而論是遠在他們的審判官之上，所有那些教徒都是有道德的，從……」

可是羅瓜金斯開乃是一個自己說話時不慣別人打岔的人，他並沒有聽着南赫留道甫，却在同時繼續往下講話，因之越發惹他生氣了。

「我亦不能承認法律的對象是扶持事物的現狀。法律志在改良……」

南赫留道甫插嘴道：「好一種改良，在一個監獄裏面！」

羅瓜金斯開一味兒望下說道：「或者移化那些驚駭社會的，搗亂而兇殘的人們。」

「這個正是法律所不能的事情。社會沒有既做這事又做那事的方法。」
羅瓜金斯開勉強一笑說道：「這是怎麼會事呢？我不懂。」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的意思是說祇有兩種合理的刑罰存在，這兩種是古時所有用的：就是笞刑和極刑，這兩種刑罰都已越來越不通行，因為人類的本性漸漸的軟化了。」

「聽你說話，可真是十分新穎，非常奇怪。」

「對呀，打人以儆其將來不做招打的事情是合理的；當人有害或危及社會的時候，便斬其首級，更是十分合理了。這些刑罰實有一個普通的意義。可是一個人沒有職業，又看了壞榜樣，因之顛倒搗亂起來，便被繫在獄中，試問這種的意識何在？把他放一種地位裏，這個地位：是專給預備的，是助長他的

惰性的，又是使他、和最會搗亂的人們相處的，試問這種的意識何在？從土拉到歐哥慈克省政府，或者從苦爾斯克……每人要納五個盧布的公費，這個意識又是在？

「是的，可是大家都是一樣的，大家都怕公費的行程，如果沒有這樣的行程和監獄，爾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坐在這兒了。」

「監獄不能夠保證我們的平安，因為這些人不能永久在那裏拘留着，總久再要釋放出來的。在反面看來，人們在這些機關裏却養成了最大的淫弊和墮落，所以危險不但沒減少，反倒增加起來了。」

「你的意思，是說懺悔制度應當進步起來。」

「這個不能夠進步的。進步的監獄，所消耗的比現在人民的教育所費的還多，並且在人民身上便要加上一層更重的擔負。」

羅瓜金斯開並沒有注意他的舅弟，兀自繼續說道：「可是懺悔制度的缺

點決不會毀壞法律本身的。」

南赫留道甫便揚聲說道：「這些缺點是無可救藥的。」

羅瓜金斯開說道：「那麼是什麼呢？我們勢必把他們殺却麼？要不然，就如

同某個政治家所提議的一般，去挖出人們的眼睛麼？」

「對了，這事不免殘忍些，可是很有效力，如今所做的事情是很殘忍的，却不但沒有效力，並且是十分蠢笨，竟使人家不能明白怎麼人民在他們的意識上會參與這樣荒謬而殘忍如刑律的事業。」

羅瓜金斯開面色變得灰白起來，但聽他說道：「我剛巧參與在這個裏面。」

「那是你的事業。可是我以為這個是不可解的。」

羅瓜金斯開顫聲說道：「我想有許多許多的事情，你是以為不解的。」

「我會看見一個檢察官怎樣極力的把一個不幸的小孩定了罪，其實這個孩子祇有令公平人引起同情的份兒，並不能惹出什麼事情來。我知道又

有一個檢察官怎麼盤問一個教徒。怎麼本着讀福音一事，設計捏造一個刑事罪名。實在說來，法庭裏全部的事情都包括在那類又無意識又殘忍的事務裏面。」

羅瓜金斯開立起身來，說道：「如果我作這般想，那麼我決不去供職了。」
南赫留道甫看見他姊夫的眼鏡底下有一種特異的光耀。他便想道：「這個會是淚珠兒麼？」原來這個果真是傷失體面的淚珠兒。只見羅瓜金斯開走到窗邊，取出他的手帕，但聞一陣嗽聲，抹了抹他的眼鏡，他既把眼鏡脫下，便亦把他的眼睛擦將起來。

當他回到沙發那裏的時候，便點了一支雪茄煙，再也不講話了。

南赫留道甫既把他的姊夫和姊姊得罪到這等程度，却覺得苦惱和慚愧起來，特特因為第二天他就要走開，並決不再見他們。
他昏昏亂亂的別了他們，便乘車回去。

他想到：『凡我所說的話可以是真的……無論如何他沒有回答這個。可是我沒有用恰當的方法去說。如果惡的情感竟如這樣的得罪他和中傷可憐的娜泰萊一般的會把我潛移過去，那麼我便一點兒都不能改變了。』

第三十四章

瑪斯洛娃等一千囚犯即將趁下午三點鐘的火車離開莫斯科；南赫留道甫想看囚隊起程，並且和囚犯們一塊兒到車站去，所以他打算在十二點鐘以前便到監獄那裏。

前一夜他正在收拾打束他的文件的時候，隨手抽出他的日記本來，來回讀了幾頁。末一頁是在他到彼得堡之前所寫的，其文曰：『喀羅沙不願意收納我的犧牲；她意欲自己做一個犧牲。她已戰勝了，我亦戰勝了。她那內心的變化使我很快樂，我雖然懼怕相信這變化，可是我已爲這個正在她心中進行着。我懼怕相信這個，然而她却似乎正在那裏恢復生機。』後來他更望下

讀道：『我的生活，有點是非常怪澀，有點是非常快活。我聽說她在醫院裏行為極壞，我忽然就覺得萬分痛苦。我永想不到這事會如此痛苦的。我懷着憐憎和怨恨對她說話，後來我斗然憶起我所怨恨於她的事情，雖祇在思想上面，從前自己却也屢屢的犯過甚麼且現在仍然犯着。於是立刻之間，我便慊惡起自己來，並且憐她，並且又覺得快樂起來了。如果我們能够設法常常用我們自己的眼睛來看那光線，那麼我們當可多麼和善啊。』後來他便寫道：『我已見過娜泰菜，而自滿之心又使我不仁和惡毒起來，並且有一種沉悶的情緒貼在心上。好啊，這個已無可救藥了。明天即有一個新生活開始。對於舊者便作一個最後的握別罷！許多新印象已屯積起了，可是我還沒有把他們聯合起來。』

第二天早晨南赫留道甫醒來，他的第一個情感即是悔恨他自己和他姊夫兩人間的事情。

他想到：『我不能够像這樣隨便走了。我應當去和他們說合一下。』可是他一看錶，知道已經沒有時候到他姊那裏去，但當趕快出去，以免太晚了，不能看見囚隊開拔上路。他匆匆忙忙的把各種東西都預備妥當，叫一僕人和太拉司把東西送到車站，太拉司是費道西的丈夫，他亦是步行的。隨後他雇了他所看見的第一輛馬車，只見車夫一揚鞭便趕到監獄那裏去了。

囚犯們的火車祇在他所乘的火車前兩個鐘頭開發，所以南赫留道甫在客棧裏把他的眼目付過，一概都料理清楚。

那時候正是七月時令，天氣熱不可當，但覺熱氣騰騰的由石上，牆上，房屋的鐵頂上蒸發到靜着不動的淨空中去，這些石頭，牆壁，屋頂，那酷熱的夏夜也都沒有把來冷一冷。少有間隙，而微風起處，亦祇冒起一股又髒又熱的空氣，却還有飛塵彌漫其間，油漆的氣味燭鼻難聞。

街道上絕少行人，即有一二出外的人們也自勉強歇足於道旁蔭涼的所在。祇有些曬黑的農夫們，銅顏黑鞋，正在那裏修理道路，只見他們坐在炎日之下，塊塊的把石頭錘入那如焚的沙中；——一方面那些面目嚴澀的巡警，身穿荷蘭布的寬衫，橘紅的帶子拴着很大的手槍，憂容可掬，兀自鬱鬱悶悶的站在街道的當中，兩腳不住的在那裏掉換着；又聞鈴聲錚錚，貨車，馬匹在那陽光曝曬的道上，來回不絕的經過，只見馬頭上都遮馬帽，帽上有兩個馬耳的罅隙。

當南赫留道甫趕到監獄那裏的時候，囚隊尚未離院。解交和接收囚犯們的工作在清早四點鐘就開始，直到那時仍然沒完工。囚隊共有六百二十三個男囚和十四個女囚。他們都須被人家點過名，按着名冊，一個一個的把他們收下；把病的弱的檢將出來，其餘大家都解交到衛隊那裏去。新獄長偕兩個副獄官，醫長和副醫官，衛隊的長官和書記，正在獄中院子裏一座牆頭的

蔭處，臨掉而坐。棹上放着文具和公文。

太陽的光線已經漸漸的達到了那棹子，那時候風息都無，非常的躁熱，緊挨在旁邊的囚羣吸出氣來，使人萬分的難受。

衛隊長官是一個身材高肥，面色鮮紅，肩胛高聳，兩臂很短的人，只見他一口把吸在嘴裏的雪茄煙吐將出來，噴在他那濃厚的鬍鬚裏面，他說道：「天呀，這事竟永不告終麼？」他又深深的吸了一口煙，說道：「你們害殺我了。你們由什麼地方把他們全都弄來了？還有很多麼？」

那書記在冊子上看了一下。

「不算女囚，還有二十四個男囚。」

衛隊長官對那些尙未經過察視而擁擠在那裏魚貫站着的囚犯喝道：「你們站在那裏幹什麼？過來。」囚犯們已經在那裏足足的站了三個多鐘頭，他們在飽滿的太陽光芒之下，排列成行，候着他們輪次。

監獄院內的情形是這樣的，同時門外（除去帶槍的哨卒照常站崗不計外）約有二十輛大車和一羣囚犯們的親友。大車已經套好，是載囚犯們的行裝和搭那類弱不勝步的囚犯們的。那羣親友們站在角隅那裏，等候囚犯們出來，一見他們；如果有一個機會，便可交換一句半句的話，並且送給他們一點兒東西。

南赫留道甫亦就列羣中。他在那裏站着，已有一個鐘頭上下，那時候轟轟的鏈索聲，得得的脚步聲，叱咄的喝令聲，哼哈的咳嗽聲，和一大羣人低低的怨艾聲，便都在開了，

如此者，約有五分鐘之久，在這個五分鐘裏有幾個管獄官不住的在門道那裏走出走進。最後號令下來了。但聞轟的一聲大門已開，鏈索的辟拍聲便高將起來。衛兵們白衣肩槍走出街心，在門前列成一個很大很整的圓陣。一看便知這是一個平時操練有素的陣勢。後來號令再下，囚犯們便兩人一對，

開始走將出來。但見他們那薙了髮的頭上，都戴着扁平的，薄餅式的帽子，肩
上扛着囊包兒，底下拖了他們那絆了索的腿，上面一臂還須扶着他們的囊
包兒，那一隻臂膀便不住的揮動起來。

罰充苦工的人們在前面走，大家一律都穿了灰色的衣袴，背上註着號目。
他們大家——老少，肥瘠，灰色，紅色，黑色，有鬚，無鬚，俄國人，鞑靼人，猶太人，種
種不同——走將出來，索聲琅然可聽，臂膀揮動得很快，彷彿預備去走一條
長道一般。可是他們走了十步之後，便住脚不前，馴然互相退步，成爲四人並
行。後來爲時不久，便有較多的薙髮男人擁了出來，服裝是一色一樣的，不過
腿上沒有鏈兒，可是互相都用手銬拴着。這些人便是判定充發的。他們照樣
的快步出來，照樣的斗然站住，並且列成四人一排，後面出來的便是那些被
他們鎮中所定罪的人們。

隨後婦人們出來的次序是一樣的：定充苦工的在先，身着灰衣，手拿手帕；

後面是流放的婦人和志願跟她丈夫前去，穿着鄉衣村服的婦人。有幾個婦人還把嬰孩懷在灰色外衣的前面，帶着前往的。

同婦人們一塊兒出來的有男女的小孩子，孩子們好比小駒在馬羣裏一般，緊附在囚婦們中間。

男人們不言不語的就列隊中，祇不時的咳幾嗽，或者短語數聲罷了。

囚婦却連續不歇的在那裏講話。南赫留道甫以爲當他們出來的時候，他便看見瑪司洛娃，却不料她登時在大羣人衆中失去了，於是他祇能看看那些灰色的東西罷了。這些東西簡直不成人形，無論如何總不像是女流，只見她們跟在男囚之後，背負囊包，四下裏還有孩子們圍着她們。

雖然所有的囚犯在獄牆裏已經點過了名，可是衛兵還須用表冊對照着號目重點一遍。此舉大費時候，特因有幾個囚犯移換了地位，便擾亂衛兵的計數。

衛兵們一味的向囚犯們叱喝，推拉，並且把他們數了又數。囚犯們外面自然十分順從，可是心裏却非常有氣。那時候大家都已點畢，衛隊長官便發出號令，大隊就移動起來了。軟弱的人，和婦人，和孩童彼此齊向火車奔去，把口袋等物放在車上，自己便亦爬將上去。婦人們抱着啼哭的嬰孩，小孩們在那爭執地位蠢愚的男囚面露狂容，只見他們都上了大車。

有幾個囚犯脫去了他的帽子，走到衛隊長官那裏，不知有什麼請求。後來南赫留道甫知道他們是在那裏懇求大車上的地位。不料那長官嘴裏噴出一股所吸的雪茄煙，並沒有正眼一看那些囚犯，後來他在一個囚犯面前把他那很短的手臂一擺，那人急忙將他那薙了髮的腦袋在他的兩肩中間，彷彿怕吃老拳似的，縮回，只見他順勢一跳，便退將出來。上面的情形是南赫留道甫所目睹的。

但聞那長官喝道：「我送給你一輛車，你就記得了。你必得一直走到那裏。」

只有一個腿上帶鏈的老頭兒算是恩准了，南赫留道甫眼見他脫去了他那薄餅式的帽子，走到大車那裏，直將自身橫在那裏。他費盡氣力，却不能够爬上車去，因為那鏈索阻止他那對軟弱的老腿上升。可是到了後來，正在車上坐着的一個婦人，幫助了他一下，一手把他拉將上來。

所有的包裹都已載在車上，所有准其坐車的人們都已上車，那時候那個長官脫去自己的帽子，把的前額角，禿頭頂，和紅脖頸，都擦了一擦，自己又作了一個十字。

他號令道：『開步走！』於是兵士們便托起槍來，囚犯們脫了帽子都在那裏劃十字。看着他們出發的人們不知喝出了一些什麼話，囚犯們也不知回喝了一些什麼話。在婦人當中呢，更有一番熱鬧的吵鬪了。兵士們，身衣寬衫，前後圍擁着囚隊，向前移動。囚犯們腿繫鏈索，腳蹴沙土，於是塵頭大起。兵士們在前面走；後面便是罰充苦工，腿鏈錚錚有聲的囚犯；隨後便是充發流放

的人們，兩人一對，手腕都被繫着，隨後便是婦人們。大隊後面，載着包裹的車上；便是軟弱的人們。在一輛車上，高高的坐着一個婦人緊緊的將身體裹着在那裏抽咽悲鳴。

第三十五章

隊伍極長，載行李和病罪人的車子發動時，在前面的人早已看不見了。末一輛車走動的時候，南赫留道甫便上了停在那裏候着他的馬車。他叫車夫追趕前面的囚犯，以便看看囚隊裏有他認識的沒有，且亦可試試在囚婦羣裏一找瑪斯洛娃，詢問她送去的東西收到沒有。

天氣炎熱的利害。淨空無風，囚隊移下街心的時候，千足踏處，一陣飛塵揚將起來，高懸空中，直到囚隊過去。囚犯們走的很快，緩行的車馬過了一時纔趕上他們。他們一排一排的經過那些模樣可怕的怪東西，南赫留道甫却是一個也不認識。他們向前走去，服裝都是一樣的；千腳鑽動，鞋屨也都是一樣

的自由的臂膀兀自揮動着，彷彿要提起他們的精神來一般。他們的人數太多了，他們的模樣忒煞相像了，他們所處的境况亦都是這樣的奇怪和異常，因此種種，直使南赫留道甫以爲他們不復是人類，却是某種奇特而可怕的东西了。一會兒這種印象便過去了，因爲他在囚犯羣中認出了那謀殺菲奧德羅夫，又在流放犯中認出了那證人俄霍丁和別個遊蕩者，這個人是會請求過他援手的。馬車過處，幾乎個個囚犯都回過頭來注視着車中的老爺，菲奧德羅夫把腦袋向後一仰，做了一個暗號，表明自己已經認出南赫留道甫，俄霍丁也拿眼睛來示意，可是兩人都沒鞠躬，他們以爲這是不准的。

南赫留道甫趕上囚婦羣，立刻認出瑪司洛娃。她在第二排上。該排第一個是一個腿短，眼黑，貌陋的婦人，衣襟直疊在腰帶上。這個婦人便是小美人。第二個是一個孕婦，只見她拖着自身，很形困難。第三個便是瑪司洛娃；她的肩

上扛着她的包裹，目不旁矚，直向前望。她的面容露出安靜和剛毅的神氣。排

中第四個是一個美貌的少婦，脚步很快，穿着短衣，她那頸巾繫成農婦的樣式。這個婦人便是費道西。

南赫留道甫下車走近囚婦羣去，打算問瑪司洛娃已收到他所送的東西沒有，並想一詢她的感想如何，不料在那邊走着的衛隊委員一眼看見了他，便向南赫留道甫這兒跑來了。

委員走到他那裏喝道：「先生，你不要這樣。挨近囚隊是違章的。」

可是當那委員認出是南赫留道甫（獄中個個人都認識南赫留道甫）的時候，便舉手行禮，立在他面前說道：「先生，現在却不能够；等到我們到了車站那裏再說：這兒却不許……」說到此處，他便對囚犯們喝道：「不要落後；前進！」他竟不顧炎熱和他脚上所着的華美的新鞋，放下一種敏捷的神態，跑回原處去了。

南赫留道甫走到砌道那裏，叫車夫把車趕在後面，跟着前行。囚隊經過無

論什麼地方都引起人家驚憐交集的注意。乘車經過此處的人們，都探身車外，送之以目。道上行人亦都很驚恐的駐足注視這幅可怖的景象。有幾個人跑來送些賑濟的物品給囚犯們，這些東西便被衛隊收去了。有幾個人竟跟着囚隊走去，彷彿受了催眠一般；後來也就止住腳步，搖了搖頭，祇將眼睛送了他們一陣罷了。各處的人們都走出門戶來，並且招呼別人也出來；有的在窗中探身外望，都不言不語，不移不動的看着那隊駭人的隊伍。在一處十字路口口的地方，一輛很講究的馬車被大隊截住去路。車箱上面坐着一個胖馬夫，面上閃閃有光，背後有道鈕子；面向馬匹坐着的是夫婦兩人；夫人是一位面色蒼白的瘦婦，頭上戴着淺色的帽子，手裏拿了很漂亮的日傘；丈夫戴着一頂高帽子，穿着很講究的淺灰外衣。座前坐着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個是小姑娘，一個是八歲的小孩子。小姑娘衣服都麗，美髮鬆鬆，好比花朵一般的鮮豔；小孩子頭上戴了一頂有長帶子的水手帽，他的脖頸又長又瘦，肩膀骨也

是很尖的。

那父親很有氣的責罵車夫錯過機會不在囚隊前面過去。母親却皺緊眉頭，雙眼半合，露出不愉快的神氣，兀自把日傘靠近她的臉，遮著塵土和太陽。那馬夫很生氣的皺着眉頭，對於主人的責罵很覺不平，因為走這條街是他自己吩咐的。他挽住那壯黑的馬匹，煞費氣力，也便不耐往下走去。

巡警滿心想止住囚隊，討好那華輿的主人，然而覺得隊伍的森嚴，即使爲一個十分豪富的老爺，也不應當破壞的。他僅僅舉手爲禮，對富人們表示敬意，並且嚴顏注視着囚犯們，彷彿無論如何，他總防着他們以保護馬車的主人一般。所以馬車不得不靜候全隊過去，一直等到末輛載着包裹和囚犯的大車走過時，這纔能夠向前移動。那個犯氣鬱病的婦人坐在車上，本已安靜了一些，不料她一看見那華美的馬車，却又抽咽悲鳴起來了。後來馬夫輕輕的一動韁轡，但聞蹄聲得得，黑色的馬匹拉着象皮輪的輕車，向別墅去了。那

個別墅就是丈夫、妻子、小姑娘和小孩子們正要去娛樂的所在。

父親和母親兩人都沒有給那女孩和男孩解釋解釋他們一千人是怎麼會事，所以孩子們自己找出這種奇景的意義來了。

女孩拿她父親和母親面上的印象來設想，來解決問題，所以決定這些人是異類的男女，和她的雙親和他們的相識大不相同的；又決定他們是壞人，所以必須受這樣的待遇。所以這位姑娘別的不知道，祇覺得很害怕，並且當她不復看見那些人們的時候，便喜歡起來。

可是那個長頸的男孩却把這個問題解釋得很不相同，方纔他注視着那囚犯的隊伍，他的眼睛簡直沒有移開一下。因為上帝直接授意，他確切無疑的知道這些人，和自己，和別人，都是一樣的同類，所以必定有人加一種不應當的罪過於這些人們身上；於是他很爲他們躊躇，並且覺得爲那些被薙被鎖，和那些薙人鎖人的兩種人擔憂。後來這個孩子的嘴唇越噉越高，可是他

却極力的忍住不哭出來，以爲因爲這種事情而哭起來豈不可羞。

第三十六章

南赫留都甫走着，同囚犯們走到一樣快。衣裳雖然穿得很單薄，可是他覺得熱得不得了，又在那種悶氣，靜止，熱得像火燒，充滿了塵土的空氣中更覺得難於呼吸。

他大約走了九百碼的時候，便又上了馬車，可是在街心隨着仍然覺得很躁熱。他極力的追憶昨晚和他姊夫兩人所談的話，可是那些回憶不復像早晨那樣的刺激他了。因爲囚犯的起程和他們的進行，尤其那種忍不住的熱度，所造成的印象把那些回憶戰勝了。

砌路上有幾棵樹的蔭處，他看見兩個小學生站在一個跪着賣冰的人旁邊。一個孩子已經嚼了一角匙，正在那裏嚼他的冰，第二個孩子也在那裏候着一杯，只見杯中不知盛滿一些什麼黃色的東西。

南赫留道甫極想吃點東西，他便問車夫道：「這地方那兒能得一些東西喝喝？」

車夫回答道：「近邊有一家很好的酒館。」說畢，便拐過一個灣兒，趕到有一塊大招牌的門那裏。那個胖夥計，穿了一件俄國式的短衫，站在櫃臺的後面。侍者們身穿很髒的白衣，因為一個顧客也沒有，所以都坐在棹子那裏。他們很詫異的看着這位異常的客人，連忙上來招呼他。南赫留道甫要了一瓶汽水，便在離窗不遠的一張小棹那裏坐下，棹上，鋪了一塊骯髒的布。有兩個人坐在第二張棹子那裏，在他們面前放着茶具和一個白瓶子。他們擦着自己的前額，狀態很覺親暱，不知在那裏猜度什麼事情。其中有一人的面貌很黑，並且是個禿頂，腦後也有一縷頭髮，正像羅瓜斯金開一般。這種景象又使南赫留道甫憶起了昨天他和他那姊夫的談話，和自己想見他和娜泰萊兩人的願望。

他想到：『在火車未開發以前，我決不能見他們了：我最好寫信給他們罷。』他便要了紙張，信封，和一個郵票。他一面在那裏喝着那很涼的，起泡的汽水，一面便揣摩他應當說的話。可是他的思想兀自遊移起來，竟不能够作書。他寫着道：『我親愛的娜泰萊，——昨天和姊夫的談話，誠使遺下極大的印象，我實不能挾此印象以俱去。但是怎麼辦呢？請他恕我昨天所說的話麼？可是我所說的不過是我所感想的罷了。這麼一來，他即將以爲我反覆無常了。況且他干涉我的私事……不，我不能……』於是他又覺得記恨那個十分和他不對付的人之情，油然而起於他的心中。他把那沒有寫完的信摺好，放在衣袋中；付清了眼，走將出來，便又上了車，追趕囚隊去了。

天氣越來越熱了。石頭和牆頭似乎在那裏噴出熱氣，腳踏砌道如同灼焦；南赫留道甫手觸車上的漆濺板，頓覺燥炙如焚。

馬匹已經疲乏，得得緩行蹄聲一致，擊着那崎嶇骯髒的道路；車夫也在那

裏打起盹來。南赫留道甫兀自坐着，毫無所思，祇是漠不經心的向前望着。

一所大廈的門前——此處街道傾趨路溝——聚着一羣人，旁邊立着一個衛兵。

南赫留道甫阻住了車夫，不向前行。他探問一個擔夫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不知同一個囚犯有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便下車，挨近人羣去一看。只見有一個囚犯躺在那路溝的，很粗糙的石頭上，頭在下面，腳向上面；這個囚犯，年事已高，胸脯寬大，紅鬚扁鼻，臉面漲得通紅。他穿着灰色的上衣和灰色的褲子，仰天躺着，他那兩隻有斑點的手填在背下，手心向下。一對凝血的眼睛直向天空瞪着，待了良久他那寬大的高厚的胸脯纔挺將起來，他便呻吟了一聲。在他旁站着的有一個神氣兇橫的巡警，一個做小賣買的人，一個郵差，一個書記，一個老婦人，支着一

把小日傘，和一個短髮的小孩提了一隻空籃。

南赫留道甫剛剛走到那裏，那書便招呼他道：「他們病了，他們病了，他們坐禁在獄中，已生病了，後來他們又引他們經過這最高的熱度。」

支小日傘的老婦人慘聲說道：「他極像快死了。」

郵差說道：「應當把他的裏衫解開來。」

那巡警便用他的粗厚，抖索的手指把繫住裏衫的棉紗線解開。顯然他是又生氣又紛亂的，可是他仍然惦着招呼衆人要緊。

「你們聚在這兒幹什麼？沒有你們來擋風，天氣已是够熱的了。」

書記自耀他的法律知識道：「應當叫一個醫生把他診察一下，有病的人就須留下來。他已弄得九死一生，他們纔把他送出。」

巡警既解開那裏衫的棉紗線，便起身向四圍看了一看。

他說道：「走開，我告訴你們，這個不是你們的事情，是不是看着那兒什麼

東西？」他便轉向南赫留道甫，看他表同情不表，可是在他的臉上什麼都看不出，便又轉向那個衛兵。

可是這個衛兵正立在一旁察視他那踏壞了的鞋根，絲毫沒有注意這個巡警的紛亂。

但聞衆口異聲議道：「這些人的事情是不關心的。像這個人似的把人家弄到死地，試問這是正當的麼？一個囚犯果然是一個囚犯，可是他仍舊是一個人哪。」

南赫留道甫說道：「把他的腦袋擡得高一點，再給他灌一點水。」

巡警說道：「水已經派人去取了，」說畢便用手臂把囚犯托起，很費勁的將他的身體拉高了一些。

忽然有一種堅決的，命令的聲音說道：「怎麼啦，這羣人在這兒幹什麼？」只見一個警官已走到人羣這兒，他穿着絕清而放光的寬衫，很亮的鞋尖，仍

在那裏閃耀。

他還未知道是什麼事情招人圍觀，便對衆人喝道：「走開。不要在這兒站着。」

當他走近過來，看見了那將死的囚犯，他的腦袋便做了一個贊成的朕兆，彷彿他十分希望衆人圍觀一般。後來他即轉身向那警巡說道：「這是怎麼啦？」

巡警便說，當一隊囚犯經過的時候，這一個犯人跌倒在地，衛隊的官長便吩咐把他留下。

「很好，那就是了。應當把他帶到巡警區裏去。喚一輛車子。」
那巡警舉手爲禮，並說道：「已有一個擔夫去喚了。」

店鋪掌櫃的忽在那裏叫起熱來。

警官便嚴嚴重重的瞧着他說道：「這是你的事情麼？變走開。」

南赫留道甫說道：「你應當喝一點兒水。」警官亦嚴嚴重重的瞧着他，卻沒有說什麼話。當擔夫取了一泥罐水來的時候，他便叫那巡警給囚犯灌一點下去。巡警便將那低垂的腦袋扶了起來，勉力望嘴裏灌了一點兒水，可是那囚犯却不能喝下去，水不住的流在他的鬚鬚上面，濕了他一身。

警官吩咐道：「澆在他的頭上。」於是巡警把那薄餅的帽子脫掉，夾頭夾面將水澆在他的紅髮和禿頂上。他的眼睛彷彿恐怖一般的大開了，可是他的地位仍然沒有改變。

髒汗在他灰色的臉上淌將下來，可是嘴裏照樣在那裏很有規則的喘着，並且全身又搖動起來。

警官便指着南赫留道甫的說道：「看這兒！乘這一輛罷。你那兒，趕起來！」那車夫瞧也不瞧，便回絕道：「我已有買賣了。」

南赫留道甫即轉身向車夫說道：「這是我的車；可是搭他罷。我情願付你

車錢。」

警官就喝道：『好啊，你們等着什麼呢？上手呀。』

巡警，擔夫，和衛兵三人把這個垂死的人托起來運到車上，便他放在座上。可是他不能夠起坐着；他的腦袋垂在後面，他的全身也就滑下座來了。

警官吩咐道：『把他放躺下。』

巡警便將那個垂死之人橫置在車座中，又把他的壯健的右臂繞着身子挽將過來。他說道：『對了，大人；我就這樣的把他帶到區裏去罷。』那個衛兵又把那雙穿着囚鞋不著襪的腳拿起來安插在車箱裏面。

警官向四下裏一望，看見了那頂薄餅式的囚帽，便自去把他拾起來，放在那個溼而下垂的頭上。

他吩咐道：『走。』

車夫很有氣的回面一望，便搖了搖頭，那個衛兵却在後面跟着，直向巡警

區那裏慢慢的退回去。

巡警坐在犯人旁邊，那犯人的身體不住的要滑下座去，他一面扯着那身體，不料一面他的頭顱却向兩邊擺將起來。

衛兵在車旁走着，南赫留道甫在後面跟着。

第二十七章

警區門口站着一個救火員在那裏巡哨，（註一）馬車從他旁邊經過，驅到院中，停在一扇門前。

院中有幾個救火員撩着袖子正在那裏洗刷一輛車，並且高聲的講話。車既停住，便有幾個巡警圍攏過來，把那囚犯的沒有生氣的身體托出車箱，不料分量過重，車子竟格格的作用起來。

（註一）在莫斯科，救火團和警區通常是連在一處的

抱那身體的巡警走將下來，把他那麻木無知的手臂搖了一搖，把他的帽子脫去，自己便劃了一個十字。他搬着身體，進門上樓，南赫留道甫便在後面跟着。他把那身體運到一間又小又髒的屋子裏，其中排着四付牀鋪。有兩隻牀上各坐着兩個身穿病服的病人，兩個病人：一個是缺嘴，那個是患的癆病。其餘兩牀是空着的；那囚犯便被安放在一隻上面。那時忽有一個身材短小的人輕腳急步的走向前來，這個人祇穿着襯衫，襯袴和襪子，兀自擠着眼睛，不住的移動着眉毛。他先對囚犯一看，又對南赫留道甫一看，便哈哈大笑起來。這是一個瘋人，那時他正被禁在巡警醫院裏面。

他說道：『他們想恐嚇我，可是不對，他們沒有成功。』

搬運屍身的巡警後面還隨着一位警官和一個醫藥助手。

那醫藥助手走到囚犯的身子那裏，把那麻斑點點的手搥將起來，這隻手雖尚柔軟，可是顏色灰白，早就發冷了。他把手執了一回兒，便放下來。再一摸

死人的胸口，已經覺得沒有生氣。

醫藥助手說道：「他已經完了，可是他顯然很安靜。他解開他的潮溼的裏衫，把他的鬆曲的頭髮掠回來，放在他的淡黃色的，寬大的，不移動的胸脯那裏。那時候大家都不作聲。醫藥助手又立起身來，推動他的頭顱，用手指觸他的第一層眼皮，隨着便超過那開着的，瞪着的綠眼，又摸那第二層。」

瘋子向着那醫藥助手的方向唾了一口，反復的說道：「我不怕，我不怕。」

警官問道：「好麼？」

醫藥助手答道：「好麼？應當把他放入墳墓裏去。」

警官說道：「小心啊！你確切麼？」

醫藥助手把裏衫扯過屍身的胸脯，說道：「我應當知道的，便是時間了。然而我情願請馬泰，伊溫尼奇來，讓他一看。彼脫羅甫，喚他去。」他便從囚犯的身體那裏破開。

警官說道：『把他搬到墳墓那裏去。』他又對着那一刻不離囚犯的衛兵續說道，那麼你應當進辦公所去簽押了。

兵士說道：『是，先生。』

巡警運起囚犯的身體，又把他搬下樓去。南赫留道甫想跟下去，不料被那瘋子截回。

他說道：『你不在黨裏，所以給我一支煙捲罷。』南赫留道甫便取出烟盒，給了他一支。

瘋子兀自把他的眉目移動得很快，要述說他們磨難他的情形。

『怎麼啦，他們都同我過不去，設計磨難我和纏擾我。』

南赫留道甫道了一聲『對不住，』不再多聽，便自離屋走到院中，想看看把囚犯的身子放到什麼地方去。

那個負重的巡警早已走過院子，正要進一個地窖的門。南赫留道甫意欲

走上他們那裏去，不料被那警官阻住。

「你有什麼事？」

「沒有事。」

「沒有事麼？那麼走罷。」

南赫留道甫從命，便回到他的車夫處，只見車夫正在那裏打盹。他把他喚醒，他們便向火車站馳去。

他們還未走上一百碼，便遇見一輛車，後面跟着一個肩槍的衛兵。車上躺着別個囚犯，這個囚犯明明已經死了。囚犯仰天躺在車上，車子每一推蕩，他的薙了頭髮的腦袋便自搖撞起來，薄餅式的帽子已經滑將下來，溜到鼻子那裏。車夫腳蹴重鞋，手挽馬韁，在車旁步行。有一個巡警，也是徒步，跟在後面。南赫留道甫觸了他那車夫的肩膀一下。

車夫停車說道：「正好看看他們正在做什麼事情。」

南赫留道甫下來，跟着那輛車，又經那哨卒，走進警區的大門。這回救火員已把車子洗刷完畢；那時他們已去，換了一個瘦長的人站在那裏，這個人是救火團的團長，帽上纏了一條綠帶，雙手插在袋中。很嚴重的看着一匹粗頸，飽健的黃色牡馬，馬被一個救火員拉着，在他面前來回的溜放。這匹馬的前腳已經跛了一條，只見那救火團團長很有氣的對着一位立在一旁的獸醫先生不知說些什麼話。

警官亦站在那裏。他既見第二個屍身，便走上衛兵處來。

他很不悅意的搖頭問道：「你在那兒把他拾起來的呢？」

巡警答道：「在高白脫街上。」

救火團團長問道：「是一個囚犯麼？」

「是的。今天這是第二個了。」

團長說道：「好我說他們佈置得奇異。可是自然今天是一天酷熱的日子。」

後來他便轉向牽跛馬的救火員喝道，——

「把他放在馬房裏去罷。你這狗才！你還弄得不好，不如我來教你打跛馬的法子吧。你這光棍！」

巡警和第一次一模一樣的把死人從車上取下，便把他搬至樓上的醫院中。南赫留道甫不由得跟着他們，彷彿受了催眠一般。

有一個巡警問道：「你有什麼事情？」可是南赫留道甫沒有回答，兀自隨着屍身走去。那個瘋子坐在一張牀上，很喜歡的吸着南赫留道甫所送的煙捲。

他說道：「啊，你已回來了，」便笑將出來。當他看見屍身的時候，便做了一個怪臉，又說道，「又！我很厭惡這個東西。我不是一個小孩子，是不是，嚶？」他便轉身向着南赫留道甫，露出一種含有問意的笑容。

那時候南赫留道甫正看着那死人；剛才死人的臉被他的帽子遮着，現在

已看得見了。先前那個囚犯是很醜的，現在這個的面貌和體格却是很美的。這個人正在英年壯盛之時。雖然薙去了一半頭髮，弄得不成個模樣，可是那個不很高的，峭直的頭額却是十分美觀；他的鬍子又纖又黑，其上的鼻子亦很俏美。他的嘴唇早已變成綠色，笑容却還存於其上；小鬚生處，劃出了臉面的下部；薙去頭髮的一邊，人家一看，即可瞧見一隻豐滿，好看的耳朵。他的面上的神氣是安靜的，嚴肅的，而且仁慈的。

一望而知這個人的上流生活的可能性已被毀壞，可是他那雙手和帶樑樑的兩腳的骨格，和他那相稱的肢體的強筋壯肉却露出這個人當時會是一個俏美，壯健，和輕捷的人類的動物。猶憶那個黃色的牡馬跛了，那救火團的團長便十分的生氣；其實馬和這個人都是動物，可是他這類的動物却比馬完善得多哩。

然則他已被人弄死了；不但無人哀其爲人類，並亦無人哀其一種良好的

做工的動物之死。祇有一種絮煩之情流露於外：因怕屍身腐爛，故須搬到外間，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醫生和他的助手進了醫院，區長也跟在後面。醫生是一個身材矮胖的人，穿着一件絲綢的外衣，袴子也是綢的，緊貼在他那很肥的大腿上面。區長是一個小胖子，但見他那紅色的臉袋兒圓得如同一個球兒一般，他常常用氣膨脹他的兩頰，又慢慢的把氣放出，這種習慣便把他的臉袋兒做得更紅和更圓了。醫生坐在牀上，旁着死人，也把他兩手托起，正和他那助手的作爲一樣；他又俯身把耳朵放到心口那裏，旋即起來，把他的袴子拉直。

他說道：『不能多死了。』

只見區長在那裏用氣膨脹他的面頰，後又慢慢的把氣放將出來。

他問衛兵道，『他從什麼監獄裏來的？』

兵士告訴了他，並且提醒他死人腳上還帶着鏈索。

區長說道：『我就要把鏈索取下了；我們又可照顧一個鐵匠哩，感謝上帝，』他又把他的面頰膨脹起來，向着門口走去，又慢慢的把氣放出。

南赫留道甫問醫生道：『這個因為什麼發生出來的？』

『這個因為什麼發生出來的？你說他們因為什麼中暑死去麼？這個是因為什麼。他們在獄中坐了一冬天，也不操練，也沒有光亮，忽然把他們取出來，放在像今天這樣的日光中；他又是成羣的進行，所以他得不着空氣，結果便中了暑啦。』

『那麼為什麼要他們送出來呢？』

『哦，至於那一層，你去問送他們的人罷。可是敢問閣下是什麼人呢？』

『我是一個客人。』

『哦，好吧，再會罷；我沒有工夫。』醫生很覺煩腦；他把他的袴子朝下一拉，便自向病人的牀鋪那裏走去了。

他問那曲嘴細頸，面色灰白的人道，「好，你身體怎麼樣？」

在那個當口，那瘋子坐在一張床上，既把他的煙捲吸完，便又向着醫生處睡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下來走到院中，經過那些救火員的馬匹，和幾隻母雞，和那個戴銅盔的哨卒，出得大門，上了馬車，一看那個車夫又在那裏睡着了。

第三十八章

南赫留道甫行抵車站的時候，囚犯們都已坐在火車上，車上的窗戶是裝着鐵柵欄的。有幾個人來看他們開發，他們站在月臺那裏，只是不准走近車輛。

那天真把衛隊磨難死了。從獄中到車站，一路上除去南赫留道甫所看見的兩人以外，又有三個囚犯中了暑，倒地死去。一個是像先前兩個一般，搬到最近的警區裏去，那兩個是死在車站上的。衛隊裏的辦事人員却不以為苦，

因爲死掉了五個不該死的人，減輕了他們的職務。這種事情雖然不煩腦他們，可是他們却很掛慮，恐怕在這種情形裏，必要撤銷什麼法律所需要的事物。搬運屍身到指定的地方去呀，把那些運到尼慈尼去的人銷案呀，傳遞公文呀——所有這種事情是萬分討厭的，而在這種熱天裏爲尤甚。

衛隊人員所忙的便是這種事情，直到這種事情全都做完，南赫留道甫和其他諸人便去請求他們准予走到車輛那裏去，結果却未得允許。然而南赫留道甫把衛隊委員一疏通，立刻就許他走上了。那委員雖放南赫留道甫過去，却囑他快去把話講完，不要被長官撞見。一共有十八輛車，除去給官員佔一輛外，餘多攤滿了囚犯。當南赫留道甫經過車輛的時候，便聽他們在那裏幹什麼。但聞所有的車輛裏都是些鏈索的琅璫聲，和混着聲高語鄙的吵鬧聲，對於他們的同伴的死囚犯，却未道及一字。所有的談話都是講包裹，飲料，和爭座位等事情。

南赫留道甫看見一輛裏有兩個衛兵在那裏給囚犯個開脫手鐐。諸囚犯伸着自己的手臂，一個兵士便用一個鑰匙打開那些手鐐，便都脫下來了；那一個却在那裏招集他們。

南赫留道甫既經過所有的男囚車，便來到女囚車那裏去。從女囚車的第三輛那裏，他聽見一個婦人呻吟道：「哦，哦，哦！上帝啊！哦，哦，上帝啊！」

南赫留道甫經過了這輛車，便有一個兵士對他指出他那第三輛，他就走到這輛車上的一扇窗戶那裏。他把自己的臉放近窗戶的時候，就覺得有很烘烘的空氣，夾着人身上的汗酸臭，沖將出來；並且有婦人們的尖聲，聽得很清楚。

所有的座上都坐滿了紅面汗顏，高聲講話的婦人，身上穿着囚服和白色的短衫，南赫留道甫的臉在窗戶那裏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坐得最近的婦人便停止談話，對他望着。瑪司洛娃穿着白色的短衫，頭上沒遮着，坐在對面的

窗前。美容，含笑的費道西所坐的地位離開他很近。認出了南赫留道甫，她便暗推瑪司洛娃，並且指着那扇窗。

瑪司洛娃急忙立起身來，把頭巾披在她的黑髮上面，走到窗戶那裏，紅面帶笑，手執一條鐵柵。

他帶着一種喜歡的笑容，說道：「好啊，今天很熱。」

「你收到那些東西沒有？」

「收到了，謝謝你。」

南赫留道甫問道：「你還要什麼東西不要？」那時候車中的熱氣如同一個火爐一般的沖將出來。

「我不要什麼東西了，謝謝你。」

費道西說道：「不知我們可能喝一點水。」

瑪司洛娃重伸道：「對了，不知我們可能喝一點水。」

「怎麼啦，難道你們沒有水喝麼？」

「剛纔他們放了一點在裏面，可是都已喝完了。」

「我可以直接去請求衛隊裏的人員。現在我們就要分散了，直到我們到了尼慈尼，彼此纔能相見呢。」

瑪司洛娃說道：「怎麼啦，你要走麼？」她彷彿不理會這個一般，並且很愉快的看着南赫留道甫。

「我搭下次的火車走。」

瑪司洛娃沒說甚麼話，僅祇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一個面貌嚴澀的老囚婦說道：「先生，我聽說今天已糟塌死了十二個囚犯，這事是真的麼？」她的聲音和一個男人的嗓子一般低沉。

這個婦人是柯拉伯娃。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沒有聽說是十二個；我祇看見了兩個。」

「他們說他們已殺了十二個了。他們便沒有事麼？祇想一看看這些惡魔！」
南赫留道甫問道：「婦人中沒有一人病倒麼？」

又有一個身材矮小的囚婦說道：「婦人比較強壯些。」她便笑了一聲；手指方纔發出呻吟聲的鄰軍說道：「只有一個婦人，腦中惦念着釋放。她在那裏走着。」

瑪斯洛娃勉強那快樂的笑容，說道：「你垂問我們有什麼事情沒有？這個婦人真受罪，不知能不能把她留下來？如果你願告訴官長們……！」

「是了，我願意。」

她目示那含笑的費道西繼續道：「還有一件事情；她能一見她的丈夫……
：泰拉司麼？他同你一塊兒來了，是不是？」

一個衛隊委員說道：「先生，你們不要談了。」

這人不是放南赫留道甫通過的那個人了。南赫留道甫就離開那輛車，去

尋找一個官員，想對他說那孕婦的事情和泰拉司的事情，可是他既不能找着他，——問了半天衛隊裏的人——又沒有得着一個回答。他們已忙做一團了：有幾個人在那裏引導一個囚犯；有幾個正在車中安置他們的東西，或者隨着一個女太太，這個女太太後面跟着那衛隊的長官，尚有幾個正在那跑着，去取他們食物去；所以他們很不願意回答南赫留道甫的問題。

南赫留道甫在第二次鈴鳴過以後，（註一）纔找着衛隊官。

這個短臂的官員正用着短臂，擦着他那滿嘴的鬍子，並且聳着肩膀，不知爲了何事在那裏責罰一個曹長。

他問南赫留道甫道：「你要做什麼事情？」

（註一）在俄國的車站上通常於火車未開前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鳴第一次鈴，第二次鈴是說在十分鐘前，第三次鈴後便要開車了。但在中部諸站上同時比較短些。

「你把一個婦人放在那裏，她正要分娩呢，所以我想無妨……」
「好吧，讓他分娩罷，隨後我們便去看看好了。」他匆匆揮着他的短臂，一溜氣跑到他的車輛那裏去了。

正在這個當口，只見軍衛手持警笛，吹了一聲，走將過去，於是月臺上的人們和婦人們的車中起了一陣哭泣的聲音和禱告的字眼。

月臺上南赫留道甫站在泰拉司旁邊，眼看車輛一一馳去的情狀，只見裝着鐵柵的車窗裏盡是些薙去頭髮的男囚的頭顱。隨後便是第一輛女車，窗戶裏的頭顱也有遮着頭巾的，也有赤露着的；隨後便是第二輛其中的呻吟聲仍舊未絕；隨後便是瑪司洛娃在裏面的那輛車。只見她和其他諸人臨窗而立，望着南赫留道甫面上露出一種動情的笑容。

第二十九章

南赫留道甫所搭乘的客車離開車還有兩個鐘頭。他想利用這個時間再

去一見他的姊姊；可是一觸著早晨的印象，他便覺得十分惱怒，並是十分灰心，竟使他在頭等車的休息室中一張沙發上坐將下來，覺得十分困倦，所以他便翻過身去，用手支着腦袋，登時睡着了。

一個身穿服的侍者手拿茶布，把他喚醒過來。

「先生，先生，您是南赫留道甫侯爵麼？有一位女太太正在尋您呢。」

南赫留道甫跳起身來，揉了一揉眼睛，兀自在那裏追憶自己在什麼地方，和一早晨所發的種種事情。

他在虛幻間看見了囚犯們的隊伍，沒氣的屍身，裝柵欄窗的火車，和關在裏面的婦人們，其中有一個臨產乏助的婦人，同時又有一個却很動情的在柵欄中對自己發笑。

在他面前實現的境界便大大的不同了：只見一張桌子，其上花瓶呀，燭盤呀，瓷器呀，一應俱全；伶俐的侍者們兀自圍桌侍候着；屋中盡頭處有一個櫃

子，一排瓶子，幾隻藥瓶，一個理髮匠，和幾個理髮客人的背影。

當南赫留道甫起身坐着，漸漸追溯他的思潮的時候，看見屋中諸人現出探問的形狀，不知看着門道那裏所發生的什麼事情。於是他也一看，原來是一隊人，擡着一把椅子，椅上坐一個婦人，這個婦人的頭，不知用何種紗裹着。在前面擡着椅子的僕人，南赫留道甫一想，自己却認識他後面的人是一個閩人，帽上還緣金條，看去也很面熟。一個佳麗的閩婢帶着纓兒，束着圍裙，在椅後步行，手裏拿了一個包裹，一把日傘，和一隻圓皮囊，囊中不知放着一些什麼東西。隨後便是那個嘴唇寬厚，脖頸肥膩，頭戴旅行帽子的柯爾察克侯爵來了：他的後面便是媚仙，她的表弟米薩，和南赫留道甫的一個相識——就是那個長頸的外交家，奧斯頓，依然談笑風生，狀態欣歡。他對媚仙不知說些什麼事情，講得雖然談諧，却是非常動聽。醫生在後面走着很有氣的吹着一支煙捲兒。原來柯爾察克家人要從他們近城的家產處移到尼慈尼鐵路

上爵女的姊姊的一處產業那裏去了。

這隊人——擡椅子的人們，婢女，和醫生——進了女候車室，惹得旁觀者心中起了一種好奇和恭敬的情感。可是老侯爵却留着未走，在桌子那裏坐下，喚侍者來吩咐飲食。媚仙和奧斯頓亦留在休息室裏，他們剛要坐下，忽然看一個相好在門道處，他們便走到她那裏去了。這個婦人是娜泰萊，羅瓜金斯開。

娜泰萊進了休息室，阿格拉費，彼得洛夫納在後面跟著，兩人便周屋環視了一下。娜泰萊同時看見了她的弟弟和媚仙兩人。她祇向他的弟弟點了點頭，却先向媚仙處走去；可是她既吻過她，登時便又轉向他這裏來了。

她說道：「我到底找着你了。」南赫留道甫立起身來迎接媚仙，米薩，和奧斯頓，稍爲對他們說了幾句話。媚仙對他說他們的鄉屋遭了火災，所以他們不得不搬到她的姑母那裏去。奧斯頓便講起一場火燒的故事，講得非常詭

怪離奇。

南赫留道甫並沒有注意，却轉身向着他的姊姊。

「你來了，使我非常喜歡。」

她說道：「我到這兒已好久了。阿格拉費，彼得洛夫納跟着我呢。」她便指着阿格拉費，只見她身穿絲衣，頭戴帽子，遠遠的站着，對他鞠了一躬，神氣很愜嚴，並且躊躇着不願突然走上去。

「我們在各處尋遍你了。」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却在這兒睡着了。你們來了，使我非常喜歡。我正寫信給你呢。」

只見她神色驚慌的說道：「真的麼？什麼事？」

媚仙和紳士們知道姊弟間即將開始一種親密的談判，便自走開了。南赫留道甫和他的姊姊臨窗坐在一隻天鵝絨的沙發上，其上還放着一件花格

的絨布衣，一隻匣子，和一些別的東西。

南赫留道甫說道：「昨天我別你之後，便想回去表明我的悔心，可是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辦。我對姊夫說得很快，這就使我煩惱起來了。」

他的姊姊說道：「我知道，我確知你一定不是說這個。哦，你知道啊！」於是淚水直湧到她的眼睛裏，她便摸着他的手。

語句雖然不清楚，可是他已完全了解，並且受了這種句子所表明的意思的感動。原來她的話語的意思是說除去對她丈夫應有的愛情以外，她對她弟弟的愛情亦看得很重要，很有價值，所以他們兩人間的種種誤會都使她萬分難受。

他說道：「謝謝你，謝謝你。」他突然憶起了那第二個死的囚犯來，便說道：「哦！今天我所看見的事情！兩個囚犯被殺死了。」

「殺死麼？怎麼啦？」

「對了，殺死了。在這種熱度裏，他們却把他們放將出來，便有兩個人中暑死了。」

「不能罷！什麼，今天麼？剛纔麼？」

「對了，是剛纔。我看見他們的屍身了。」

娜泰萊問道：「可是爲什麼殺死呢？誰殺死他們的呢？」

南赫留道甫覺得她亦帶了她丈夫的眼睛來看這事，便帶怒說道：「強迫他們走路的人們殺死他們的。」

阿格拉費，已上他們那裏，說道：「哦，上帝啊！」

南赫留道甫續道：「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那些不幸的人所遭遇的事情。可是這事却應當知道知道的。」說畢便看着老柯爾察克，柯爾察克坐在那裏，頸上圍着一塊手巾，身前放着一個瓶子，那時候剛剛轉過身來向着南赫留道甫。

他喊道：「南赫留道甫，你不願和我一塊兒喫點點心麼？[？]在一個長期旅行前，這是很有意味的。」

南赫留道甫謝絕了，並且回轉身去。

娜泰萊續說道：「可是你要去做什麼事情呢？」

「我所能的事情。我不知道，可是我覺得我應當做一些事情。我要我力能做到的事情。」

她笑了一下，又看了柯爾察克一眼，便繼續說道：「對了，我懂的。再說他們怎樣呢？這便能夠沒有事麼？」

「完全能夠的，我還以為兩方面都沒有一點兒悔心哩。」

她怯然續說道：「真是可憐，我很發愁。我是喜歡她的。然而，假定這是如此的，那麼爲什麼你想縛來……縛來你自己呢？爲什麼你要去呢？」

南赫留道甫回答道：「我去，因爲我應當去。」他的語氣又嚴肅，又冰冷，宛

如意欲停止這個談判似的。可是登時他便覺得自己的冷淡可羞起來了。他一面看着那老僕人，一面想道：「因為什麼不把我所想的種種事情告訴她，並且亦讓阿格拉費，聽聽呢？」而這個老僕人在他面前，便更使他給姊姊背自己的決心的慾望加強了。

他說道：「你說我想娶喀瞿莎的願望麼？好吧，你瞧瞧，我決心要做這事，可是她却一味兒堅持反對，」於是他的聲音顫起來，如同平時講到這事時的震顫一般。他又說道：「她不想承受我的犧牲，可是她正在她的地位中，自己要犧牲許多；如果這個犧牲僅是一種一時的衝動，那麼我却決不能承受這個了。所以我要跟她同去，她到那裏我也到那裏，盡我所能，極力去減輕她的惡運。」

娜泰萊沒有作聲。阿格拉費，露出一種含着問意的神氣看着她，兀自擺搖着她自己的頭顱。正在這個當口那隊人又從婦人室裏現將出來。那個漂亮

的僕人（菲列布）和閨人擡着柯爾察克侯爵夫人。兩人正擡着她前行，她忽止住他們，招手叫南赫留道甫前來；她的神氣又可憐，又衰頹，伸出她那帶戒子的白手，懷着一種恐怖的意識，滿想得他的手來堅堅的握一下。

她敘那天的熱度道：『可怕呀！我真受不住啊！這種氣候要燒死我了！』她短短的談了幾聲俄國氣候的可怕，並且請南赫留道甫過訪他們，隨後她便向兩人做了一個手勢，又望前走去。

把她擡走的時候，她回轉她的長臉向着南赫留道甫續說道：『務必要來見見我們。』

侯爵夫人等這隊人轉到右邊，向着頭等車走去。南赫留道甫同着擔夫和泰拉司便轉向左去；擔夫帶着他的東西，泰拉司搬着他的包裹。

南赫留道甫指着泰拉司對他的姊姊說道：『這位是我的同伴，』他的歷史先前南赫留道甫已對她講過。

當南赫留道甫駐足在一間三等車室前，泰拉司和那擔夫把東西帶進去的時候，娜泰萊說道：「一定三等麼？」

他說道：「對了，我愛坐三等。我和泰拉司一塊走呢。」他續道：「還有一件事情，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把科斯敏斯奇田地送給農夫們；如果我死後，你的孩子，就把他承續下去罷。」

娜泰萊說道：「特米脫里，不要！」

「如果我要把他送掉，不容說種種東西都是他們的，因為我不像要娶親；即使我娶親，我也不會有孩子的，所以……」

娜泰萊說道：「特米脫里，不要這樣講！」可是南赫留道甫已看破她很喜歡聽自己說這事。

頭等車室的旁邊，高高的立着一羣人，仍然兀自注視着那車室，原來柯爾察克侯爵夫人已被擡至其中了。大多數搭客都已坐在位上。有幾個晚來的

人急急忙忙的循着月臺的地板疾走，只聽得足音窸窣的響着。車衛請搭客進來，並請送客的人出去，便將車門關將起來。

南赫留道甫進了那又熱又臭的車室，可是登時便又出來，踱到後的小月臺處。

娜泰萊戴着時式的帽子，披着漂亮的肩衣，和阿格拉費，一塊兒站在車室近旁，一望而知她在那裏極力想找些話來說說。

她連「通信給我」一句話都不能說出，因為他們常常恥笑這種離別的口頭談。姊弟間骨肉之情充溢在他們的心中，不料一時間竟被關於錢財事件的談判所毀壞。他們覺得兩相疏遠起來，因此當火車移動的時候，她倒喜歡了；只見她面上露出又憂愁又溫存的神氣，點了點頭，祇能說聲「別了，別了，特米脫里。」

可是一俟火車過去，她便尋思自己應當怎樣對他丈夫學說和她弟弟兩

人的談判，於是她的臉就變得又嚴澀，又煩惱起來了。

南赫留道甫雖然對於他的姊姊除去最慈愛的感情以外，便無其他，雖然什麼事情都不隱瞞她，可是現在他對她却亦覺得鬱抑不安而喜歡與之離別了。他覺得這個曩昔和自己十分親愛的娜泰萊現在不復存在了，在她那方面看去，她不過是一個奇怪，醜陋，黑面，多毛的人的奴隸罷了。把田地送給農夫們和承繼等事是特別有利於她丈夫的，當他說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她便豁然開顏，異常精神起來：這種情狀是他清清楚楚的眼見的。

這種事情便使他憂愁起來了。

第四十章

很大的三等車輛終日曬在炎熱的太陽裏，其中的熱度非常的高，所以南赫留道甫逗留在後面小露臺上，並沒有進去。可是那地方亦沒有一口新鮮的空氣，到了大車經過房屋，又有一陣暢風括過露臺的時候，南赫留道甫這

纔呼吸得痛快了。

他對他姊姊所說的語句，他又把來對自己說道：「對了，殺死了。」於是在他的幻像中，在其餘諸印象中，那第二個死囚犯的俏臉兒，清清楚楚的現將出來，只見唇間含笑，眉端嚴澀，一隻豐滿的耳朵在那難過的綠髮底下。

他尋思道：「看來真正可怕，他被人家戕害了，却還無人知道誰戕害了他。然而你已被人家戕害了，他像所有其餘的囚犯一般，是被瑪司亮尼可甫的命令所引出來的。可是馬司亮尼可甫將一張公文簽上他那拙笨的花押，發出命令來，也是常事，決決不會以為他自己有罪的。那診察囚犯的，細心的醫生更將自以為無罪了。他正正確的行使他的職務，祇知把病人分離開來。他又何能預先見到這種可怕的熱度，他們要這樣晚纔起程，和人數會這樣的衆多呢？至於那獄長呢？他祇管施行命令：命令說在某數某某男女流犯和囚犯要送出去，他便按着命令做去。護送兵亦不能夠有罪，因為他的事情是

在一定的地方收了一定的人數，仍舊將同樣的人數解交上去。他督率他們一若平時的狀況，却不能預見兩個如我所見的，十分強壯的人會忍受不住而死去。沒有一人是有罪的，然而兩人竟被這些人所戕害，這些人却又無辜於他們的死亡。」

南赫留道甫又想到：「總督們呀，獄長們呀，警官們和巡警們呀，——所有這般人們都以爲有些去處人類之間人類的關係是無關緊要的；却不知念之錯，所有這種事情便都從此產出了。瑪司亮尼可甫呀，獄長呀，護送官呀——設使所有這些人們不是總督，獄長，官長，那麼未把這樣的一大羣人，在這樣的熱度裏，送出去之前，他們就要反覆考慮他二十多次——就要在路上停歇他二十多次；看見一個人出了毛病，喘着氣息，就要把他領到蔭涼的去處，給他喝口冰，叫他安歇安歇；如果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麼他們還要表明表明哀憐之情哩。可是他們不但不做這種事情，並且還要阻撓別人

去做，因為他們不把人們和自己對他們的責任想一想，却僅僅念着他們自己所尸的官職，並且拿那種官職看在人類的關係之上。那就是事情的全部了。」南赫留道甫接着想道：「如果我一度承諾無論什麼事情——僅須一個鐘頭，或在某種特殊的情況裏就夠了——都能比一個愛我們同類的情感還重要，那麼沒有罪意，便不會有罪惡；就是我們可以任意去犯罪了。」

南赫留道甫的思想全佔了他的腦海，所以天氣起了一個變化，他竟沒有覺察。那時候烏雲低垂，已把太陽遮住。一陣稠密烏雲從西方疾然行將過來，只見遠遠裏已有大點粗雨落在田畝上和樹林上。雲中發出的溼氣便和空氣攙合起來了。電光閃閃，不時的將烏雲劈開；雷聲轟轟，越趨越和隆隆的車聲相混在一起。雲彩越來越近前來，風吹雨滴，只見點點的斜打在露臺和南赫道甫的外衣上面。稻穀和地面候雨已久，因之一下雨，這兩種氣味便和空氣混合；他踱到車臺的那一邊，吸着這種新鮮的溼空氣，便自站在那裏望

着花園，樹林，黃色的小麥田，綠色的燕麥田，和深綠色的，開着花的番薯條等等，一一的向後面逝去。看去種種東西都光澤起來了；綠的變得更綠，黃的變得更黃，黑的變得更黑。

這陣有益的大雨竟使花園和田畝復新起來了，南赫留道甫對此景色兀自喜歡，但聞他自語道：『多些多些！』這場驟雨並沒有延遲多久。雲的一部分已經降下成雨，一部分已經行將過去，不多一時最後的甘滴便直落到潮溼的地面上去了。霎時間太陽重復現出，各種東西便又輝耀起來；擡頭一望，只見東方距天際線不很高的去處，現出了一條光明的彩虹，這條彩虹祇有一端已漫散，因為紫色層非常的鮮明。

天然界的變化已過去；火車在山路的斜坡處由高馳下的時候，南赫留道甫自問道，『對呀，我兀自想着什麼事情呢？』

『哦！我正在這兒想着那般的獄長和護送官呢，他們大半都是仁慈

的人，其所以殘忍的緣故，僅因為他們的職務罷了。」

他憶起了瑪司亮尼可甫的冷心，和獄長的嚴澀，和護送官的忍心害理；拒絕求座的人們坐車；火車裏有一個婦人分婉，他也不加注意。祇因為這般人們職務在身，所以最簡單的憐恤之情便侵不入，滲不透他們了。山路是用種種不同的顏色所砌成的，雨水自然不能滲入地中，便順流衝將下去了。南赫留道甫看着石路尋思道：「他們當了官員，人性情感的不能滲透他們，亦猶雨水的不能滲透這種砌地一般。砌坡須用石頭，亦未可知，可是一看地上，不料沒了植物，便又令人發起愁來：原來這個地方也像這條山路的上面一般，亦可以生產稻穀，青草，叢林，或樹木。」

南赫留道甫又想到：「在人間也是這個道理。這般總督呀，獄長呀，巡警呀，說不定是不可少的；可是一看人間，不料沒了人類的要品——就是相互的愛情和同情，——却叫我害怕起來了。」他接着想道：「這事情是這樣的，這

般人誤認不是法律的東西爲法律，而全然不將法律認爲永久不變的法律，上帝在人類心中所定的法律。當我和這般人相處的時候，那個便是我心中覺得鬱不樂的原因。我單單怕他們。他們也真可怕，比強盜們還可怕些。一個強盜終久心裏可以生出憐恤之情，他們都決不會有的；憐恤之情格格不能入他的心中彷彿植物對石頭決不會相生一般。這就是使他們令人十分害怕的緣故。傳聞破該柴夫黨和拉金黨（註一）是很可怕的了。可是這些人却可怕得千倍哩。」

南赫留道甫續想道：『當今所謂基督的，慈悲的，簡樸的，仁愛的人們犯了最大的罪，却還不自覺其有罪，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個心理的問題祇有一個解決的方法可想：就是一考他們的作爲便得了。這些人只有三件必要的事

（註一）兩人都是俄國亂黨的首領：司鐵根，拉金在十七世紀，破該柴夫在十八世紀。

情：第一他們應當是總督，獄長，巡警等等；第二他們應當充分的了解一種事業，這種事業名爲政府的職務，可以隨你拿別人不當人類看待；第三他們應當團結一氣，對他們事業的結果，共同負責，不使落在個人身上。現在我已證實，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麼那些可怕的行爲決不會見之於今世的。有人以爲不用愛情來和人類相處的時候，便可別開境界，却不知凡百事情都基於此處了。可是這境界那裏會有呢？我們和事物相處可以不用愛情——我們砍樹，造磚，打鐵，儘用不着愛情——可是我們和人類相處却不能不用愛情，猶之我們和蜂羣相處，不能不加小心一般。倘使你和蜂羣相處而不加小心，那麼你就要傷蜂自傷了。和人類相處亦是這個道理。這是不能似如此的，因爲互愛是人生的根本法律。一個人不能強迫別人愛他，好比他能強迫自己爲自己做工似的。可是一個人切不可和人家相處而不用愛情；如果一個人有求於人，或有望於人，那麼尤其不可不用愛情了。」南赫留道甫接着想道：

「倘使你心中覺得沒有愛情，那麼悄悄的坐在那裏，自己去和諸事物，和你自己，和凡你所喜歡的東西幹旋罷，祇是不要和人類相處就得了。好比你餓時，祇要不害你自己，你便能去吃，所以你愛時，祇要有用而無害，你便能和人相處。只要使你自己像我昨天和我姊夫似的，不用愛情來和一個人相處，那麼你自招的痛苦便要如我生平證明的一般，流於無窮了。」南赫留道甫尋思道：「對了，對了，這是如此的，」他重想一遍道：「這是真的；對了，這是真的，」因為在酷熱之後，得享那清新的空氣，並且知道他那久懸未決的問題已得了最清楚的解答。

第四十一章

南赫留道甫佔座的車室中人已半滿。其中有僕人，工人，工廠裏的職工，屠夫，猶太商人，店鋪夥計，工人的妻子，一個兵士，二位女太太，（一老一少，老的露着手臂，帶着錫子，）和一位嚴顏的紳士，他的黑帽子上有一顆帽章。他們

就座的喧嘩聲鬧了半天始息，所有的搭客都安安靜靜坐在那裏；有幾個人噓着香瓜子喫喫，有幾個人在那裏吸煙，有幾個人兀自和人講話。

泰拉司坐在車門右邊，神氣非常快活，他給南赫留道甫守着一個坐位，在他對面坐着的一個人談得津津有味；這個人很強健，身上穿一件布衣，到後來南赫留道甫纔知道他是一個園丁，正要到一個新地方去上工。南赫留道甫在未抵泰拉司處之前，先駐足在門口那裏，和一個教長老頭兒相去不遠，老頭兒嘴邊有一把白鬍子，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的外衣，正和一個農裝的少婦在那裏談話。少婦的次邊坐着一個七歲的小姑娘，只見這個小姑娘穿着一套村服，她那極美的頭髮上披着一塊頭巾，不歇的噓着香瓜子。

那個老頭兒一轉身看見了南赫留道甫，他便在那閃光的座上把自己的衣襟撩起，給南赫留道甫容出餘地，就帶着一種友愛的神態說道，「請了這兒有一個坐位。」

南赫留道甫謝過他，便去就坐。那婦人一俟他坐，便繼續他們那剛被打斷的談話。

她正從城裏她的丈夫處出來，要回到村中去，她在那裏所講的便是她丈夫接待她的情形。

她說道，「我在那裏過了狂歡節，（註一）現在，上帝助我，我又在那裏了。那麼在聖誕節上，上帝亦願我去了。」

老頭兒一面看了南赫留道甫一眼，一面說道，「那就好了，最好是常去看他，要不然一個少年人住在城裏，是很容易學壞的。」

婦人說道：「哦不能，先生，我的那個不是這種人。什麼沒意思的事情他都

（註一）狂歡節是天主教裏大齋前的狂歡星期，在這星期內大行各種宴飲，跳舞，奏樂，等等歡樂的事情。

沒有；他的生活是像一個年輕的處女一般。他所賺的錢都送回家來存在一個櫃子裏。至於我們這兒的女孩子呢，他們却很喜見她，也就沒有什麼話了，她說在此處，便笑將起來。

小女孩兒一面嗑着瓜子，睡着殼兒，一面靜聽着她母親的話語，並且擡着頭，彷彿要證實他們一般，用着她那安詳、聰明的小眼注視在南赫留道甫和老人的臉上。

老頭兒說道：『好，他竟這樣的聰明，那就更好了。』在車室那一邊，坐着夫婦兩人，一望而知這兩人是工廠裏的職工；老頭兒對着這一對兒看了一眼，續下說道：『沒有那種事情麼？』原來那個男的正在那裏仰着頭顱，執着一個瓶子，把燒酒灌下自己的喉嚨裏去；那個女的呢，却捧着一個口袋，坐在那裏，兀自專心看着他，那個口袋便是他們從中取出瓶子來的。

那個和老人談話的婦人心喜又有機會再把她丈夫揄揚一下，當時說道，

「不，我的那個既不喝酒，又不抽煙。不，先生，地球上少有像他一般的人了。」她轉向南赫留道甫接着說道，「他就是那種人。」

老頭兒看着那工廠的工人說道：「怎麼好呢？」只見那男人喝過酒已把瓶子遞給他的妻子。她笑了一聲，搖了搖頭，便也端起酒瓶湊到她的唇邊。一看南赫留道甫和那老人正在那裏注視着他們，那工廠的工人便招呼起南赫留道甫來。

「先生，怎麼啦？說我們喝酒麼？啊，沒有一人看見我們怎麼做工，可是人人却都看見我們怎麼喝酒。我賺下錢來，我便喝酒，並且用來款待我的妻子，此外就沒有別人了。」

南赫留道甫不知道說什麼纔好，祇得說道，「是，是。」

「真的，先生。我的妻子是一個穩健的婦人。我很滿意我的妻子，因為她能體貼我。瑪佛拉，我說得對不對？」

她的妻子把瓶子還給他，說道：「你把酒喝了罷，我不多喝了。」她又續說道：「你那樣的刺刺不休做什麼呢？」

「你看她是好的……好的；（突然之間，她像沒有膏油的車輪一般，唧唧呀呀的叫將起來了。）瑪佛拉我說得對不對。」

瑪佛拉笑了一笑，帶了醉態將手搖着。

「哦，我的，他又來啦。」

「你看她是好的……好的；可是祇要讓她把她的尾巴放過韁繩去便得了；你說不出她要到什麼東西上去……我說得對不對？先生，請你恕我；我已喝了一滴了！可怎麼辦呢？」工廠的工人把話說完，已是倦得要睡，他便在那含笑的女子的大腿，把頭放將下來。

南赫留道甫和那老頭兒一塊坐了一回兒，老頭兒便把自己種種的事情講給他聽。老人是一個造爐匠，他業此已有四十三年之久，所造的爐子，為數

太多，連他自己都算過來了。現在他想休歇休歇，可是他總分不出工夫來。所以他進城來雇了幾個年輕的人；那時候他正要到鄉下去，看看他家裏的人們。南赫留道甫聽完老頭兒的故事後，便自走到泰拉司給他守着的地方去了。

園丁坐在泰拉司對面，擡頭望着南赫留道甫和聲說道：「先生，很好；請坐下罷，我們把口袋放在這兒好了。」

泰拉司笑道：「未免太擠了，可是我既是朋友，也就不要緊啦。」他便把那個包裹搬過去，橫在窗戶那裏。那個包裹約有五石多重，可是泰拉司舉將起來，却像一根羽毛一般。

他說道：「地方很有敷餘，況且一個人還可以隨便立着或坐着。我們十分安適啦。爲什麼還要假裝不安適呢？」只見他滿面放光，露出友愛和仁慈的態度。

泰拉司常常說自己不喝一口酒，便不能說話；他說酒能助他找出正當的字眼來，之後，他便可以表明各種事情了。果真當泰拉司酒醒的時候，他便緘默不語；可是一喝酒，他便談笑風生起來，然而他却常不常喝酒，不過偶爾一試罷了。他既喝酒，可就妙口懸河的說將起來；話裏話間的簡樸和真實還在其次，最足見稱的是他那仁愛之情。碧眼溫柔，笑容和藹；這種仁愛之情便自流露出來。

今天他便在這種情境裏了。南赫留道甫走近前去，就把那談話打斷了；可是當他放好包裹的時候，泰拉司又坐將下來，雙手摺在膝上，眼睛直向園丁面上看着，又繼續講他的故事了。他將他妻子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詳細講給他的新朋友聽；把他充到西比利亞去的事由，和現在他跟着的原因。

南赫留道甫向來沒有聽說過這事的詳情，所以他也很高興的在那裏聽着。當他走上去的時候，故事已經講到毒殺計成爲事實，和家人發現那是費

道西的所爲。

泰拉司誠懇懇的招呼南赫留道甫道：「我正在這兒講話，大約這是我攪擾罷。我剛巧遇見了這樣的一位誠懇的人，我們便談起話來，我就儘情的講給他聽。」

南赫留道甫說道：「我看見的。」

「很好，我的朋友啊，這樣一來，這事兒便露將出來了。母親呢，她就取過那個餅去。她說道「我要警官裏去啦。」我的父母正是一個老頭兒。他說道，「妻子呀，等一等看，這小婦人僅是一個小孩子，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的什麼事情哩。我們應當憐恤憐恤纔對呢。她還可以明白過來哩。」啊約，可是我的母親滿不肯聽這一套。她說道，「我們把她留下，她好把我們像殺螳螂似的一齊結果性命。」好呀，朋友，後來她便出去到警官處去了。他立刻就聞將進來。搜取證據。」

園丁問道：『好，你呢？』

「好，我，你瞧瞧，朋友，連肚痛帶嘔吐的滾起來了。所有我肚內的東西都傾在外面；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好，後來父親去套好馬匹，把費道西放在車中，先到警區，後來便到衙門裏去了。你知道，她是始終如一的，所以在那裏便把所有的東西，一齊供給縣官聽——她那裏得來的砒霜，和她怎麼捏成那餅的情形，全都說將出來。他說道，「你爲什麼要做這事呢？」她說道，「爲什麼？因爲我看他可恨。我甘願終身在西比利亞，不願和他在一塊兒。」那就是我了，」泰拉司說到這地方便笑了出來。

「好，所以她就一齊供認出來。後來，自然是……監獄，父親便獨自一人回家來了。收穫的時候到了，母親剩下一個人在家裏，她也不再強頂了。後來我們便想怎麼辦法。我們不能夠把她保釋出來麼？後來父親去見一個官員。不與。後來又去見別個。我想他已走了五處，我們便想扔下這事不問。可巧後來

我結識了一個書記——這樣機巧的人，是不容易多得的。他說道：「你給我五個盧布，我就可把她弄出來。」減到三個，他便同意了。好，你想怎麼樣呢，朋友？我就去當她親自織成的麻布，便當來的錢給了他。」泰拉司接着長聲說道：「一俟他把那張呈子寫好，我登時即去辦理。那時候我便前去，自己把她帶了回來。」

「好，朋友，後來我到了城裏，把馬匹安置下來，帶着那張呈子，便跑到監獄那裏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說道：「這個便是我的事情，你把我的妻繫在這兒獄中了。」「那麼你有呈子麼？」我把那張呈子給了他。他對我看了看。他說道：「等着罷。」所以我就在一張長凳上，坐將下來。一看太陽，不料那時候早已過午了。有一個官員走了出來。「你是瓦古湖夫麼？」「我便是。」「好，把她領去罷。」只見門開處，他們已把她引到外面，她仍舊穿着他自己的衣服，一點差池也沒有。「好，過來罷。」「你步行來的麼？」「不是，我騎馬

來的。於是我便去付了客棧裏的賬，把剩下的乾草全都放在車中，再蓋上一塊粗麻布，好叫她坐在上面。她上了車，圍好她的披肩，我們便開車了。她一句話也不說，我亦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快要到家，她纔說道：「不知你的母親怎樣了？她還活着麼？」「是的，她活着呢。」「父親呢？他活着麼？」「是的，他活呢。」她又說道：「泰拉司，我不懂事你饒恕了我罷。我做的什麼事情，我自己一概沒有知道。」於是我便說道：「空言是不濟事的。可是我却早就饒恕你了。」她便不說了。我們到了家裏，她便一頭跪倒母親的腳前。母親說道：「上帝將要恕你。」父親說道：「你好啊？」又說：「既往毋咎。從此你得極力的望好裏做去。」他又說道：「對於種種事情現在還不是時候；祇有斯枯羅茨，挪那裏的收穫須去收拾一下。」「那地方本是瘠田，得上帝的幫助，那裏竟會長出那樣的小麥。連鐮刀都割不動他了。這個全都長得又亂又重，所以已經垂將下來；這個應該去收割了。明天你和泰拉司最好到那裏去看一看。」

好，朋友，從那時起她就做工，不料做工做得人人都奇怪起來了。在那時候我們便租了三畝田，靠託上帝的幫助，小麥和燕麥兩種我們都得到了極豐的收成。我刈割，她縛滑車，有時候我們兩人同去收割。我長於做工的，不怕做工的，可是她拿起無論什麼話來，最好是靜的。她是一個伶俐的婦人，年紀很輕，並且非常的活潑；講到工作和朋友，她又十分熱心，竟使我不得不阻止她了。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們的手指也腫了，我們的臂膀也彎了，可是她還不休息，還要跑到穀倉那裏去捲滑車的繩索，預備第二天使用。這樣的一種變化！

園丁問道：「好，那麼對你呢？她已變得慈愛一些麼？」

「那是不成問題的了。她戀愛得我，彷彿我們兩人是一個靈魂一般。無論我想什麼，她都了解的。就說母親罷，像她那樣的生氣，却也不由的說道，「我們的費道西好像已經變化了；她現真正別是一個不同的婦人啦！」記得有一次我們用兩輛車去運滑車。她和我在前面一輛裏，我就說道，費道西呀，你

怎麼會想做那事兒呢？」她說道：「我怎麼會想做這事麼？這是這樣的，我不願意和你相處罷了。我想我情願死去，也不和你相處！」我說道：「那麼現在呢？」她說道：「現在你却在我心上了！」「泰拉司停住嘴，欣然笑將起來，彷彿吃驚一般的搖了一搖腦袋。他接着說道：『我們剛剛把麥穗弄回家來，我便去灌溉蘇田，不料我回家的時候——』他說此處，便停了一回兒——」便看一張傳票：說她應當去受審問。原來她還要受審問呢，我們却把這局子事情忘記得個乾淨。」

園丁說道：「這却非惡人做不到。無論何人，自己能想去，活活的毀壞一個人麼？有一次我有一個同伴——園丁正將開始說一段故事，不料那時候火車已緩慢下來了。」

他說道：「我們似乎到了一個車站了。我要去喝一口水了。」

談話停止了，南赫留道甫，便跟着那園丁下車，走到車站的濕月臺上。

第四十二章

在南赫留道甫沒有出去以前，他看見了幾輛馬車在車站的院子裏，有幾輛是三馬的，有幾輛是四馬的，馬匹都很肥壯，馬具上還叮玲瓏瓏的掛着馬鈴。當他在月臺中又黑又濕的板地上踱出來的時候，他看見一羣人站在頭等車的前面。其中有兩人最容易招人注目，一個是腳細身長的少年男子，一個是矮胖的太太，帽上插着貴重的羽毛，身上穿了一件雨衣。少年男子的旁邊有一頭肥壯的大狗，頸上套着一個很貴的頸圈。有幾個拿着包裹和雨傘的僕人和一個馬夫，在他們後面站着——他們亦是來迎火車的。

這羣人，上自那胖太太下至那個拿着長衣，站在那裏的馬夫，全都露出一種自信的靜態和安嫻的印象。一羣好事而諂媚的人霎時間便把這羣人圍圍住——戴着紅帽子的車站司事人，一個憲兵，一個很瘦的少婦（這個婦人穿着一身俄國式的服裝，熱得頸上盡圍着汗珠；一夏天她專門看火車

進來，一個電報局的書記，和男女的搭客們。

南赫留道甫認識那個帶狗的少年是小柯爾察克。那個胖太太便是侯爵夫人的妹妹。現在柯爾察克家人便是遷到她的田產那裏去。長鞋金帶的車衛把火車門打開，兀自站在那裏執着門樞表示恭敬，那時候菲立符和一個白單裙的擔夫便將坐在疊椅上的長臉的侯爵夫人，很細心的擡了出來。姊妹兩人相見之下，彼此便寒暄問候，於是噤噤咕咕的法國語句便對飛起來了。

侯爵夫人要坐密車呢，還是廠車？最後，隊伍便向出口處發動，那個帶鬚纓的閨婢在後端跟着，手中拿了那日傘和皮箱。

南赫留道甫不願意會見他們，並且不願意再和他一一告辭，所以他還未走到門口，便停足不前，候着全體隊伍過去。

侯爵夫人，她的兒子，媚仙，醫生，和婢女先走出去，老侯爵和他的姨兒留在

後面。南赫留道甫離開得太遠，所以什麼事物都瞧不見，祇在他的談話聲裏聽得了一兩句不連貫的法國語句。有一句話，侯爵已把他說了好幾遍，不知什麼緣故，這句話竟會連腔調帶口音的留在他的記憶之中。

恭敬有禮的車衛們和擔夫們跟在侯爵和他那姨兒的後面，當他們走出車站的時候，但聞侯爵仍舊用着他那高聲，自信的音調說道那句同樣的話道：「哦，他是最上品的社會裏的人，最上品的社會裏的人。」

正這個當兒，忽然由車站的角隅後面，現出了一羣穿着樹皮鞋的工人，他們的背上還扛着他們的羊皮外衣和口袋。祇見這些工人們走到一輛最近的車室那裏，脚步雖輕，却是很有決心的；他們正將進去，不料登時被一個車衛趕開。工人們並未停步，兀自匆匆忙忙，互相擁擠，走到第二車那裏，便走將進去，面對着車角和車門，守着他們的包裹；可是又有一個車衛由站門那裏望見了他們，便厲聲向他們叱喝起來。工人們已經進去，經那車衛一喝，便又

奔出，仍舊往下走去，脚步仍舊輕而堅決，走到次輛車室處——這輛便是剛纔南赫留道甫坐在裏面的那車了。一個車衛又要來阻止他們，可是南赫留道甫便說裏面有很多餘地，他們最好走到裏去。他們一聲答應便走將進去，後面跟着南赫留道甫。工人們正將就坐，當時那個帶帽章的紳士和兩位女太太看見他們的車中發生這種企圖，竟視爲一種人格的侮辱，便帶怒抗議，要想把他們驅出去。這些工人們——他們共有二十個人，其中有年老的，有十分年幼的，他們大家的臉却都是疲乏的，曬黑的，憔悴的——立刻望下走去，穿過車室，祇對那些座位，車牆，和靠着包裹的車門等等看了一看。他們顯然覺得他們自己是錯了，他們似乎預備着望下走到世界的盡頭處一般，他們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坐，只要人家叫他們坐在什麼地方——甚至鐵釘上都可以的。

他們又遇見了一個車衛，但聞他喝道：「你們這些惡鬼，你們要撞到什麼

地方去？在這兒坐下來。」

兩個婦人中，一個年事較輕的用法國話喊道：「這兒的事情可真有點新奇。」她滿心以爲她那好法文必能引起南赫留道甫的注意。

那個帶鐮子的太太兀自歪着臉兒，在那裏用鼻子吸氣；她和那很有味兒的農夫們一塊兒，倒也覺得有趣；她在那裏喃喃說着那種樂趣，却是聽不出說的什麼話。

大凡人們逃出了某種危險，便覺得快樂和平安了，那些工人們既嘗着這種快樂和平安，便一抖身把他們肩上的重包扔將下來，塞在座位底下。

園丁在先離開了他自己的地位去和泰拉司談話，現在却回來了，所以南赫留道甫和園丁一出去，車中便空了三個座位：泰拉司的對面空兩個，泰拉司的旁邊空一個。那時候有三個工人已把這三個座位佔住，可是南赫留道甫穿着紳士的衣服，走到他們那裏的時候，他們便手忙腳亂的立起身來要走。

開；不料南赫留道甫却叫他們留着勿動，自己便走到車室中間門道旁邊的座臂上坐下。

一個年約四十歲的工人和一個年事較幼的人廝對着，只見他臉上的神氣變得驚訝，甚至害怕起來。南赫留道甫不像一個紳士的氣派，不但不罵他們，不把他趕開，並且還捨棄他自己的座位，送給他們；這事却使他們又驚疑又躊躇起來了。他們甚至恐怕這種事情不知要有什麼壞結果哩。

可是不久他們便聽見南赫留道甫和泰拉司講話講得十分簡單，他們這纔知道並沒有暗計。那時候他們覺得非常快活，他們便叫一個小孩子坐在包裹上，並且死乞百賴的讓南赫留道甫歸位。有一個年事較老的工人坐在南赫留道甫對面，起初他兀自退縮着他的兩腿，直恐怕觸着了這位紳士，可是過了一回兒，他便變得像朋友似的了。他和南赫留道甫和泰拉司講話，有時候他想把自己的話引起一種特別的注意，他甚至親親暱暱的打起南赫

留道甫膝蓋來啦。

他把所有他的事情全都講給他們聽，他是在泥炭田裏做工的，現在他從那裏出來，要回到家裏去了。他在那裏做了兩個半月的工，積下的工錢卻僅有十個盧布，因為把他雇去的時候，已經預付了一些。那時候他正要把錢送回家去。他說他們做工，站在水裏總須沒到膝上，從日出起至日落止，一天祇有兩點鐘喫飯的間隙，其餘都是做工。

他說道：『不慣做這事的人自然覺難了，可是如果伙食不錯，那麼一個人做慣了的時候，也便不要緊啦。起初的伙食弄得很壞。後來人們一抱怨，他們便開出好伙食來，這麼一來也就容易做工了。』

後來他又講給他們聽怎樣他出外做了二十五年工，和如何把自己賺來的銀送回家裏去：起先把錢交給他的父親，後來交給他的哥哥，現在卻交給他的姪子，因為這位姪子是合家的主位上了。他自己卻是所費無幾，他一年

賺得五六十個盧布，他僅僅用掉兩三個去兩件奢侈品——煙葉和自來火。他帶着一種引咎的笑容續道：『可是我是一個罪人；我疲乏起來，有時候還要喝一點燒酒呢。』

隨後他又給他們講婦人們在家裏做工的情形，工頭在起程的前一日拿半桶燒酒餉男工們的情形，死掉一個人和回家病倒一個人的情形。他所說的那個病人是在這輛車的一個角隅間。他是一個年輕的孩子，面龐又淺又灰，嘴唇也發了綠色。一望而知他是患的瘧子。南赫留道甫便走到他那裏去，可是這孩向上看着，兀自露出十分嚴澀和痛苦的神色，所以南赫留道甫也不去問他，以免他煩惱，却勸告那年長的人替他買點金雞納霜，並且把藥名寫下來給他。他意欲給他買藥的錢，可是那老工人却說他自己出錢好了。

老人對泰拉司說道：『好，像我這樣的老出門，却沒有遇見過這樣的紳士。不但不捶你的頭，他倒真個對你放棄了他的地位。』

南赫留道甫一面看着那些強健的四肢，粗糙的衣服，曬黑的，和藹的面貌，一面覺得自己四面都圍着新的人們，和一種嚴澀的，勞工生活的興趣，快樂，和痛苦。他便想道：『是的，這個真是一種又新又異的世界。』

南赫留道甫想起了柯爾察克侯爵的話，並且憶起了柯爾察克家所屬的那種漫惰的，奢華的世界，心中尋思道：『這兒纔是真的大世界呢。』一個旅行人發見了一處新的，無人知道的，並且美麗的世界，其樂可知，那時候他便覺得了這種快樂。

復活卷中終

